

敬爱的大陆读者：

本人高见几，笔名柳残阳，这次我的作品有机会在大陆出版，我感到甚为荣幸，遗憾的是我的笔名在大陆屡被侵权者盗用，竟多达数十种。市面上还出现了“柳（残）阳”、“柳残（阳）”等鱼目混珠的书，为防伪冒，特开列以下我 1961 年至 1994 年所著武侠小说书目，请广大大陆读者鉴别。

追魂帖

十六、火凤凰惊走群魔

圆门之中，人影晃动，“唰！唰！”数响，耿玉娇媚笑又起。

凌震宇旋目一瞥，自身正处在一群赤男裸女的包围中。原来，所来之人，即是方才缝绲在锦榻周围的人。此时，各人手中，均是紧持一柄银光暴闪的长剑。凌震宇见状，心中不禁暗笑，电忖道：

“哼！你们前来，还不是送死！”

心忖至此，大喝道：

“你们，动手吧！”

耿玉娇媚笑未止，轻叱一声，道：

“孩子们，上！不过，可别伤了他！”

怒火攻心，凌震宇大喝一声，道：

“淫妇，你这是何用意？”

“唰唰……”

凌震宇语声甫落，面前银光暴射，剑芒突增，周围所立之人，此刻皆已欺身进招，一连数剑，直朝周身要害递来。

耿玉娇赤裸裸的娇躯，依然婀娜冶荡地扭动着，淫笑着。

“啊——”

凌震宇杀气盈面，随之残毒一声长啸，双掌运功齐出，飏然荡开将至要害的数剑。

瞬息，石屋中，掌风飒然，剑影如幕。

十招过后，凌震宇脑海泛起一个念头，心道：

“我得速战速攻，洞外院中，尚有银拐婆婆在等我呢！而且，还有那万恶的夜叉女屠慧君……”

“……虽然，玉女神笛水芙蓉，饮食了那阴精莲实；功力大增，但也未必是屠慧君的敌手。”

想着，凌震宇又递出三掌寻常的招式，他大喝一声，道：

“冤有头，债有主，你们还不快给我退下，否则，别怪少爷心狠手辣！”

众人置若罔闻，闪闪的银光，忽前忽后，时起时落，团团围住凌震宇。

凌震宇见状，恼怒交加，电忖刹那，心意立决，狂喝道：

“你们这些鼠辈，该死！”

倏然间，只见凌震宇忽然拔起，凌空八尺，旋转身形，施展绝学“七禽掌”，向挥剑中的赤男裸女，当头击下万钧之力。

七禽掌法分为鹰翻、鹞钻、隼击、雁掠、鹤搏、雕扑、七彩，每一形有八招，击套共五十六式，随机应变，连环运用，再以气功、硬功相辅，所以变化无穷，雄视湖海。

那些赤男裸女，一见凌震宇扑下，一时惊恐万分。

凌震宇声东击西，攻左取右，令人防不胜防，所以连连得手。

“哎！哎——”一连数声凄厉无比的惨噪。

顿时，石洞中一阵哗然大波，骚动不已。

围攻凌震宇的一群赤男裸女，数声惨噪之后，长剑银虹暴闪，脱手飞出，抛落撞击在石壁上，围攻之人，尽数脑浆迸溅，气绝身亡。

凌震宇就在这眨眼间，双掌连毙数命，他电疾地飘身昂立原来之处，星目一扫，倒毙之人，鲜血倾流，死相甚惨。

虽然如此，凌震宇怒火未消，他纵眼一看黑妖狐耿玉娇。

耿玉娇玉颊倏变苍白之色，银牙暗咬，秀眸吐焰，黛眉倒竖，随即怒叱一声：

“凌震宇，你纳命来吧！”

她语音未落，赤裸裸的娇躯倏起，纤掌疾翻，电也似地，欺身朝着凌震宇即至。

耿玉娇来势之猛，速度之捷，使凌震宇一怔，身形微侧，闪过来势，大吼道：

“淫妇，你还有何交待，快说！少爷三掌，取你狗命！”

一掌落空，耿玉娇叱道：

“凌震宇，你少狂，再接姑奶奶一掌！”

说着，又见她裸体一拧，挺乳丰臀轻轻地摇动，一种销魂荡魄的姿态，纤掌疾然一已翻出，直取凌震宇的面门。凌震宇不敢迟疑，双掌也是陡然发出两股先天气功，当场接下耿玉娇的双掌。

“轰！”然一声巨响，四掌之力相抵。

“噤！噤！噤！”双方皆被掌力，震退三步。一惊之下，耿玉娇眸吐杀芒，娇躯电射，又已袭向凌震宇腰腹之间的重穴。

凌震宇见势，长啸一声，拔身避过来掌，暴喝道：“黑妖狐，两掌已过了！你命该休了！”

黑妖狐耿玉娇双掌再次递空，芳心不禁怦然，骤起惧色，娇喝道：

“凌震宇，还有一掌，你自己要小心！”

凌震宇冷酷仇恨的心理突炽，暴喝一声，倏地一个念头泛过脑海，怒道：

“想死？还没有那么容易！哼！少爷要你尝尝逆血攻心的痛苦滋味！”

言讫，耿玉娇突发出一声轻蔑的媚笑，道：

“小冤家！姑奶奶真想尝尝是什么味道！”

满面仇恨，凌震宇阴冷一笑，道：

“嘿嘿，那最好了！”

“了”字尚未声落，黑妖狐耿玉娇赤体一晃，电疾般射身出掌，三度击向凌震宇咽喉而来。

轻蔑一笑，凌震宇身形不退反进，大喝道：

“淫妇，注意了！”

他身形箭射，凌空而迎，猛然伸手抓向耿玉娇的肩井穴。

耿玉娇此际身形是在腾空的状态，然而双掌也刚好印至在凌震宇的将台穴。

但，凌震宇早已运起先天气功，一层无形的气流，在周身布成气墙。

黑妖狐耿玉娇双掌即至凌震宇将台之际，突然发觉有异，两股掌力已消失于无形；再想旋身躲过凌震宇的一抓，可惜无济于事。

“哎——”

一声凄惨嗥叫之声，来自耿玉娇的樱口之中。

接着，一代淫恶无比的女魔，面靛铁青，螭首微垂，赤裸裸地一条玉塑般的身躯，软软地萎顿在锦榻旁的红毡上。

凌震宇飘身来至，黑妖狐耿玉娇的身躯之前，两眼喷火，怒恶至极，仇视着她，冷峭而狂傲地怒“哼”一声，道：

“淫妇，你没想到吧！”

耿玉娇闻言，昂起头来，闪动着一双失去光彩的明眸，面露绝望地仰看着凌震宇，但，却欲言又止。

得意一笑，凌震宇缓缓道：

“算啦！不要说什么了，少爷这就要你受点零碎罪，嘿！然后再给你一掌，将你击成肉块，让你葬身在这张锦榻上，你愿意吗？”

耿玉娇听后，全身颤抖，面色突显一丝狰狞，仇恨怨毒地盯着凌震宇。

凌震宇怒哼一声，疾然俯下身去，伸手转过她的赤裸裸的娇躯，一手迅速的按住在她丰臀上的“会阴穴”上。

他突然将一股热流运集掌心，缓缓地贯注到耿玉娇的体内而去。

……热流循着各脉，倒行向心脏。

登时，奇热无比的热气，穿行在耿玉娇的周身，仿佛万蚁蚀骨。

一会，凌震宇敛回手掌，静观其变。

“哎！哎——”

耿玉娇颤抖着尖叫，立时全身痉挛地抽搐着，她痛苦万状地哀嚎。

“哈哈——”

此刻，凌震宇的脑际，蓦地映出一幕仇与恨，血与泪的惨景……

继而，他展眉盯着面前的耿玉娇，她正受着他逆血攻心的酷刑。

他冲腔一股冷酷、残毒、仇恨交加的狂笑爆起。

“淫妇！少爷要赐你一掌，索取杀父的血海深仇了！”

凌震宇又是一串仇恨的狂笑。

忽然，他星目暴瞪，杀意立浓，面颊肌肤一阵剧颤，右掌霍然扬起，“嘿”然声起，一股雄厚掌力，狂飚般朝耿玉娇的头顶击下。

“哎呀——”

掌影过处，红光一闪。

“噗！”地一声——

黑妖狐耿玉娇的身躯猛然向后疾仰，秀发蓬松一抖，螭首爆裂，一条赤裸裸，毫缕未着的娇躯，遽然停止了颤抖。

鲜红的热血，雪白的脑浆，溅得满地皆是。血还继续流着，流着……

凌震宇此时的嘴角处，眉宇间，已现出一丝冷酷的笑意，他仇视地狠盯着耿玉娇的尸体。

接着，他自言自语道：

“哼！少爷开恩，就让你睡在你这张污秽的锦榻上吧！”

说着，凌震宇俯身拉起她的玉腿，狠狠地抛向锦榻上。

“哈哈——”

他心中悬念着，外面混战的水芙蓉和银拐婆婆等人，所以，旋身电射洞外而来。

凌震宇飘身跃出空旷的巨厅，落在一道红砖铺就的甬路上。

外院，仍然杀声连连，想来一定还在混战。

此刻，夜色已濒临四更——

凌震宇拔身纵上一陇屋脊，疾眺前院之中，依然人影幢幢，刀光剑影，兵器交鸣，杀叱的声音，络绎不绝于耳。

须臾，来至酣战中的斗场附近，他微振双臂，腾身电疾般，已跃上一道屋脊。

当凌震宇定睛细看场中形势，心中不禁骇然悸动。

这时，只见银拐婆婆麦晋芬，正挥舞着银拐，蓝布袄裤的身形，直仍是穿花蝴蝶般，游行在合力围攻她的金衣香主剑阵中，口里仍然嚷个不停。

侠丐裘羽，青芒芒地挥动着手巾的一条竹杆，正与八个银衣香主，酣战在一起。

懒黑虎扁小鹊，猛抖着那条乌光油亮连环擒龙爪，傻嚷乱叱地，被无常吊客师徒九人，围攻着。

凌震宇看完之后，都不见心目中的水芙蓉，他忐忑不安地电忖道：

“为何没有蓉妹，和那夜叉女屠慧君的踪迹呢？”

凌震宇正想到这里，突然觉得眼前远处，暴闪出几条人影，风驰电掣般，径射斗场方向而来。

极短的时间，那数丈外的几条人影，已抵斗场边缘的屋脊，他们飘身稳住飞驰的身形，灼灼的双睛，正注定了斗场上。

就在这突然降临的人，稳身屋脊的刹那——

凌震宇的双眼中，立吐煞芒，满面仇容更浓，双目觑定着来人，眨也不眨一下。

原来，他已看清来人，其中只有一位肥大的猪状，身着一袭黄色袈裟，顶头磨得发光的和尚，他不认识外，剩下都是他曾有过一面之缘的数名黑道群魔。

虽然，这突如其来之人，皆是一式的青巾蒙面，但是来人的服装、形态却逃不过凌震宇一双锐利的星眸。

由左至右，第一人，正是那身着黄色袈裟的肥胖的秃和尚。

第二人，身材修长，削瘦无比，一条发辫长及腰际；此人即是他在天蝎帮总坛，所见的那个“铁辫子”段南山。

而立身在段南山身旁的，也就是曾经被他一剑贯胸，而又复活了的天蝎帮帮主厉灭尘。

厉灭尘身左，居其中的一人，正是当今武林群魔之首“天外飞煞”聂元霸。

凌震宇在这杀机重重的气氛之中，他迅速地移动着自己的视线。

此时，他所注视着的，即为那被聂元霸救走的“满天星斗”白庆东。

电迅般，他又看清下一个。

这人正是地狱门主人“鬼郎君”殷魂的孪生兄弟、“星宿魔”殷魄。

而伴在殷魄身左的，最后一个魔头，就是那紫服红颜尖头的“妙师太”云华仙姑。

凌震宇他迅速看完，心中怒火炽燃，两眼中尽是赤红，仇恨的阴影直似窒息一般的，笼上他的内心中，辗转到面颊、眉宇。

他怒极焚心地，暴瞪着星目，咬牙切齿，肌肤微颤地自忖道：

“今夜，哈！我可以大开杀戒，一偿昔日的仇了！”

“嘿嘿！”

一声阴笑，自天外飞煞聂元霸的蒙巾之后发出来。

凌震宇就在看着群魔的瞬息间，他扭首一望场中情形，突然闻天外飞煞聂元霸，阴森森的笑声，疾然转目怒视聂元霸，再回首朝场中暴喝道：

“统统给我住手！”

狂吼之声一毕，那酣战中的银拐婆婆麦晋芬，恍然闻言一惊，咧嘴冲起一声大嚷：

“小伙子，你疯了？老婆子打得正起劲呢！你还不快助那芙蓉丫头去，我们这儿，不要你管啦！”

凌震宇心悉麦晋芬等人，只顾激战，对外面所发生的事情，一概不知。

紧接着，麦晋芬又暴嚷道：

“哈哈！小伙子，他们这鸟‘黑杀教’，竟是一只土牛木马，收拾这些魔崽子，我根本不费吹灰之力，哈哈——”

银拐婆婆麦晋芬大咧咧地，乱嚷了一阵，她语声方落，凌震宇脸部神情遽地一惊，一双星目灼灼闪亮地，望着面前数丈处的一道屋脊，神情惊愕地一愣。

原来，就在这时，突见远方，又电射而来三条人影。

哪消片刻，凌震宇已经将来人视清。

凌震宇心中一怔，微起疑容，心中电忖道：

“怎么！是她们？”

眨眼之间，三人飘身轻若羽絮一般，落至院中的战圈之外，而也就在三人身形未稳之际，天外飞煞聂元霸的阴笑之声，突然而止。

凌震宇虽然疑色重重，而经此一刻，心中竟已坦然万分，星目微露一丝悦色，疾瞥场中的麦晋芬，她仍挥舞着银拐。

他朗声喊道：

“婆婆，我到哪里去找水姑娘？”

说至此，凌震宇电转星目，一望南面屋脊上的聂元霸等人，不待麦晋芬答话，又急速地，道：

“现下，在南面的屋脊上，天外飞煞聂元霸，带着他那群狐群狗党……”

银拐婆婆麦晋芬未待凌震宇言说，惊言失色地大嚷道：“什么？那些魔头全来了？他们想趁火打劫？好！我老婆婆马上就将这场把戏收场。”

就在麦晋芬大嚷方毕，懒黑虎扁小鹊，手中擒龙爪一抖，径朝无常吊客扫去。

无常吊客眼见一道乌光陡起，飓风般电疾而至而门，当下倏然敛势，身子暴撤三尺，才勉强躲过懒黑虎的这一爪。扁小鹊趁隙一瞪他的大环眼，沉浊的声调，大嚷道：“苗婆师父，你来得正是……”

嚷声未歇，麦晋芬懵然地怨声道：

“傻小子，你乱嚷嚷什么东西？”

凌震宇闻言，抢着道：

“婆婆，‘苗疆蛊母’与‘金莲夫人’老前辈也来了！”麦晋芬一听，惊喜地嚷道：

“哈哈，原来如此！小伙子，夜叉女与水姑娘，飞身向北边去了，这里一切不用你多管了！你快去援助水姑娘吧！”凌震宇闻之，尚未回答，突闻苗疆蛊母抢先喝道：

“凌震宇，你小子还不走？聂元霸这群魔头们，我们替你接下了，还不快去！”

此语声落，凌震宇星目闪闪地，注视着苗疆蛊母与金莲夫人二人。

只见那苗疆蛊母这会儿，正仰着一张丑陋的鬼脸，闪着一对颇为慈祥的精眸，觑瞪着自己，满目坚毅之色，似在催促着快去。

再一瞥那金莲夫人韩静如，她也是秀目满含悦色，望着自己！以及她身旁而立，那位曾被“千手蜈蚣”廖大升，掳至赣南马武山“蜈蚣峡”，因禁

在“骨篱蜈蚣阵”中的翠裳绝色少女。

凌震宇心中，不由一阵鹿撞，捷速地将与少女所接触的视线敛回，他觉得在那绝色少女的明眸中，所闪现的是一种异于常人的神彩。

凌震宇摄神一刹，心意已定，当下朝银拐婆婆麦晋芬喊道：

“婆婆，我走啦！”

语音未毕，凌震宇身形一晃，疾然凌空逾丈，迅雷闪电般，径往北面射身而去。

眨眼已在三丈外，继而回首高声朗道：

“苗婆婆、韩老前辈，今夜相助，晚辈凌震宇，日后再行拜谢……”

苗疆蛊母咧嘴笑道：

“小子，你倒满罗嗦的……”金莲夫人韩静如闻言，喜悦一笑，未做回答。而于她身旁的那位翠裳绝色少女，此刻望着凌震宇的去向，闪眼出神，她的秀靥之上，所表现的是那样痴情娇容。

瞬息之间，凌震宇的身形消失在夜色之中了。立于南面屋脊观战的天外飞煞众人，此时目瞪口呆地，注视着适才而来的苗疆蛊母、金莲夫人韩静如师徒，显已有些惊愕。

突然，苗疆蛊母丑陋的鬼脸，愤怒毕露地一昂，暴闪着精目，怒视着聂元霸，大喝道：

“姓聂的，还不乖乖将那秘图，呈献给我老婆子！”语音一顿，苗疆蛊母又道：

“不然，嘿嘿！你们这群牛蛇鬼神，也曾想到老婆子会如此对你们……”

“哈哈……”

天外飞煞聂元霸面色一沉，突罩寒霜，杀气毕露地，仰首一串暴笑，笑声狰狞恐怖。

笑声中，聂元霸身旁右侧一人也喝道：

“苗疆婆子，你这么大的口气，不怕被闪了舌头！”暴瞪双眼，苗疆蛊母鬼脸一颤，忿声狠语道：“段南山，想不到你还没死！”

铁辫子段南山，未待苗疆蛊母语毕，戾声对着苗疆蛊母狂笑道：

“哈哈！苗疆婆子你也活得满久嘛！嘿嘿，今夜；阎王爷恐怕就要差小鬼，拿着铁链来牵你回炉喽？你最好当心点！”

苗疆蛊母，一经段南山这么尖酸刻薄的一激，不由怒忿填膺，咧嘴瞪眼一吼，身形电闪疾射，吐掌径朝段南山击去。

电光石火之际，段南山暴喝一声：

“苗婆子，我们下面走一趟吧！”

眼看苗疆蛊母暴喝声起，电射屋脊，挥掌而来，铁辫子段南山身形不退反进，他喝声未毕，身形倏射，凌空发掌，斜刺里迎着苗疆蛊母，飘身落到院中的斗场之中。

苗疆蛊母凌空递掌，不料双掌落空，旋身电疾坠下。

此刻，铁辫子段南山身形甫稳，暴喝一声，双掌看准苗疆蛊母面门印至。

“啊！”苗疆蛊母大叱一声。

她身形甫落在地，立刻觉得掌劲阴风，袭抵面门，身形倏然斜撤三尺，刚好避过这犹如排山倒海般的一掌。旋即，苗疆蛊母身形前倾，猛然翻掌，径向段南山的乳泉袭至。

顿时，二人身形电转，掌风飒然，翻翻滚滚，仿佛惊涛骇浪，雷电交加似的，激战不已。

忽然——

侠丐裘羽，怒声暴喝道：

“魔崽子们，老叫化子的手又痒了，你们这些魔崽子得留神！”

老叫化子语声未甫，手中一根青竹杆，猛然抖出万朵杖花，就见他身形凌空纵起八尺，诡谲绝伦，分点围攻他的八个银衣香主肩井。

“嘎！”

而也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银衣香主等八人，惊吼一声，同时飘身后撤七尺。

静立旁观的金莲夫人韩静如，满面寒霜地一瞥聂元霸，怒“哼”一声，冷冷地道：

“聂元霸！老娘要你用什么‘霹雳门’？是不是呀？”骤然一惊，聂元霸惧色满面，修然飘身退后三尺，呐呐地道：

“是的！夫人有何见教？”

秀目含威，韩静如温然一笑，缓缓道：

“聂元霸！你目无尊长，该当何罪，嗯？”聂元霸闻言，目露积愧，脸部肌肤，惻然颤抖一阵，随之，一敛惊悸之色，犷容毕现，仰首一串阴笑，狂傲轻蔑地道：

“嘿嘿——，何为尊长？恕我聂元霸从未听闻过。夫人，我倒有个不情之请，不知夫人你可否愿意与我合作？”杀机立现，韩静如怒叱道：

“说出来，让老娘听听！”

聂元霸“嘿嘿”阴笑二声，双眼射出戾光，道：

“夫人可……可愿与我聂某……回到断肠崖中；……纳福？作我聂某的压寨夫人？”金莲夫人韩静如一听，秀目喷焰，压声怒叱：

“聂元霸，好个胆大包天的东西……”

说着，她气得下面的话，也说不出来了，转首朝她身旁而立的爱徒，翠裳绝色少女，急声说道：

“贞儿，快将此魔给我废了！”

语声未落，她身旁的翠裳少女，倏然一声娇叱：“唰”的一声，银虹一道，长剑已然在握，电射身形，抖剑朝聂元霸的“华盖”戳去。

翠裳绝色少女飞身电扑之际，金莲夫人韩静如旋又娇叱道：

“贞儿，速取‘黄蜂毒针’……”

“是！”

绝色少女凌空立应一声。

左手扬处，“嗡”然声响，一蓬金芒，骤罩聂元霸众人头顶而下。

这也只不过是眨眼间的事，身为当今群魔之首的天外飞煞聂元霸，闻言见势，面色也不禁骤变，疾然向斗场中的人，喝道：

“各位，速退！”

聂元霸喝声示警，群魔齐呼一声，同时飘身，飞云驰月一般，落向背后另一坵丈远处的屋脊而去。

也就在众魔随着天外飞煞聂元霸，撤身背后屋脊的刹那，凌空忽然飘来一缕尖锐激昂的笛声。

“呜呜——”闻声使人裂腑缩筋，神智骤被震晕。

接着，由空飘下一条红影，直落场中。

场中酣战的四起人，突然停招收势，个个面容蜡黄，萎顿憔悴不堪。

原来，来人是一位一袭红衣，白发飘萧，面部用一块红布蒙面的老妇人。
“‘火凤凰’，速……速退！”聂元霸惊惧惶恐地大吼。吼声未歇，天外飞煞聂元霸率领众魔，豕突狼奔，径朝那苍茫夜色之中，逃遁而去。

“哈哈……”

凌空而来的红衣老妇，旋目一扫场中情景，仰首爆起一串苍老宏亮的笑声。

笑声直若金玉相击，震耳欲聋。

除些而外，场中，是静静悄悄的。

经此猝变之后，一场翻云倒海的激战，骤然之间，停歇下来。

红衣老妇的朗笑，此刻依然未断。

有顷，她缓缓转动身形，以红巾遮着的双眼，扫视了全场一周，忽然，笑声停了下来。

她凝视着旁立的金莲夫人韩静如，嘴中轻“唔”了声，声音中，却是含蕴着一种疑虑的意外。

然而，她轻笑地道：

“没想到真会是你，韩大妹子！哈哈——”

红衣老妇说着，竟喜极地笑了起来。

秀眸疑转，韩静如轻笑道：

“我也没有想到今生能在这儿又见到你！凤姑，你……”

银拐婆婆麦晋芬，闻言端详之后，铜铃眼一翻，觑定着红衣老妇及金莲夫人，一蹶手中银拐，咧嘴一声长笑，大嚷道：

“呀……全来了，太好了！太好了！”

这时，老叫化子裘羽，也是满面笑容，眯觑着一对小眼，炯炯地望着红衣老妇等。

懒黑虎扁小鹊，暴喝着大环眼眨也不眨地，盯着大嚷大叫的麦晋芬，莫名奇妙地问道：

“婆婆！这……这是怎么一回事啊？”

银拐婆婆麦晋芬听了，狠瞪了扁小鹊一眼，似乎在责备他，不该多嘴。

懒黑虎扁小鹊见银拐婆婆麦晋芬竟然这样对他，心中更是懵然不解，疑虑重重，大环眼一转，望着红衣老妇一会儿，又不解地朝着苗疆蛊母问道：

“苗师父！你能告诉我，这是怎么一回事？怎么，我们打得正热闹；这穿红衣服的婆婆一来，这……这些魔崽子们，都睡着了！”

双眼一翻，苗疆蛊母不耐烦地愠道：

“傻小子，你瞎嚷什么！站到一边去，不要多嘴！”

这一说，扁小鹊愈发糊涂，当下眨了眨大环眼，望着苗疆蛊母心想：“这苗婆子师父可不好惹……”心中虽是一百个不高兴，但他还是静了下来。

接着，红衣老妇，急声说道：

“好啦！老身能在此地见到诸位姐妹们，以及……”她望着侠丐裘羽，沉思了一下，又道：

“这位……可是名满武林南北的侠丐，裘羽裘大侠？”笑眯两眼，老叫化子忙自笑道：

“凤姑慧眼未差，在下正是裘羽老要饭的！”红衣老妇续道：

“现在，老身有一事报告诸位！”

说着，一顿，她迟疑着扫视场中，被笛声震闭点穴的黑杀教徒，对下面的话，仿佛有所顾忌。

然而，场中的银拐婆婆、金莲夫人等人，脸上俱露好奇之色，他们以一种迫切的目光，望着红衣老妇，在希冀地等待着，她所要说的是何秘密。

此刻——

红衣老妇轻声说道：

“老身所要相告各位的事，乃为了一件武林当前的遽变，实属秘密，现在暂且不说……”

众人听了，有些失望。

语顿之后，她略一沉思，又道：

“明日中午，我们在离此二十里的‘长塘镇’相见，那时老身再告诉各位！……而且，尚有二位高人，也与我相约在镇上相会，老身就此告辞了！”说着，众人眼前红影一闪，那老妇早像燕子般飞身上屋。

红衣老妇回首又道：

“麦大妹子，此地之事，愈快解决愈好！关于震宇和芙蓉，老身就去通知他们，再会啦！”

说着，语音未毕，红影疾闪，身形已杳。

众人望着红衣老妇去后，迅速将视线收回。

金莲夫人韩静如，秀目一扫场中情形，望着银拐婆婆道：

“麦老姐姐，此地之事，就请你代劳了！”

语音未尽，麦晋芬笑眯地道：

“韩大妹子，你们先走吧！这儿的事，我老婆子包啦！”双手抱拳，韩静如答道：

“各位，那我们就明儿见了！”

举手一挥，麦晋芬道：

“明儿见！”

韩静如一瞥与她同来的苗疆蛊母，以及自己的爱徒翠裳绝色少女，柔声道：

“五妹，贞儿，我们走吧！”

点了点头，苗疆蛊母望着扁小鹊，轻喝道：

“傻小子，老婆子先走啦！麦老姐姐，明儿再见！”言说，她与凝立身旁的翠裳绝色少女，双双飘身，尾随长身而去的金莲夫人的背影，风驰电掣般，眨眼消失行踪。

扁小鹊仍是气呼呼地，傻瞪着大环眼，望着苗疆蛊母三人的背影，一语未发。

须臾，银拐婆婆麦晋芬敛回视线，一瞥场中，自身的周围的金衣香主八人，依然双睛暴瞪地，仇视着自己。但是，他们却都着魔似地，仍然拿着架子，直若木雕一般，动也不动。

而围绕着侠丐老叫化子裘羽的八个银衣香主，以及懒黑虎扁小鹊周围的无常吊客师徒九人，依然和金衣香主八人，一模一样，直若木雕般的呆立着。

麦晋芬看罢，心中不禁暗笑道：

“这群魔崽子们，原来都被火凤凰的‘凤尾翎毛针’，封闭了穴道！”

心想至此，银拐婆婆麦晋芬转看了一眼扁小鹊，与老叫化子裘羽，大喝一声，笑嚷道：

“傻小子和老要饭的，你们两个还大眼瞪小眼地作什么？这些黑杀教的魔崽子们都被火凤凰的‘凤尾翎毛针’，给闭了穴道。再过一个时辰，他们连吃都不香啦！”

扁小鹊与老叫化子听了，二人不觉一怔，四道目光充满诡异的神色，心中半疑半信的，观察着身边呆立的众人，但却是真无异端。

不信邪的懒黑虎扁小鹊，伸手一推无常吊客，无常吊客身形随着扁小鹊一推，往后一仰，“咕咚”一声，直挺挺地倒地。

扁小鹊一见，神色惊讶，身形倏蹿八尺，心中忐忑不安，同时睁大环眼，惊悸地嚷道：

“婆婆，活见鬼啦！这是……是怎么一回事呀？天底下竟然有这样直挺挺倒地的事！”

嚷着的扁小鹊，就空一翻身，落在银拐婆婆麦晋芬的身旁。

呵呵笑着，麦晋芬缓缓道：

“傻小子，这下可让你开了眼界，知道厉害了吧！这就比做天外有天，能人皆后有能人，不要以为你的金龙探爪是天下无敌！”

扁小鹊愣愣傻笑道：

“婆婆，我没有这样认为，金龙探爪是很厉害，可是碰到这样一拍就直挺挺倒下的，就差远了！”

“知道就好了！”

其实，老叫化子裘羽也跟着扁小鹊一样，心中十分诧异，不过没表现出来罢了。

麦晋芬看出，调侃地道：

“老要饭的，怎么你也是活见鬼了吗？”

老叫化子裘羽闻言，依然望着身旁的银衣香主，呆立着的死模样，满面疑色地，摇了摇头，没有回答。

银拐婆婆麦晋芬心想，现下解释也没有用，干脆佯装做不知的，厉喝道：

“好啦！不管怎么样，这些鬼崽子们，一个时辰是必死无疑的。如今，那些老杂毛与青城老妖魔，还在‘九地密室’中的铁牢里受罪呢！我们快去把他们放出来吧！”

陡然惊悟，扁小鹊大吼一声：

“对，快去救我师父要紧！”

百思不解的老叫化子裘羽，疑容地应道：

“好吧！我们先进去放人！”

麦晋芬望着二人，仍然是疑神疑鬼的模样，不由咧嘴啾声一笑，随即飞身径奔身旁的九地密室而去。

扁小鹊和老叫化子裘羽，跟着银拐婆婆麦晋芬的后面，鱼贯而入。

而凌震宇呢？

他自苗疆蛊母与金莲夫人师徒，现身在黑杀教后，心中虽然对天外飞煞聂元霸，率领群魔而来，有些迷惘不解。

但，一听银拐婆婆说及，那水芙蓉已被夜叉女屠慧君，引了出去，心下可不由惶恐起来。

于是，怒啸一声，再也没敢怠慢，径奔麦晋芬告诉他的方向，电射而去。

夜，将近五更——

月偏西了，但如银的光辉，似洒满了这无垠的旷野。

凌震宇焦急的郁郁的神色，浮现在面颊眉宇之上，他飞击的速度，直若流星赶月一般，向前疾驰而去。

远处的边陲，沉郁地立着一片偌大的树林……月色下，显得黑鸦鸦地，像头食人的猛兽，庞然地蹲伏在沉重的原野上。

凌震宇眺目一望，心中电忖着：

“哼！夜叉女屠慧君这老魔婆，定是引蓉妹去那林中

电忖间，他距离面前树林，只有数丈之远。

凌震宇略一定神，脚步微缓了下，星目暴闪两道精芒，电扫林中情景。

“奇怪！林中竟无一丝声息……”

愣了一会，他不由纳闷道：

“蓉妹，难道不在此林中？如果在的话，为何连一丝动静地也没有？……
嗯！蓉妹无论如何，一定会用‘魔音断魂’，来对付夜叉女这老魔婆的……”

他心想至此，似是有所预感的，心头泛起一道阴影，脸上遽起一片悻然之色。

他怀疑水芙蓉出了差子，身罹重伤，抑或是二人两败俱伤。

一念甫生，凌震宇倏晃身形，再也没有思考，腾身飚风一般，穿林而入。

他虽然心急如焚，但身形快速绝伦，暗中依然运起“先天气功”，护住全身上下。

一分一刻过去，凌震宇小心翼翼地，穿林游巡着，星目灼如火炬巡视，心中不断地祈祷盼望能够有奇迹出现。

“蓉妹！你在哪里？”他内心呐喊着。

凌震宇星目忽然一亮，他猛地刹住身形，神情紧跟着怔住了！

阴森密布的苍郁林中，豁然开朗了许多。

展现在他眼前的，是一片数丈方圆的林中空地，空地之上平坦坦的，除了败叶蔓草之外，一无别有。然而，也就在这片空地的中心，却端坐着一位一袭红衣，背背长剑，手握玉笛的少女。

她是玉女神笛水芙蓉？

忽然，凌震宇的面颊上，浮起了一丝喜悦地微笑，但，他却背向着自己。

凌震宇更迫不及待，腾身扑了过去。

“唉！”

也就在凌震宇倏然腾身扑去之际，背后突地传来一声轻微而喜悦的叹息之声。

这突兀的叹息之声，在凌震宇听来，丝毫没有敌意。尽管如此，凌震宇闻声骤变，面色立沉，身形突然停住，迅然转身，循声望去。

他失望了。

背后，依是沉郁郁的树林，一丝异状也没有！须臾——

凌震宇放弃搜寻，他虽然身负绝顶的武学，可是此时的心境，却是百思不解，就因为令他百思莫解，所以心中忐忑难安。

而也就在此刻，适才的那声叹息的声音，再度发出自他的背后。

凌震宇闻声，神智突然一惊，他不再迟疑，心想：“此中必有蹊跷，林中一定有高人隐身……”所以，他身形一缩，纵身疾如流星般，径朝发音的地方，猛扑而去。

当凌震宇纵身疾扑的刹那，星目电扫，林中空地之上，又多出一个人，端坐在水芙蓉的对面。

那人，也是一袭红衣，面部却蒙着一条红巾，手里也持着一支玉笛。

凌震宇疾视一毕，神情不由立震，身子跟着猛然一坠，甫落在地，他剑眉扬起，而面色却惊与喜不定地互变着。

当下，他暗忖道：

“怎么，会是她？”

“不会的，绝不可能是她？”

原来，来人酷似凌震宇曾于魔天岭日照岩下地狱门中，邂逅的那位红衣失明的老妇。

凌震宇现在犹如置身五里雾中。

然而，他的神情却安静多了。因为，他想无论如何，此人决非敌对一方。瞬息间，他坚毅地肯定了这一个念头。

这也不过是瞬间的事，凌震宇闪睛又朝老妇瞥去。

忽见，那红衣老妇，微一扬手，轻轻地扬开了面上的那条红巾，凌震宇更加地迷惘了！

剑眉微蹙，凌震宇轻轻呼道：

“老婆婆，真的是你！”

轻呼倏毕，红衣失明老妇，迅一招手示意，再拍着身旁的草地，意思是要凌震宇过去，坐在她的身旁。

凌震宇不知所措地道：

“我……”红衣失明老妇，手势又起，示意凌震宇，不要再多言语，倏又指了指端坐而前的那位红衣少女，面色间，显得是那样地严肃。

凌震宇是个聪颖之人，岂有不知之理，所以他如指示地，微微点头作答，然后敛形轻息，走到红衣失明的老妇身旁坐下。

顿时，他望着身旁的红衣老妇，只见此时老妇也盯着自己，脸上的表情是那么的喜悦盈然，她翻动着那双白蒙蒙肿眼，仿佛极想看到面前的人。然而，那是不可能的！凌震宇仔细一看，忽又感到她的脸上，是那么的冰冷，而无任何表情。

红衣老妇，转动着肿眼，朝着面前的水芙蓉瞥去，并且示意凌震宇也朝水芙蓉望去。

凌震宇星目一展，纵眼望去，心神不禁吃紧！那真的就是水芙蓉！

但却见她玉颊苍白泛灰，杏目微眯，神色内蕴，鼻息微弱，正在运行无上内功，调息归元，而进入了一种物我合一的混然境界。

分明这是受重创所伤，而在调息运功，使其元气复原。恍然大悟，凌震宇忖道：

“蓉妹，定是被那夜叉女老魔婆……”

正想至此，身旁的红衣老妇，宛如蚊鸣般的声音道：“震宇！芙蓉这丫头，已受了内伤，不过已没有什么大碍！”闻言，凌震宇转脸望着红衣老妇，满面疑容，正欲开口问些什么之际，老妇举手，连忙止住了凌震宇。凌震宇只好欲言又止。

神色木然，红衣老妇蚊鸣又道：

“震宇，你现在不要说什么，也不要惊了芙蓉运功调息中的气血，你所要问的，老姬自然都会慢慢地告诉于你！”说着，红衣老妇转脸望着凌震宇。而这种眼光是非常奇怪的！

凌震宇听了，心道一声：

“好险！差点惊动了蓉妹调息运功！”

他正想着，发现红衣老妇在望着自己，等待回答，于是，如示地，朝着老妇点头轻道：

“好的！”

红衣老妇转首，望着林空道：

“震宇！你与老妪在地狱门时，曾经见过一面，是不是？”凌震宇点了点头，答道：

“嗯！”

头微昂起，红衣老妇感慨万千地道：

“唉——你知道老妪是谁？”

星目圆睁，凌震宇低声道：

“不知！”

紧接着，红衣老妇徐徐地道：

“这也难怪！自从十三年前，老妪就与我那……”说至这里，老妪似是有所忌惮一般，兀自将下面的话，咽了回去。

“嚶咦！”

玉女神笛水芙蓉，也在此时，轻微地发出一丝声音来。红衣老妇与凌震宇闻声，疾然抬头望去。

只见，水芙蓉微微睁开杏目，忽然盈盈地一笑，滴滴溜溜转动着那双剪水明眸，觑定着面前的红衣老妇，及凌震宇二人。

她秀美的神色里，显露出迷惑的神态。

然而，秀靥上的浅笑，竟然乏乏地弥留着。

娇呼一声，水芙蓉惊喜地道：

“师父……凌兄，你们都在这儿！”

语音方落，红衣老妇仰首一声朗笑，道：

“芙蓉，你的伤势好了！”

“格格！”

水芙蓉娇笑一声，秀目一转，望着红衣老妇及凌震宇，娇躯微晃，立起身来，扑身在这双目失眼的红衣老妇的怀中。

红衣老妇面带笑容，伸手抚摸她满头柔发，慈祥地道：“芙蓉，快！坐好来！师父还有许多事情要告诉你们！”说着，她一瞥身旁的凌震宇。

忽地——

凌震宇此刻的心胸脑海，更是思潮翻涌。因为，这突如其来的遽变，让他陷入重重迷团；他在想着：“这是怎么回事啊？”

十七、妙师太 暴尸祭天

“原来，我们想的都没有错！”

正想到这里，水芙蓉的娇躯，已经坐到失明红衣老妇的面前，偏首浅笑地望着凌震宇正揣想时的憨痴相。红衣老妇突地笑道：

“震宇！你在想什么？”

凌震宇闻言，面色一怔，转过脸来。

水芙蓉仍然满含浅笑，闪着一双姣美的杏目，凝望着他。

红衣老妇笑道：

“方才芙蓉与夜叉女屠慧君魔婆，在此激战未果，后来中了那屠魔婆一掌……”

凌震宇一听，转目惊容地，望着水芙蓉。

而水芙蓉此刻却依然笑意盈然地望着红衣老妇，静静地倾听着。

凌震宇却颇觉疑迷的诧异不已，心道：

“怎么，她一点受伤的迹象也没有？”

红衣老妇又道：

“但是，屠魔婆却也被芙蓉的魔音断魂所伤。老妪也就是那时赶到此地的！”

杏目微转，水芙蓉疑容倏现地道：

“师父，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和那夜叉女屠老魔婆子在激斗？”

凌震宇也正想知道，于是，也期望等待着红衣老妇的回答。

微微一笑，红衣老妇道：

“傻丫头，你们的一举一动，我都知道！”

凌震宇和水芙蓉，闻言互相看了一眼，心中十分诧异不解。

红衣老妇又道：

“你们遇到了被黑杀教，禁困在九地密室里的鲁大先生夫妇，并且还得到‘阴精’、‘阳髓’玉莲实！对不对？——”

二人诧异地望着红衣老妇，点首齐声作答：

“嗯！”

沉思片刻，红衣老妇缓缓地道：

“其实，我已经遇到那火灵官鲁道亨夫妇，这些事都是他们所告诉我的！”

接着，她又道：

“等我赶到黑杀教的时候，你们两个都走了！后来，银拐婆婆麦晋芬告诉我，你们的去向，所以老妪就赶紧地来到此地……”

这时，二人全神贯注地聆听。“正巧，芙蓉你在吹奏魔音断魂，震退夜叉女，当下，老妪我就为你掠阵……”

柳眉微皱，水芙蓉忙道：

“师父，这些事我怎么都不知道？”

红衣老妇笑了笑，道：

“当然你不会知道，因为你还未到潜视默察的境界。过了一刻，震宇也赶到了！”

说着，顿了下来。

将脸一偏，凌震宇情急地道：

“老前辈，黑杀教中的银拐婆婆他们……”

红衣老妇未待凌震宇言讫，忙道：

“他们现在可能早已离开那里了！不过，我曾交代他们明天，在距此不远的长塘上，跟我们会合，届时还有二位老前辈要去！”

安祥舒泰，水芙蓉喜道：

“师父，这回你不和我分开了？”

红衣老妇突地面色微沉，立现肃穆之色地点了点头。星目倏转，凌震宇道：

“老前辈……”

红衣老妇忙阻道：

“震宇，你……”

凌震宇闻言见状，立刻感觉红衣老妇的语音阻塞，而且音调也甚为幽怨凄惋，心中必有什么秘密，心下不由微惊。

轻叹一声，红衣老妇幽幽地道：

“震宇，你该叫我……凤姑！不要……叫我老前辈

凌震宇听了，这才稍微安心，心想：

“原来如此，我以为有什么隐衷呢！”

轻声应了一下，红衣老妇百感交集，道：

“震宇！我……我也姓凌……唉！事已至今，我就让你看看我的面目吧！”

红衣老妇说至此，只见她扬手，举至颌下，纤指向上一揭。

啊！竟是一张人皮面具！

适才的红衣老妇，伸手揭去了她脸上，所戴的那张皱纹累累，满头白发的人皮面具，而现在所呈现在凌震宇面前的，却是一位玉靥犹红，风韵犹存，三四旬之间的一位绝色的美妇。

凌震宇剑眉紧锁，更加迷惘了。

这绝色美妇面目慈祥地望着面前的凌震宇一笑，忙又迅捷地，将其手中的那张人皮面具，戴在她秀美的脸上，突又凄然地一叹道：

“震宇，现在你见到了吧？”

凌震宇点头。

红衣老妇又道：

“老嫗已近五十岁了，只因自幼深谙驻颜之术而已。唉！想来我大哥如果活到现在，也该是从心所欲之年了。孩子，你……你……太……像他了。”

说着，她竟音调哽塞地，啜泣了起来，神情是那样的悲哀，怨愤。

啜泣声中，她忿忿地道：

“我一定要为你报仇！呵呵，大哥！你的孩子已经长大了！你……你知道吗？……呵呵……呜呜……”

“师父！师父……你不要哭嘛！”

水芙蓉在悲恸地，劝慰着她的恩师，江湖上人称的“火凤凰”。

凌震宇忽然地明白了，他面前的红衣老妇，就是他那自幼就被“普陀神尼”掳走的，唯一的亲姑姑凌世音。也是现在唯一的亲人。

“师父，你看！凌兄也跟着你哭了！”

水芙蓉望着他们姑侄二人，一时间不知道如何来劝慰。

凌震宇心念至此，他悲恸欲绝地哭泣了。

他想起了自己的身世，自幼就失去了父母，父亲又被群魔围攻所害，母

亲的下落，从来也没有人，向他提起过，所以，在他的心胸所存在的，只知道如何来报他杀父之仇！

“师父！不要哭了嘛，再哭我也……”

水芙蓉禁不住，跟着哭了起来。

止住悲泣，凌世音道：

“震宇！不要难过了！明日过了，姑姑带你去见你娘，她很想你……”

闻言，凌震宇神智猛然一怔，陡地止住哭泣，激动颤声道：

“姑姑！我娘还在人间？她老人家在何处呢？我……”

凌世音幽幽地强自发出一声惨笑，道：

“孩子！安静些，姑姑自会带你去的——但现在，你不宜先知道！姑姑还会骗你吗？嗯——”

凌震宇本是识得大体的，他哪里还会追问下去，他知道现在姑姑之所以不说，娘在何处，其中定有某种因素存在。

凌世音望着凌震宇，见他泪光闪闪地，向她点头作答，当下一笑，又道：

“震宇！姑姑还有个好的消息告诉你——昨日，我曾见到你的授艺恩师‘七禽叟’，与一位息隐江湖多年的老前辈，‘关东五剑’中的老大奚中坚——”

凌震宇一听，惊喜参半，轻呼道：

“姑姑，是真的？我真有点不相信，师父也从关外到中原来啦！”

凌世音含笑点头。

水芙蓉杏目圆睁地先看了恩师一眼，然后有些狂喜而又略显疑色的望着凌震宇。

凌世音恍然地急道：

“震宇！明日即可见到你的恩师与关东五剑中的奚老前辈！”

凌震宇心喜若狂地，叫道：“真的？”

凌世音仰首一看道：“当然，天也将破晓，我要先行一步了！”

水芙蓉立呼一声，道：

“师父！你又要离开我们了？”

凌世音笑道：

“反正中午在长塘上，又要相见了！趁此天色破晓之时，我尚有件事要办！”

说着，立起身形，纵步飞出，须臾间，隐没在林中深处。

十丈之外，突又传来凌世音的声音，道：

“震宇！快速携芙蓉出此林中……”

凌震宇闻言，立觉二人身后有异。

秀靛突变，水芙蓉娇喝一声，道：

“凌兄，有人！”

话落，凌震宇身形一掠，伸手拉着水芙蓉玉腕，疾如流星赶月，飞云飘絮一般，跃出丈余之地。

二人身形倏稳，旋身疾转，展目暴视，面前已经立有三人。

凌震宇与水芙蓉，仔细一看，才知来人赫然是云华仙姑座下的四大得意弟子之三。

三人皆是一袭紫色袈裟齐膝，秃顶红颜，背后插有一柄雪白色的云帚，却和他们师父云华仙姑的装扮，别无二致。

凌震宇脸上，立刻又泛起了寒霜，两眼充满了仇恨，杀气重重。

忽然，他想起银拐婆婆所述及的云华仙姑，是在眉心穴处生有一颗豆大红痣。

凌震宇心泛此念，双目细看，三人眉心穴处，都没有红痣，心中自然知道，此三人定是除了自己掌下，误毙的那一个“云华仙姑”的弟子之外，便是其余的三位弟子无疑了。

他心念至此，怒“哼”了声，正要叱喝之际——

立于其中的那位女尼，轻蔑地一笑，冷冷问道：

“阁下，可知我等来意为何？”

“嘿嘿……”

紫色袈裟秃顶女尼话声甫落，一声沉哑冰冷的低笑之声，突然来自凌震宇与水芙蓉身后！

紧跟着，冷冰冰地道：

“我知道，你们这三个妖尼是请凌少侠，与这位玉女神笛水芙蓉，一同去见你们的主子‘天外飞煞’，对不对？”

凌震宇与水芙蓉，闻声倏转头去，只见一个身形奇细奇长的白色怪人。

眨眼之间，乍觉白影疾晃，白色怪人已经飘身来到身旁三尺之远，陡然止步立住，仿佛幽灵一样，毫无声息，令人不禁悚然。

凌震宇闻言视情，他拉着水芙蓉，立即冲天而起，飘开五尺。

三个紫色袈裟的女尼，猝见怪人现身，倏然低“哼”一声，身形亦疾撤三尺，惊目暴瞪。

凌震宇和水芙蓉，猝见白色怪人出现，心神也悸然一怔，不禁暗中称怪！

此刻，天色已至破晓时分——

东方天际曙光初露，转眼间，旭日光芒乍现。

片刻后——

大地沐浴在金黄色的阳光下。

蓊郁郁的丛林中，被阳光映照，那阴沉沉的气氛，也自明朗了许多。

瞬息之间，林中兀立对峙的六人，各自面色倏变，沉静了下来。

这沉静的气氛，却越发地使人感到有些无法自律地喘息。

“嘎嘎嘎……”

倏然，突来的白色怪人，身形微微地前后一晃，仰首发出一声，高亢尖锐刺耳的怪笑。

怪笑之声，冲霄入云，历久不消，直震得林中枝叶俱颤，簌簌作响，黄叶纷纷飘坠落地。

怪笑声，不停地在整个林中回响着。

凌震宇与水芙蓉，二人见状，惊讶地互望一眼，继而转头径朝白色怪人望去。

经过细看之下，心湖疑雾更浓，此刻借着白光，才将来人看清楚。

原来，这个白色的怪人，身穿一袭白色轻纱长衫，两臂袖管特长垂地，手臂皆缩在袖管之中，面部齐颈竟是奇异的套住一具白色绸质的面罩，面罩之上，仅留两眼，面上鼻孔眼睛处，穿四个大小不一的洞，眼部处的洞较大，两鼻孔处的洞略小而已。

而其头部与嘴之处，却更其奇异了！

头部，顶着一个奇尖无比的长形白色的高帽，嘴处裂开一条细缝，而也

就由裂缝之处，伸出一条血红色的舌头，长长地垂在胸前。

脚上穿着的，也是一双白色长统硬底薄靴，一直长到膝盖之处。

总之，此人一身，从头顶直至脚底，都是一袭白色无疑。

白色怪人一声笑毕，接着他闪眼瞪着，三个紫服的女尼，怪声说道：

“怎么，你等这样惧怕我这……”

语意似是未尽，紫服女尼中，一人怒声道：

“哼！谁会惧怕你这‘白无常’？就算你们黑、白、红三鬼全来，我们也不会在乎！”

“哈哈！哈哈……”

紫服女尼话声方落，林中忽然又响起了两声，疯狂的笑声。

接着，一个沙哑，一个尖细，两个声音，同时暴喝了声，道：

“真的不怕？”

这声音来得太突兀，凌震宇和水芙蓉听了，心中又是一怔，二人循声望去。

只觉眼前一黑一红，两条人影闪处，眨眼间的功夫，场中又多了两人，立身在先来的白色怪人身侧。那轻功之快，只有使众人震惊而已。

当时，三个紫服妙龄女尼，身形骤然再撤，飘退三尺之远，而自光倏现出惊惶失色，杀机却已布面，不屑之意，尽现于脸。

凌震宇与水芙蓉，目睹两人，一黑一红，虽然颜色各异，但是身形，芽着妆扮却丝毫不差。

“嘎嘎嘎……”

“嘻嘻嘻……”

“嘿嘿嘿……”

先后现身林中的白、黑、红三个怪人，此刻相互一视，身形微仰，咧嘴发出三种声调各异的怪笑。

凌震宇和水芙蓉，当下转目相视，心中更是奇怪不已，仿佛置身在五里雾中。

有顷，黑、白、红三个怪人笑声突止。

居中的白色怪人，转目望着凌震宇和水芙蓉，轻声善意地道：

“凌少侠，水姑娘，我等兄弟三人，乃是奉了师命前来，迎接二位少侠，同往长塘镇的，不料却碰上这三位……”

“哈哈……”

他言犹未尽，语声微顿，闪睛朝向紫服女尼三人望去，正待再言之际，忽闻女尼身后林中，突然响起一声狂笑。

闻声，众人心神俱是一惊。

狂笑声中，“咚”“咚”“咚”数条人影自空飘落，瞬息间，紫服女尼身旁，立稳数名紫服壮汉。

数名紫服壮汉立稳身形之后，“咚——”凌空疾电似又飘下一团紫影。

而紧接着是那团紫影中，爆起怒气冲天的喝声：

“那姓凌的娃娃呢？可还在此林中？”

语声甫落，众人只觉那团紫影倏晃，速度之快，简直是不可思议，先来女尼与紫服壮汉，忽然闪身两侧，而那奇怪无比的一团紫影，已停在众人之前。

这时，凌震宇等人，展目电扫。

他不看犹可，一看星目中，煞芒立现。

原来，那即是凌震宇曾在“天蝎帮”盘踞之地，“青石镇”中所见过的，“紫云宫”云华仙姑，所素有一种怪异阵仗。

出现在眼前的，是六个衣着紫色袈裟的年轻尼姑，肩着一具紫檀木制的巨大靠椅。

椅中是一位紫纱蒙面的光头尼姑，手中紧握一柄，长约三尺，秃梢铁质云帚，盘膝而坐。

椅中紫服女尼，疾目扫视了凌震宇等人一眼，垂首朝着肩椅的六名年轻女尼，急声喝道：

“孩子们！速将神椅放下！”

六名女尼闻声，一人娇应一声，同式弯腰，小心翼翼，立将紫檀木巨型靠椅，放落在地上，随着峙立椅后而去。凌震宇一见此尼，心下电忖，道：

“此尼定是‘妙师太’云华仙姑了！”

心念至此，星目中，立吐仇焰，眉宇嘴角，倏浮冷酷、残毒、仇恨和一丝得意而轻蔑的笑意。

随之，心中狠道：

“哼！我要不让你这淫恶无比的妖尼，毙命掌下，索回当年杀父之仇，决不为人！”

凌震宇此刻脸孔，罩定一层铁青、残毒之色，冷酷至极！

椅中女尼望着凌震宇，昂首一声怒喝，道：

“娃娃！你可是自称‘追魂客’的凌震宇？”

凌震宇闻之，不屑地“哼”了声，仇恨地朗声道：“不错，少爷正是‘追魂客’凌震宇！”

“嘎嘎嘎……”

言毕，椅中女尼兀自爆起一声泉笑。

星目赤红，凌震宇煞芒暴吐，怒声问道：

“妖尼，你可就是那淫恶无比的‘妙师太’云华仙姑吗？”椅中女尼面上轻纱拂动了一下，轻蔑地一笑，狂傲地道：

“嘿嘿——娃娃，你所说的不错，本尼正是云华仙姑！”凌震宇星目电射两道凌芒，仰首朗笑一声，道：“妖尼，少爷找你还嫌来不及，你却鬼遣神差地找到少爷头上来了！所为何事？你何不……”

淫声一笑，云华仙姑道：

“嘿嘿！本尼前来取你娃儿一颗颈上的人头！”

冷傲狂笑，凌震宇断喝道：

“哈哈！你也配？妖尼，何不将面纱取下，让少爷一窥真伪？”

邪里邪气，云华仙姑道：

“娃娃，你死到临头，还想见本尼庐山真面目？嘿嘿——待本尼取走你性命之后，定让你一瞧就是！”

“是”字甫落，身形倏起，电欺五尺。

凌震宇见势，朗喝一声，晃身伫立在云华仙姑面前三尺，仰首又是仇恨地一声狂笑冲霄。

继而，星目喷焰，怒声喝道：

“妖尼，你自己不取下面纱，少爷就先替你取下来！”语音中，凌震宇箭似伸手，朝着云华仙姑的面门抓去。

云华仙姑见来势，欲躲不及，兀自惊喝一声，扬手“唰”然一响，她手中的云帚，电扫凌震宇的一抓之势！

这一招快似闪电的一拂，十分厉害，幸好凌震宇及时撒手换式，否则一定难逃此拂。

如此一来，凌震宇心中无殊火岩倾泻，怒愤填膺，仇焰更炽，突地身形倏起，轻啸一声，凌空八尺，电光石火般，欺身又进。

而也就在这时候，一旁虎视眈眈的黑、白、红三个奇长无比的三怪人，其中白色怪人，陡然朝着场中疾喝一声，道：

“凌少侠，暂且退下，待我白无常来对付这骚尼就够！”

话声未了，凌震宇就在这瞬间，右手疾吐一抓，已抵云华仙姑面门，只听“嘶”的一声响，竟将她的紫色面纱抓下。

凌震宇倏又飘身，拔空又起，晃肩一飘落地。

而云华仙姑也就在凌震宇揭去她面纱之际，身形一仰，爆出一声惊呼，翻身落至身后丈远之处。

喘息之间，她身形未稳，白色怪人一声尖叫，欺身已到，双袖径朝云华仙姑一展，“波”地声响起发风之声，两股狂飚径袭胸际而至。

“嘎！”

云华仙姑见状，又自惊叫，又足一点地面，两臂微张，身形由斜刺里腾空逾丈，岂料她不退反进，身形已成头下脚上的颠倒状，疾坠而下，但手中的云帚，猛然砸向白衣怪人。

凌震宇揭开云华仙姑紫色蒙面轻纱，其意不过是想借此，证实眼前的她是真是假而已。

待他身形立稳之后，星目电注妖尼眉心之处，但因白色怪人已经和她旋战起来，一时也无法看清云华仙姑的真伪。

眼看那女尼手中云帚，已至白色怪人的头顶之际，凌震宇面色骤变，引颈突喝一声：

“妖尼，你敢伤人！”

云华仙姑一怔，手中一拂之势略缓，白色怪人身形趁机滑过，刚好躲过一拂之势。凌震宇一声喝毕，身形却已凌空拔起逾丈，斜射向云华仙姑与白色怪人之间。

接着，他双掌左右一分，两股狂飚分袭，几乎缠在一起的云华仙姑与白色怪人，眨眼二人身形各自朝后仰翻，凌空摔落，丈余之远，怔神而立。

如此一来，凌震宇置身在二人中间，直朝云华仙姑面门眉心穴处望去。

“哈——”

凌震宇一望之下，仇恨之色更浓，心中怒火愈炽，随之仰首发出一串愤怒仇恨的暴笑。

笑声冲霄，震耳欲袭，场中众人除了一直旁观的水芙蓉外，皆是毛骨悚然，满脸惊容。

水芙蓉见凌震宇得逞，心中一阵阵的喜悦，涌上脸上。这时，旭光普照，大地、树林、村舍，都披上一袭金黄色的羊衫，安谧而瑰丽的一天，景色分外清丽，如诗如画。

而唯独这片树林中，却是剑拔弩张，杀机密布，空气紧张得令人窒息。

凌震宇抑郁冷酷的狂笑倏止，然而他两眼中依然怒焰暴吐，仇恨万分地盯着云华仙姑的眉心之处，他面部的肌肤猛烈地在抽搐，颤抖着。

原来，云华仙姑眉心穴处，正有一颗朱砂红痣。

云华仙姑心中纳闷，启口问道：

“娃娃，你莫非疯了？”

凌震宇怒道：“我已经认清你了！”

云华仙姑道：“哦？”

凌震宇面部的神色一敛。

云华仙姑道：“难道你以前不认识我？”

凌震宇轻蔑而冷酷地暴瞪着云华仙姑，狠狠地道：“以前我所杀所见的你，都是假的，这次你不会是假冒的了！”

语音微顿，狂笑一声，又道：

“妖尼，十三年前的那笔血债，今天你该偿还了吧！哈哈——”

云华仙姑身子一转，惊容满布，身形倏地后撤三尺，屏气凝神备战。

瞬息，云华仙姑倏敛一脸的惊容，双眼泛过一丝惨毒之色，低笑道：

“嘿嘿！娃娃，你想将本尼如何？十三年前我是欠下你凌家一笔血债，可是今天倒要看看你这娃娃如何索取这笔血债？”

一声狂笑，凌震宇星目尽赤，暴喝道：“哈哈！那你就拭目以待吧！”

云华仙姑怒目一扫，旁立的黑、白、红三个奇长的怪人，以及水芙蓉等人，再转脸朝着随他前来的那群紫服壮汉与女尼，朗喝道：

“孩子们！速将那三个无常鬼与小丫头替我拿下，我本身来收拾这不知天高地厚的娃娃，动作加快一点，等下还要赶回去呢！”

语音一毕，那群紫服的壮汉与女尼们，立应一声道：

“是！”

随即，紫影连闪，衣袂挟带飘风之声，潮涌般，径扑向黑、白、红三位怪人和水芙蓉而来。

“啊！”

黑、白、红三怪人厉吼一声，身形飘出，长袖疾舞，迎面袭向紫服众人而去。

水芙蓉杏目圆睁，早已怒火焚心，闻言见情之下，哪还有空思考，青芒一道暴射，阳光下，剑光刺目。她纤腰微拧，欺身一声娇叱，长剑抖起万朵剑花，直迎过去。

凌震宇一看，两眼暴吐凌芒，狂吼道：

“统统给我住手，少爷还有话要说！”

云华仙姑怒目盯着凌震宇，没有答话。

凌震宇凶霸霸的，朝着她吼道：

“妖尼，快下令叫你的魔孙们住手，少爷还有话要对你说！”

云华仙姑，轻喝一声，道：

“孩子们，退下，让这娃娃把话说完，再动手不迟，嘿嘿……”

云华仙姑语毕，紫衣服壮汉与女尼也都住手观望。面色轻蔑地一沉，云华仙姑精目杀机重重地怒视着凌震宇，惨毒地道：“娃娃，说，你到底还有什么话要和本尼说的，就快说，我可没那么多功夫和你耗着！”

凌震宇转目，一扫欲激战的两方之人，见紫服之人，已全数后撤八尺。

而黑、白、红三个奇长异装怪人与水芙蓉，也已立住了身形。心中才稍微松了一下。

凌震宇冷电似的星目，觑定着云华仙姑，怒道：“妖尼，少爷有件东西，

想让你看看……”

截住话语，云华仙姑冷冷说道：

“哼！可是那册‘阎王帖’？”

云华仙姑语毕，凝视着凌震宇，看他有何动静。血脉奋张，凌震宇厉烈叱喝：

“妖女，少爷在未掌毙你之前，不让你看看那册可恶的阎王帖，你一定死也不会瞑目！”

狞容更浓，云华仙姑目显惊色，道：

“娃娃，那你拿出来吧！”

扬手一展，阎王帖高举面前，怒道：

“妖尼，这就是你们一群恶魔，当时围攻先父时所签订的？”

青筋突暴，云华仙姑厉吼一声：

“正是！”

她声未毕，身形倏起，嘴中暴喝，电闪般伸手欺身，朝凌震宇手中的阎王帖抓去。

凌震宇见势，倏收手中阎王帖入怀，轻啸一声，身形电射，凌空腾起八尺，厉声道：

“妖尼，你休想！”

云华仙姑身形如电，但仍差分毫。

凌震宇已然躲过来势，接着，发出一声轻啸，直冲林梢，凌霄破云。

凌震宇就空一旋，身形滑行半弧，倏然飘下。

就于凌震宇身形落地未稳，云华仙姑双睛暴吐煞芒，大吼一声，道：

“孩子们，上吧！快将这伙乳臭未干的娃娃们，为本尼拿下……”

吼声中，只见她身形倏晃，手中一柄云帚，猛朝凌震宇面门砸下。

凌震宇狂笑一声：

“哈哈——来得好！”

声落身旋，掌如电，疾然两股飚劲，猛然推了出去。

凌震宇发动攻击之际，一旁的紫服大汉和女尼，也向黑、白、红奇长无比的怪人与水芙蓉，风卷败叶一般，潮涌似的急扑而来。

云华仙姑身手不凡，她拚力扫出，眼见凌震宇已在罩拂下。

凌震宇却是出乎常人所料，身形不退倏进，翻掌径朝云华仙姑胸际“华盖”，“璇玑”印至。

詎料，云华仙姑身形一滑，刚躲过双掌猛袭之势，接着旋身又进。瞬息之间，林中杀气腾腾，暴叱娇喝之声，此起彼落，紫影翻翻，掌风剑影，缠战不已。

此刻，只见她紫影如电，翻滚如轮，左掌右拂，招招皆取凌震宇要害重穴。

云帚犹如万道利芒银针，密不透风罩住凌震宇。凌震宇适才递出双掌，一袭未果，现在又被云帚所缠，暂时只能游行闪挪。

心中怒火如焚，凌震宇仇恨之色溢现满颊，眉宇间杀机突增。

云华仙姑帚影翩飞，形成白茫茫的一片光幕，她六十四路断门法，尽数施出，十分厉害。

凌震宇一边闪躲，心中一边暗想：

“妖尼，任你尽力施展吧，我还是一定要取你的性命！”意念一毕，凌

震宇身形电转，不躲反迎，双掌倏吐，迅雷不及掩耳，径取云华仙姑面门。

掌出如电，他口中猛喝一声：

“妖尼，少爷不奉陪了，纳命来！”

言讫，云华仙姑暴喝道：

“娃娃！你少猖狂！”

声未落，手中云帚猛扫，直罩凌震宇的顶门而至。“啊！”

凌震宇怒啸一声，身形倏然拔起，双掌运足先天气功，就空疾然一旋，翻掌施出连环掌中的第一式“火雷破山”。“火雷破山”一式，忽然荡开云华仙姑六十四路断门法中的“天残地绝”。

随之，凌震宇疾箭般用出“无极拳”中的一招“无中生有”，径击云华仙姑腰际丹田，继而暴喝一声：

“妖尼，滚你的吧！”

“啊——”

大喝声后，倏闻一声惨叫。

凄厉无比的惨叫，破空而起。

一旁激战未歇的紫服壮汉与女尼，闻声骤惊，风卷狂浪的攻势一懈，跟着起了数声惨噪。

“哈哈……”

云华仙姑被凌震宇无极拳中的“无中生有”，击得身形凌空飞出，她惨叫未止，凌震宇突暴一声狂笑。

狂笑声中，凌震宇如影随形，吼道：

“妖尼，少爷非要你脑浆迸溅，暴尸祭天不可，哈——”

他身形电射，就在云华仙姑身形依然凌空翻滚未落之际，发掌击向她精光的头顶。

凌震宇掌出如刃，吐气开声，“嘿”然声下，“噗”地一声，云华仙姑身形跟着又翻滚逾丈，立时脑浆四溅，落地毙命。

十八、还魂丹 稀世珍品

“啊！啊——”

凌震宇见状后，倏然收掌，身形依然悬空未坠，突然听到身后，水芙蓉等人激战之中，惨叫声此起彼落，不绝于耳。

当下，剑眉一剔，仇恨之色未敛，跟着身形一旋，只见人影一缕如烟，箭矢般地翻落场心，凝目怒视——

原来，水芙蓉与黑、白、红三个奇长无比的怪人，仍然力战数名紫服壮汉和女尼，神风翻翻，掌影敛芒，滚滚如轮。

“啊——”

正于此际，凌震宇昂首一声仇恨、冷酷、残毒的怒啸，冲霄而起，啸声高亢激越，声震林木骤颤，败叶飘落纷飞。

“嘎嘎嘎……”

他啸声未歇，陡然背后打空，传来一声暴笑，其声尖锐难闻，刺耳裂腑。

凌震宇怒啸倏止，旋即转身，展目寻去。

瞬息间，林中红影一闪，场中翻落一人。

此人眼色腥红，短袍及膝，裸足，削腮，突睛，头顶黑发披肩，猿牙毕露，一身骨瘦如柴，肤色黝黑，其状简直是若鬼魅魍魉一般。

“嘎！是他？”

凌震宇展目急视，面色骤变，寒霜倏浓，心下不禁疾忖。

“这老妖怎会来此呢？”

凌震宇心忖及此，红袍老者突然两眼兀转，一扫场中情景后，觑定着，峙立面前而疑色恨容的凌震宇，咧嘴发出一声怪笑。

红袍老者笑声中，望着激战中的黑、白、红三个奇长的怪人，哑声喜道：

“嘎嘎！你们三个臭要饭的真会跑，裘羽那老东西呢？嘎嘎……”

说至此，红袍老者突睛一闪，又咧嘴发出一串怪笑。

凌震宇闻言，脑中忽然得解，忖道：

“难道这三个奇长无比的怪人，与侠丐老叫化子裘羽老前辈有所渊源？”

红袍老者怪笑，转眼望着满面仇色，疑惑的凌震宇，缓步走来。

凌震宇视情，心中怒火高燃，星目中立现煞芒，嘴角和眉宇间，立即浮出一丝冷酷残毒的笑意，暗自运功，蓄势发难。

“呵呵呵……”

而也就在此刻，林空场中，又传来一苍老而沙哑的笑声。

紧接着，一声哑啸，喜极也似地大嚷道：

“傻小子，快点！小伙子跟那丫头片，正在前面树林里呐！”

话声未落，凌震宇星目余光一转，早已瞥见林中蓝影疾闪，转眼间，场中多了一人。

倏又，一条高大的黑影闪入。

“小伙子！你把老婆子找苦了，嗨，还在打呀。”原来，那人正是银拐婆婆麦晋芬，与懒黑虎扁小鹤。懒黑虎扁小鹤，大环眼一瞪，旋视了一匝场中情景，兀自喜极地嚷道：

“凌兄弟，我懒黑虎也参加一份吧！”

语声未歇，倏然伸手“哒啦啦”，一声巨响，突由腰间拉出一条乌光亮

程程的还环擒龙爪来，欺身而上。银拐婆婆麦晋芬一双铜铃眼疾瞪，见势伸手拦住扁小鹊忙道：

“傻小子，等等，别急呀！”

懒黑虎扁小鹊身形一顿，又被银拐婆婆麦晋芬抓在手中。

蓦地——

凌震宇星目尽赤，满面肌肤俱颤，仇恨、冷酷，惨毒的神色剧增，勃然龙吟厉喝一声：

“千手蜈蚣，你还不给我站住！”

凌震宇厉喝甫毕，两眼喷焰地，怒视着面前犹若未闻的红袍老者。

此刻，银拐婆婆麦晋芬，与懒黑虎扁小鹊二人闻言，神情不禁为之大惊失色。

虽然如此，扁小鹊心中，却对这红袍老者，疑团密结，他那双大环眼，炯炯有神地注视着，缓缓步向凌震宇的红袍老者。

而麦晋芬此刻，除了满面惊疑之色外，心中却是暗自嘀咕地想着：

“千手蜈蚣廖大升这老魔，突然现身此地，蓄意何为？难道他……”

麦晋芬思忖至此，突然场中爆喝又起。

“老妖！如你再不住步，可别怪少爷心狠手辣！”

暴喝声落，凌震宇星目喷着怒火。

千手蜈蚣廖大升怪睛一翻，缓慢地脚步，戛然而止。继而，昂然轻狂无比地一抖满头披肩黑发，兀自爆起一串尖锐刺耳泉笑。

凌震宇见之，怒颜倏浓，仇火更炽，星目赤光如焰地厉喝道：

“老妖，你现身于此，有何贵干？”

泉笑倏止，廖大升慢条斯理道：

“娃娃，我现身于此，对汝并无恶意，我只不过想问你一个人……”

他语音未毕，凌震宇急喝道：

“谁？老妖，你想找谁？”

廖大升见凌震宇急道之色，面部肌肤不禁显现出得意的模样，“嘎嘎……”内心里无意中又因得意而发出一串低笑。

凌震宇虽是急迫万千，但他脑海此时却已经疾速地，泛过一幕往事。

他忆起数月前，于赣南马武山区的“蜈蚣峡”中为了救金莲夫人韩静如老前辈的爱徒，被老妖狠毒的一掌，击出他自己所布置的“骨篱蜈蚣阵”，自己险些送掉性命。

凌震宇眨眼之间，想及此事，心中怒火，犹如火山岩浆喷射，满面杀机倏现。

而正待爆起发难之际，千手蜈蚣廖大升，却阴声轻蔑道：

“娃娃！我欲寻找的人，即是那绝色天香的金莲夫人韩静如师徒。”

未待凌震宇答话，他又继续道：

“除此而外，我还要寻找老叫化子裘羽……”

不等廖大升说完，峙立场缘的麦晋芬，铜铃眼暴闪两道精芒，怒喝一声，嚷道：

“老妖，你别妄想了！我老婆子麦晋芬，你是否也要寻找？”

银拐婆婆麦晋芬，这声来得很突兀。

哪怕千手蜈蚣廖大升再阴毒惨暴，闻此声也是心神一怔！

霎时，只觉眼前蓝影一闪，银拐婆婆麦晋芬，已飘身凝立在凌震宇的身

旁。

麦晋芬身形尚未立稳，即听适才银拐婆婆立身之处，“哗啦啦”一声响的懒黑虎扁小鹊，也然抖动着连环擒龙爪，跃身跟至。

登时，场中气氛，倏现紧张，杀机立布！

千手蜈蚣廖大升见此情势，脸色遽变，微撤身形，他万没想到会变得如此敌视，然，怪睛突转，凌芒灼灼，一敛惊容，傲然之色油然而现。

“嘎嘎！”

他唇起牙现，仰首轻慢地又是一声阴笑！

仇火中烧，凌震宇面色冷酷地断喝：

“老妖！你欠少爷的一掌之债，今日要如何偿还少爷？”阴笑倏止，廖大升恨道：

“娃娃，我等下自有解决之法！”

说着，他转目一瞥麦晋芬，阴笑一声，轻蔑至极地道：“婆子，你也想趟这混水不成？”

大环眼一亮，喜悦之色倏露，扁小鹊傻气横溢地咧嘴叫道：

“吓，那太好了！我懒黑虎也要参加一份！”

语毕，转头一瞥身旁的麦晋芬与凌震宇。

此时，麦晋芬和凌震宇，依然怒目暴视，面前的红袍老者。

瞋目切齿，麦晋芬大吼道：

“老妖，你既不怕死，那我们就动手吧！”

言讫，银拐婆婆麦晋芬手中的银拐一摇，已经蓄势等待。

千手蜈蚣廖大升听了，仰首又是磔磔泉笑起来，而笑声中，双袖一抖，身形却疾然后撤了有八尺之多，磔声喝道：

“且慢！我光天化日之下，不愿动手过招！况且，我所寻找的正主未现……”

扁小鹊道：“原来老妖是缩头乌龟，不敢在光天化日下动手。”

廖大升道：“傻小子，随你怎么说吧！”

凌震宇星目电射寒芒，闻言已悉老妖想走，他哪里肯放，当下身形疾然欺进五尺，昂然厉喝：

“老妖，想走？哈哈——追魂客哪里是这么容易打发之人？”

怪睛闪睁，廖大升满面冷笑地道：

“娃娃！想你知道那金莲夫人，栖身所在。不妨，今夜约同那淫妇韩静如前来此林中，一了心愿！怎么？嘎嘎

……”

杀机突增，凌震宇身形倏晃，朗啸一声，面部仇恨、残毒、冷酷地一颤，猛喝道：

“老妖，少爷来向你索取一掌之仇了！”

“了”字甫落，身形已经向前欺去，双掌疾然一翻，径朝千手蜈蚣胸际印至。

廖大升一见，身形电闪，红影一缕，瞬间朝林中遁去。眼看，凌震宇的双掌，印至廖大升的胸际要害，若是击中一定内腑俱碎。

廖大升一招未递，疾身而撤。

“轰！”然声响。

凌震宇的掌力刚一落空，击在廖大升的立身之处，顿时尘埃弥空，落叶

蔓草横飞不已。

凌震宇双掌一击未中，心下暗赞对方的轻功了得。“啊——”

他仰天一声愤怒吼啸，身形箭般，穿林急追而去……就在凌震宇腾身穿林之际，峙立原处的麦晋芬，情急万般地暴喝道：

“小伙子，快回来！小心中了那千手蜈蚣老魔的计！”麦晋芬急喝声毕，凌震宇恍然大悟，豁然疾堕身形，展目朝林中眺望。

凌震宇急道：“婆婆我……”

倏见十丈远处，红影一闪。

“嘎嘎……”

廖大升正得意怪笑起来！

笑声中，却传来他怪喝道：

“追魂客原来如此胆小！嘎，嘎嘎……”

“哼！”

凌震宇星目电射凌芒如焰，身形正欲展臂而起，电追而去之时，倏然感觉肩部被人霍然按住，正好是那肩穴的部位。经此遽变，他的面色心神，俱是一惊。

须臾，凌震宇一惊之色急敛，正想要转首瞥望之际——“哗啦啦！”一声。

懒黑虎扁小鹊，手提着乌亮的擒龙爪，跃身来到凌震宇身后。

此刻，凌震宇已经知道按住自己肩井穴的，正是银拐婆婆麦晋芬。

扁小鹊满目疑色，傻瞪着银拐婆婆，急色疑虑地怪嚷道：

“银拐婆子，你发疯？怎么要制住凌兄弟的穴道？”麦晋芬铜铃眼暴瞪扁小鹊一眼，道：

“傻小子，少废话，给我婆子闪到一边去！”然后她转目朝凌震宇微嗔，轻嚷道：

“小伙子，年轻人火气别太旺，那老魔用的是激将法，难道你一点都看不出？”

闻言至此，凌震宇才打消追踪的念头，心下暗道：“惭愧！”

倏然，凌震宇面颊羞红，愧颜不已！

银拐婆婆见凌震宇面有愧色，微笑地道：

“你明白了吗？”

凌震宇道：

“婆婆！谢谢您即时制住我！但我有些不明白！”银拐婆婆嚷嚷大笑道：“哈哈……只要你这小子不怪我老婆子多事便罢！哈哈——”

凌震宇腼腆道：“怎么会嘛！”

懒黑虎扁小鹊，疑容不解，大环眼乱转，歪脸望定银拐婆婆，傻呼呼地问道：

“婆婆，你刚才这等不讲理地点住凌兄弟的穴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呀？”

银拐婆婆闻言，望了一眼扁小鹊的傻呼模样，心中又好气又好笑，心忖道：

“罢了，罢了！我也拿他没办法！”

然后闪睛怒瞪着廖大升的去向，愠色重重地，轻嚷道：

“小伙子，千手蜈蚣廖大升现在已经去远了！”

说着，语音一顿，她又继续道：

“方才你如果追下去，难免中了老妖的‘销魂蚀骨散’！”

凌震宇道：“销魂蚀骨散？”

“这种销魂蚀骨散，歹毒至极，无论男女老幼，吸入肺腑，皆要欲火焚心，不出半个时辰，定会做出那不堪入目的丑态，以致铸成终身大错！”银拐婆婆麦晋芬，语重心长幽幽地道。

扁小鹊似懂非解地，乱眨大环眼，没有再多问。

凌震宇玉颊微红，他忽然想起被老妖困在“骨篱蜈蚣阵”中，金莲夫人的爱徒翠裳绝色的少女，中了这种销魂蚀骨散痛苦万状的情景。

于是，他星目一转，缓缓说道：

“我实在太冒失了！婆婆，适时教诲，晚辈感激不尽。”

麦晋芬一听，即忙放开按穴之手，抬手拍着凌震宇的臂膀，破颜咧嘴大笑起来。

“哈哈——”

凌震宇和懒黑虎扁小鹊，转睛望着滑稽梯突的麦晋芬，也不禁被引得笑了起来。

扁小鹊依然有些懵懵然，望着麦晋芬逗人发笑的模样，忽然，咧嘴转声傻笑起来，直笑得他，前俯后仰，不可开交。

星眸微展，凌震宇突然一望林中空地上，水芙蓉和云华仙姑门下，忙道：

“婆婆，我们快去看小姑娘吧！”

语声方落，他的身形已起，疾然朝林中空地而去。

闻言之后，麦晋芬和扁小鹊，戛然止笑。

兀自腾身，麦晋芬暴嚷道：

“傻小子，还站在那里做什么！快走呀！”

懒黑虎扁小鹊一听，眨了眨他的大环眼，当下，哪敢怠慢分毫，魁梧的身形，紧随着银拐婆婆的背后，射身疾扑林中空地。

此刻——

凌震宇、麦晋芬与扁小鹊三人，均已悄无声息地，落身林中空地。当下，各自展睛一望场中情景。

忽然，凌震宇回眸一看麦晋芬，但她却犹似未察，没加理睬。

凌震宇又朝场中飞去。

原来，水芙蓉与那黑、白、红三个奇长怪服装扮的人，现在正与那随云华仙姑而来的，数名紫服壮汉与女尼，激战不已。

激战中，依然战声连连，兵器锵然有声，袖影、掌风、剑影，波波闪闪，如群浪，又似骤雨。

扁小鹊“嘿”然一笑，乌光暴闪，一团庞大的黑影，揉身而上。

而他手拿擒龙爪，“哗啦啦”地响了不停。

凌震宇见此情形，满面怒容倏浓，星目暴闪凌芒，突起狂吼一声：

“统统给我住手！”

吼声若雷，激越突兀，声震九霄，撼山裂地！

凌震宇一声吼毕，其声远扬林外。

登时，一场风狂雨骤的激战，却是奇异地骤然一下停止了。

这时候，水芙蓉圆睁杏目，微一转动，娇首微偏，樱口微启，一声娇呼：

“凌兄……”

她纤腰微拧，飘风舞柳一般，疾向凌震宇的怀中扑来。

凌震宇一看，张臂轻搂着水芙蓉的软玉娇躯。

银拐婆婆麦晋芬，脸上绽开笑容，铜铃眼也越发睁大了，她望着面前一双少年，咧嘴的笑一声：“呵呵！”

凌震宇与水芙蓉闻声，连忙分开，羞赧地立好身形，回眸一瞥，只见麦晋芬，面带笑意的望着自己和凌震宇二人。

扁山鹊也是憨态毕露地傻笑着，然而他却是将视线停留在，兀立场中的三人黑、白、红的奇长怪服。扁小鹊偏头朝着麦晋芬，疑容地嚷道：

“婆婆，你着了什么魔了？动也不动，我们不是还要赶回去吗？”

麦晋芬和凌震宇等人，经扁山鹊一阵猛喊乱叫，神智为之一清。

凌震宇电目一扫面前的紫服人，剑眉一扬，喝道：“你们这些鼠辈，现在还不快滚！”

紫服人听了，俱为之一惊，随着转睛朝被凌震宇击裂的云华仙姑尸体望去。

星目一睁，凌震宇又喝道：

“鼠辈，你们再不走，少爷就要出掌来打发你们了！”紫服人闻之，大吃一惊，其中一人轻声说道：

“师父已死，我们走吧！”

一语方落，又有一人颓丧问道：

“请问少侠，恩师尸体，可许我们带回去好好地给她安葬……”

语意未尽，凌震宇怒目一望蜷曲于林中的云华仙姑的尸体，还未回答，水芙蓉骄叫一声，抢应道：

“不成！在场所有的尸体，都不准动！你们如果想要命，就快滚吧！”

紫服人面面相觑，目光面容，俱露一片怨毒之色，然而，却无可奈何，只好作鸟兽散去。

“呵呵呵……”紫服人遁向林中之后，银拐婆婆麦晋芬咧嘴发出一声暴笑。

她笑声未毕，铜铃眼觑定着面前的黑、白、红三个奇长的怪人，微嗔地嚷道：

“好哇！你们三个小要饭的奉了师命前来寻人，不但事未办成，反倒还耽搁了这么久的时间！”

黑、白、红三个奇装的怪人一听，忙趋向前，朝麦晋芬毕恭毕敬，拱手齐声道：

“婆婆，你老人家暂请息怒，晚辈愿任……”说至此，扁小鹊大环眼一转，笑嘻嘻地调侃道：“看你们这副德性，活像阎王跟前的无常鬼。嘻嘻，还不快跪下来磕头？”

三怪人听了，抬头径朝扁小鹊狠瞪一眼。

麦晋芬忙道：

“不用不高兴了。哼，快去将那套什么鬼服脱下来，真不知老要饭的怎么调教你们的！”

黑、白、红三个奇长的怪人，立应一声：“是，婆婆，晚辈遵命！”

说着，倏转身形，径朝林中深处隐去！

凌震宇和水芙蓉，望着三人离去，转首一望麦晋芬，和懒黑虎。

詎料，麦晋芬也正望着他二人，嚷道：

“小伙子！昨夜你姑不是给你约定今天中午会面吗？”恍然大悟，凌震宇忙道：

“是呀！”

麦晋芬仰首一望林空天色，嚷道：

“好了，那我们快走吧！他们都在长塘镇中，关帝庙里等我们呢！”

水芙蓉娇首微偏，望着凌震宇，柔声说道：

“凌兄！婆婆说的极是，时间的确不早了，我们走了吧！”

凌震宇没有回答，他星目倏转，朝云华仙姑的尸体望去，神色间，像是想起什么的……

此刻，银拐婆婆和水芙蓉等人视情，随着凌震宇的目光，均转向云华仙姑的尸体上，脑海都涌起各种不同的想法。

众人呆立，谁也没有发出一丝声息！

林中突然陷入沉寂。

片刻后——

凌震宇转头朝着麦晋芬道：

“婆婆，你老人家，可知那天蝎帮主，铁旗厉灭尘老魔，他为何死而复生？”

凌震宇语毕，星目眨也不眨的，望着麦晋芬，希冀地等待她的回答。

闻言之后银拐婆婆麦晋芬一双铜铃眼，兀突突地，像死鱼般的暴凸着，凝视着凌震宇，倏而又转睛盯着地上的云华仙姑尸体。

思忖一下，麦晋芬咧嘴嚷道：

“小伙子，老婆子想起来啦！”

懒黑虎扁小鹊见之，对着银拐婆婆麦晋芬粗声豪气地嚷道：

“婆婆，我最讨厌吞吞吐吐的喽！做人何不爽快快的，开门见山地说出来……”

双眼暴瞪，银拐婆婆麦晋芬转头逼视着扁小鹊，暴吼道：

“傻小子，你在乱嚷嚷什么？老婆子说话，你懂个屁！”

见此情景，一旁聪颖绝伦的水芙蓉，明眸微转，望着扁小鹊，柔声说道：

“扁兄，你就别打岔，我们快听婆婆说下去吧！”

心中暗骂，扁小鹊口服心不服地道：

“好！我们听着，婆婆，你就快说吧！”

面色一缓，麦晋芬手中银拐一摇，道：

“据我老婆子所知，可能与当年群魔围攻……”

说至这儿，银拐婆婆语音微塞，双眼一瞥静听中的凌震宇，正欲说下去之时——

凌震宇星目一闪仇恨之色，抢言说道：

“婆婆，是否与群魔当年围攻先父之事有关？你说，无妨的！”

点了点头，麦晋芬又道：

“嗯，很可能是的！只因，当年武打中，都在言传你父亲，就在庐山玉老峰中，破土建庄之时，无意中，由峰上挖出一匣上古时代，神农氏尝百草时，所秘制的一种仙丸。”

三人闻之，脸色微怔。麦晋芬道：

“此种仙丸，据说是能起死回生，名叫什么‘还……魂……丹’，我在怀疑，那铁旗厉灭尘，可能伤后，服下此丹，才保住他垂死的狗命！”

惊芒倏现，凌震宇怒道：

“不错！在白家堡的那天夜晚，二姑隐身林中，也曾说及过这还魂丹。”

接着，他厉声又道：

“婆婆，据你所言，这云华妖尼，很可能也有此丹喽？”“喽”字甫出，凌震宇疾然转目朝云华仙姑尸体，怒视而去。

铜铃眼一转，麦晋芬忽然嚷道：

“小伙子，你所猜测的不错，妖尼很可能也有。”“哼——”

凌震宇未待银拐婆婆言毕，怒“哼”了声，星目暴瞪，眉宇煞芒更浓。

骤而，他脸上立刻罩上一层冷酷，惨毒之色，双睛尽赤，昂首暴喝一声，狠道：

“哼！妖尼，你虽然脑浆迸溅，便我还要把你开肠破肚！”凌震宇的狠声厉言未毕，冲腔爆起一串仇恨已极的狂笑！

“哈！哈……”

随着狂笑之声，众人闻声俱怔。

而也就在这个时候，眼见人影倏闪，凌震宇身形疾朝云华仙姑尸体而去。

“妖尼！你这魔婆，活时也没想到，死了少爷还要开肠破肚吧？哈！哈哈……”

直若疯狂似地，凌震宇又厉吼一声。

厉吼之声未毕，他疾伸手向云华仙姑已呈僵硬了的尸体抓去。

“嗨！”地一声。

云华仙姑的腹部，倏裂一条盈尺之长的肠子，登时血水暴淌，五脏六腑尽被掏出。

瞬息，林中血腥气味弥漫，使人闻之欲呕。

这只不过是眨眼间的事，银拐婆婆麦晋芬，水芙蓉和扁小鹊三人，突见此景，双睛不禁暴射惊芒，神情当场怔住。

凌震宇此刻，双手鲜血淋漓，俯头探视，抓出云华仙姑的肠肝胃肺，乱搅不止……

就这时，双睛暴瞪着凌震宇的麦晋芬，转目望着水芙蓉和扁小鹊，轻嚷道：

“这小子，杀得眼红了！唉！老婆子当年，也不过如此而已……”

麦晋芬猛起这种感慨的表情，却使扁小鹊，觉得有些莫名其妙！

有顷，银拐婆婆麦晋芬摇了摇头，对身旁二人急嚷道：

“走，我们也过去吧！”

语音方落，麦晋芬身形倏起，朝着凌震宇而去。

水芙蓉和扁小鹊闻言，已见麦晋芬在凌震宇的身旁，当下二人没有犹豫，疾然纵身，跃向银拐婆婆麦晋芬的身后。

忽然，扁小鹊的大环眼，盯着凌震宇身后三尺处，神色诧异地道：

“你们快瞧，那……那是一颗什么东西？亮晶晶的

扁小鹊大叫着，伸手指向凌震宇的身后。

麦晋芬和水芙蓉听了，均像电闪般，眉目朝向扁小鹊所指处望去，一看之下，目光中一闪惊喜之色。

而凌震宇突闻扁小鹊大嚷后，神智微震，双手摔落云华仙姑的肠肝胃肺，疾然身形一旋，星目暴瞪，鹰也似的目光，射向众人所说之处。

麦晋芬几乎与凌震宇同声惊呼：

“还魂丹？”

“嘎嘎！嘎嘎……”

正于此际，突自众人面前，数丈远的林荫密处，爆起一串刺耳难听的暴笑之声。

凌震宇等人听了，俱是一怔！

笑声未歇，旋即眼前红影倏闪，众人疾展目细看，眉目间，面颊上，寒霜倏布，杀机叠现。

原来，出现在四人面前，是刚才去而复返的红袍老者“千年蜈蚣”廖大升。

千年蜈蚣廖大升，此刻身形昂立如岳，怪睛暴现，闪耀着一种惨毒之色，盯在这颗亮晶晶的“还魂丹”上。

旋即，凌震宇剑眉突扬，星目一闪仇恨之色，厉喝道：

“老妖！你又回来作什么？”

廖大升凸睛暴闪毒芒，满面阴狠地怒吼道：

“娃娃！你没想到吧！嘎嘎——我根本就没有离开林中！”

凌震宇又暴喝道：

“老妖，你到底蓄意何为？是否也是为了这颗……”

未待凌震宇言讫，廖大升磔声道：

“娃娃，我正是为这‘还魂丹’而返！”

凌震宇一听，喝道：

“老妖！休想——”

语声未落，只见凌震宇的身形电射而出，伸手抓向面前晶亮乌黑的还魂丹。

就在凌震宇射身伸手抓向还魂丹之时，廖大升，身形倏晃，红影猛然一闪，轻而易举地朝凌震宇的身形一抖长袖。

跟着，廖大升的身形，也向面前的那颗还魂丹疾射抓去。

凌震宇眼见一抓之势未能如愿，立刻感觉面前的千手蜈蚣廖大升，双袖抖出两股阴风劲飏，疾忙闪身，躲过他阴毒无比的来势。

“啊——”

凌震宇倏发一声狂啸，身形震然凌空八尺，飘身翻掌，径取廖大升抓向还魂丹的身形而下。

千手蜈蚣廖大升，是何等身手，虽然凌震宇的掌风飏然若电，但廖大升的身形疾然旋转，便躲过凌震宇迅雷般的双掌一击之势。

凌震宇一见廖大升，竟然躲过自己的攻击，星目不停暴吐烈焰，倏然身形若电，就空翻掌，又直取千手蜈蚣的胸襟。

廖大升身形未稳，倏见掌势又袭，虽然他有恃无恐，但心中也惊悸不已。

电光石火之际，廖大升冲腔暴吼一声，身形一偏，长袖疾然又向凌震宇俯冲而下的身形，抖出了两股狂飏阴风。

凌震宇一闪，飘坠于地，随之让过老妖袍袖来势，倏又怒喝一声，道：

“老妖，再接少爷这掌试试！”

暴笑一声，廖大升喝道：

“娃娃，你尽量施展吧！”

十九、夺命灯 鏖战双怪

他双睛暴凸凸地，闪射出两道颇为阴毒之色，身形游电一旋，狠道：

“娃娃，我也要给你点颜色看看！嘎——尝尝我僵尸神功的滋味如何？”

凌震宇暴喝道：

“老妖，你来吧！”

一语暴喝甫落，凌震宇身形箭矢般，倏射逾丈，星月火红，觑定廖大升身形，“嘿”然一声，双掌凌空翻出，迅速施出连环掌中的第三式“力转乾坤”。

就在此时，林空突然传来一声娇叱：

“恶魔！廖大升，你也尝尝姑娘的这‘黄蜂毒针’的滋味如何？”

闻言，在场诸人无不神情一怔。

紧跟着，凌空“嗖”地一声，直射斗场而来。

电闪间，凌震宇与廖大升二人，身形各自翻出逾丈，倏然撤身收掌。

凌震宇疾然稳住身形，峙立如岳，闪晶晶见凌空金芒一道，电也似地，径射向廖大升的面门。“嘎！”

眼看金芒已至面门，廖大升忙抖长袖，启口一声惊呼，身形捷迅一仰，疾射林中荫密之处而去。

就在这瞬息间，林中突又传来一声娇叱，怒喝道：“老妖！休想逃脱姑娘手中的黄蜂毒针……”凌震宇与麦晋芬等人闻声，都循声望去。

目光落处，倏见一条翠裳人影，捷然电射廖大升逃遁之处。

孰料，就在翠影追寻而去之际，林空兀自翠影一闪，飘下一个人来。

刹那，众人已经看清来人——

剑眉微轩，凌震宇朗声唤道：

“韩老前辈……”

原来，这突然出现林中的人，就是“金莲夫人”韩静如。

此刻，她听凌震宇一声呼唤，当下她并没有答话，只微微略点螬首。

继而，她秀眸电转，一扫场中情景，面色凝沉，黛眉紧锁，神情倏罩寒霜，忽地转目注定了凌震宇立身处，云华仙姑的尸体。

这时候，林中寂静无声。

刹那，韩静如转目望着凌震宇，启唇问道：

“凌少侠，这骚尼被挖胸剖腹，可是被你……”说话间，她伸手指着云华仙姑被剖腹后的惨状尸体。凌震宇以及在场的银拐婆婆麦晋芬、水芙蓉和扁小鹤三人，经金莲夫人韩静如猝然一问之下，神色都不禁为之一怔。

然而，凌震宇却未待语毕，忙自会意，昂然答道：“云华妖尼，正是晚辈击毙。”

金莲夫人闻言，秀目倏显悦色，面颊又浮现出笑意，她收回纤手，转目望着地上的那颗黑晶乌亮，核桃大的“还魂丹”。

跟着，众人的目光也自投射过去。

在每个人的脑海中，均似是思忖着什么。

众人眨也不眨地在注视着，那颗晶亮乌黑的“还魂丹”。

恍然大悟，韩静如望了凌震宇等人，急问道：“这颗可是还魂丹？”

凌震宇星目觑定金莲夫人，毅然地点了点头，道：“是的！”

黛眉微轩，韩静如又道：

“可是在骚尼的腹中寻出？”

凌震宇正欲答是之际，水芙蓉一旁抢道：

“不是的！”

说着，水芙蓉明眸朝云华仙姑的尸体一瞥，杏目圆睁地又望着韩静如，娇声说道：

“云华妖尼，可能还来不及服用，就让凌兄一掌击毙了！”韩静如听到这儿，她早将水芙蓉看清，接着唇角初绽，似是颇为心慰地，朝向水芙蓉微一点头。

然而，她又目不转睛地，望着水芙蓉，微微一笑，问道：

“丫头，你可就是那武林中人称的‘玉女神笛’……”水芙蓉听了，面含笑容，杏目一闪喜悦之色，忙自螭首微点，接着轻垂螭首，矜持之态毕露。

金莲夫人韩静如见此，笑意犹浓，很欣赏地自语着，道：“嗯！的确不错……”

而扁小鹊呢？

他总是傻呼呼的，仿佛对这里所有的一切事，难以反应过来，大环眼兀转着，时而望望韩静如，时而看看凌震宇，不知所措地站在众人间。

银拐婆婆晋芬这时，也憋了很久，又起了发言瘾，两个铜铃眼，望着韩静如，咧嘴笑嚷道：

“好啦！我老婆子被你们这阵紧张的样子，给闷死了！”未待麦晋芬语毕，韩静如忙道：

“麦老姐姐，请你暂且忍耐片刻，我还有一事相告……”

麦晋芬闻之，戛然止住暴嚷之声，神色又一闪惊容，情急地轻嚷道：

“还有什么事？”

韩静如面色凝沉，一瞥凌震宇和水芙蓉，忙道：“天外飞煞聂元霸，已遣群魔前赴开封，围歼北派‘丐帮’总坛……”

银拐婆婆听了，一双铜铃眼，暴闪杀芒，神色倏然一紧。

凌震宇和水芙蓉、扁小鹊，面色疑容密布，兀自望着韩静如。

韩静如一顿，紧接着，愠容又道：

“现下，大家都在长塘镇会齐了！”

说到这里，一望凌震宇，又道：

“凌少侠，你恰恰和银拐婆婆赶赴长塘镇，我还要赶去看看贞儿与那千手蜈蚣廖大升交手的结果如何！那老魔惨毒无比，我实在有些不放心的！”

语意忽顿，她面色又现出忧容，目扫众人，忙道：

“我先走了！”

只见她身形电闪，语声未落，电光石火一般，人早已隐向林深之处而去。

“金莲夫人”韩静如的身法之迅，已达令人不可思议的境界。

众人目送韩静如去后，麦晋芬一敛惊疑之色，铜铃眼暴瞪，嚷道：

“小伙子，快将还魂丹拾起，我们赶快前往长塘镇吧！”

凌震宇星目电射两道精芒，当下毫不迟疑，上前拾起还魂丹，伸手递给水芙蓉，道：

“蓉妹，你收下这颗还魂丹，我们……”

此刻，麦晋芬又不耐烦，嚷道：“小丫头，快点收下，扭扭个什么劲呀！”

说着，回头望了眼，懒黑虎扁小鹊，见他目不转睛地，直望着凌震宇与水芙蓉，咧嘴嚷道：

“傻小子！还看什么？快走啦！”

麦晋芬语音未落，旋身伸手，抓着扁小鹊的臂膀，直扑林外而去。

这时，水芙蓉已将凌震宇递来的那颗还魂丹，很快地用一条轻纱罗帕包起来，收于襟内。

眼看麦晋芬消失林深之处，所以凌震宇忙自催促一声：“蓉妹，我们走吧！”

水芙蓉闻声，杏目一亮，螭首微点，道：

“好的！”

二人飘身直奔麦晋芬的去向。

林中突地响起麦晋芬的一声暴喝：

“好你三个小兔蛋，怎么，还不快回长塘镇？”电闪间，凌震宇与水芙蓉闻言，循声望去，只见不足十丈之处，麦晋芬与扁小鹊忽然止步不前。

原来，就在他们二人面前，正峙立着三人。

只不过眨眼之间，凌震宇和水芙蓉，已飘身来至麦晋芬身旁，停住身形。

当下，仔细一看，只见横拦在银拐婆婆麦晋芬面前的三人，皆是一式服色——破的青色短装，千疮百孔，鹑衣百结，蓬头垢面的年轻叫化子。

三人身形奇长，面容特异，猴腮，尖嘴，细眼，招风耳，扫帚眉，目光中，都是堪然有色，两旁太阳穴，高高凸起，行家一看，即知都是武林中，颇且有火候的人。

而那三人背后，各自背负着一个青色布包。

未待二人答话，银拐婆婆麦晋芬转头对着，来至身后的凌震宇和水芙蓉，轻声道：

“这三个小要饭的，小兔蛋，就是老要饭的‘侠丐’裘羽的高足！”

说着，她铜铃眼疾然一转，似朝凌震宇和水芙蓉，轻道：

“也就是适才装神弄鬼，帮助你们大打出手的三个小兔蛋！”

银拐婆婆麦晋芬说说嚷嚷到此，突然地一“哼”，转目瞪着面前三位小要饭的，伸手指着凌震宇和水芙蓉，倏又嚷道：

“这是追魂客凌震宇。这小丫头，即是‘玉女神笛’水芙蓉！”

紧接着，又道：

“好了，我们走吧！你们三个装神扮鬼的小兔蛋，现下不要罗嗦，有什么话，我们边走边说！”

经过银拐婆婆麦晋芬大嚷大叫的，总算也为他们介绍了一番。

凌震宇和水芙蓉，当下面含微笑，径朝三人抱拳，衿衽、行了个礼。

于是，三人也自迅速地拱手，通报了各人姓名，绰号。而也就在这时，麦晋芬又大嚷道：

“傻玩意，怎么？睡瘾又犯了？”

众人闻言，朝憨立在麦晋芬身旁的懒黑虎扁小鹊望去。扁小鹊睡眼朦胧，愣在那里想打盹。

众人见之，皆不由莞尔一笑。

麦晋芬瞪了眼嚷道：

“好，你就在这儿睡吧，我们大家走啦！”

她语音未歇，身形倏晃，展臂一振双袖，扑身向着林外射去。

凌震宇星目一扫，转眼觑定扁小鹊，道：

“扁兄，婆婆已经动身了，我们也快走吧！不然……”扁小鹊不由一惊，

暴睁着大环眼，有些惶恐地大叫道：“什么？银拐婆子走了！”

凌震宇点了点头，没有说话。

水芙蓉嫩颊含笑地道：

“扁兄，你还不知道呀？”

扁小鹊大环眼，眨呀眨的猛点头道：“一定又是这老婆子整我！”

水芙蓉道：“不是的，是你在打盹，所以婆婆就先走了！”这时老叫化子裘羽的三个门徒，都是忍不住地大笑起来，六只眼睛望着扁小鹊，恐怕错过好戏似的。懒黑虎扁小鹊大环眼突然又暴瞪着三人，脸上倏起愠色，怒喝道：

“小要饭的，你们笑什么？”说着“哗啦啦”一抖连环擒龙爪，“霍”地一声，一道乌影暴闪，不分青红皂白，径朝三人顶门砸去。三人笑声未止，身形电飘，转身直向林中窜去。忽然，即是五丈开外，三人同声大喝道：

“傻大个子！你能追上我们，我们就拜你为师！哈哈扁小鹊一见一爪下去，竟然被三人躲过，心中不禁气呼呼，遽地一怔。

“来呀！有种打人，没种追了？哈——追呀！我们的憨师父！”

孰料，三人先后奔向林外，还转头小觑调侃扁小鹊不止！

扁小鹊脸色一沉，瞪眼咧嘴，气得说不出话来。半晌，他猛吼一声：

“好你们小臭要饭的，我扁小鹊，就是不信邪！非要你们给我矮下半截去不可！”

扁小鹊大嚷大叫至此，扭脸瞥了眼凌震宇和水芙蓉，又傻嚷道：

“凌兄弟，走！”

“走”字未落，身形疾如电射，衔尾直追而去。凌震宇与水芙蓉，见此情形，互视一笑。

水芙蓉笑道：

“凌兄，我们跟上去吧！”

凌震宇也含笑地，望着前面追去的扁小鹊，忙自说道：

“蓉妹，我们走！”

言讫，二人又是微微一笑，这才射身朝林外追去。

林外，望眼竟是一条直坦坦的黄泥官道。

仔细一看之后，就见官道上，黄尘缕缕，迷腾腾地，飞扬不止。

而不时地，尚可听到扁小鹊大嚷乱叫的声音，频频不绝。

此刻，时已晌午——

而晴朗的天空，却显得格外的碧蓝，灼热如焰的阳光下，除了银拐婆婆麦晋芬一行人疾走之外，旷野间，哪有半条人影。

这时，他们所行的，是一条南北向的官道。

不消多时，他们已接近了长塘镇的南端。镇南之处，是一片偌大的松树林。

麦晋芬和扁小鹊二人，斯时均已穿林而入，身形隐没在这片沉郁郁的松林中。

长塘镇的那座关帝庙，就在这松林外的镇南，孤零零地峙立着。

凌震宇和水芙蓉，疾行着，也已抵达松林之外。二人疾如箭矢般的步履，顿然缓慢了下来。

虽是如此，二人自身，也已进入林中。

林中，是静悄悄地，树影泻地成荫，密枝遮空掩日，一片清凉之感。

突然，凌震宇星目暴闪，扬眉朝前面直坦的官道望去。

登时，他忙自阻住贴身而行的水芙蓉，脸上倏露疑色。

猝然煞住身形，水芙蓉黛眉一微蹙，已然会意，略昂螭首，径自凝神，眺目沿着官道向前望去，玉颊也显现疑容。

正于此际，蓦闻官道左方，约莫十丈远处的林荫深处，爆起一声裂帛似，怒喝之声。

“独脚老魔，现在人已经过去了，我们再比下去吧！”

“嘎嘎……”

这声裂帛似的怒喝甫毕，紧接着，是一声苍老的泉笑，笑声回空远扬，刺耳难闻，林木嗡然不止。

倏忽间，适才怒喝之声，又道：

“独脚老魔，你可要留神了……想你应该知道我老姬，这四四一十六盏‘黑色夺命灯’的厉害吧！”

闻言至此，凌震宇与水芙蓉，神色遽变，目光中，怒焰喷射，两眼瞬也不瞬地，盯着发话之处。

二人心中，各自忖道：

“怎么，这老魔婆屠慧君，又出现在此？而那被称为‘独脚老魔’的又是何人？”

电忖至此，林深之处，陡又传来一声苍老而沙哑的怪喝声道：

“屠婆子，你尽管全力施展吧！我曲太平接着也就是了，嘿嘿……”

接着，竟是一串冰冷的阴笑之声。

怒喝一声，屠慧君再吼道：

“独脚老魔，你少嚣张，刚才一掌相试，你已口吐鲜血，哼！若凭那三只脚的功夫，就想与我为敌，你还差得远呢！”

勃然大怒，曲太平喝道：

“姓屠的，别尽嘴上逞能！”

曲太平声毕身起，猝然发招，飘空一滑，电疾般扬手，一道银芒，砸向屠慧君的面门。

“嘎嘎……”

夜叉女屠慧君见势倏发泉笑，身形疾闪，让过迎面而来的一道银芒。

屠慧君就在一闪之际，身形斗然斜飞而起，一双黝黑如爪的手掌，霍然推出，攻向曲太平的胸际。

此时——

凌震宇和水芙蓉，早已是潜身隐在，一株繁枝密叶的古松树上。

星目明眸，全神贯注凝视着，林中激战的屠慧君与曲太平。

经过片刻，仔细看下，凌震宇和水芙蓉，已看清林中斗场上的形势。

“夜叉女”屠慧君，这时的穿着打扮，依然如故。

而那被称为“独脚老魔”的曲太平，却是位只有一条腿的老人。

身着一袭青色衫裤，而其右腿，自臀部以下，全然断去，那支多余的裤管，齐自断处，打着一个死死的结。此老银须白发，而唯独面部肤色，呈现着一片赭红，双目精光若炬。

他独脚峙立，右臂腋下，拄着一根齐足支身的铜拐子。

忽见屠慧攻出的双掌，疾然印至曲太平的前胸。

“嘎！”

曲太平一声惊呼，单足点地，腾身斜飘三尺，刚巧躲过来势，身形微拧些许，左掌右拐，“呼”地声起，同时之间，黄芒泻地，掌拐并施，径袭夜叉女屠慧君的腹部要害。

屠慧君十分机警，见势之后，一声厉啸，身形不退反进，翻掌迎势挥出。

一个落身出拐，一个翻掌去迎，刹那之间，掌影翻滚，黄芒密布，各自施展着特异超凡的武技，力拼激战不已。

凌震宇和水芙蓉，静静地屏息凝视着，竟忘了去关帝庙。

晌午时分——

长塘镇，在火毒的太阳光下，街道上空无一人，形同死城。

蓦然，镇南端的官道上，出现了几条人影，疾行着。

霎时，突来之人，鱼贯地闪入了关帝庙中。

来人正是那麦晋芬和侠丐裘羽的三个高足，以及懒洋洋的扁小鹊。

长塘镇的关帝庙，进门之后是个占地数丈的天井，迎面是座不很雄伟的大殿。

殿旁各自侧庑三间，其余也就只有迎门的那口巨大的铜鼎，以及庙墙周围几株矗立的老杉树。

虽是如此单调，但那座大殿却也是鳌角飞檐，红墙绿瓦。

这时殿中，神龛之下的供桌两侧，成雁翅形的坐着几位身份非常特殊的人物——

左首坐的，乃是五个年逾六旬以上的老者，俱是银须白发。

按其顺序，第一位而坐的，是位银灰长袍的瘦小老人，其人双目炯然如炬，白发飘萧，慈祥满面。

第二位，是个身形略高，黑绸长衫的老人，背背蟒皮鞘的一柄长剑。

第三位，是位蓬头垢面，眯缝细眼，鹑衣百结的老叫花子。

第四位，是个身穿八卦袍，道装的老人。

第五位，是位头戴方巾，温文儒雅的老人。

他们是谁？

关外七禽叟，关东五剑之首英中坚，侠丐裘羽，昆仑斗牛观的玄真道长，以及青城妙手华继佗。

而那右首端坐的，却是两位白发萧萧的老妇人。

一个是面无表情，身着红衣，手持翠玉笛，在玉笛旁，正蜷曲地睡着一只红羽鸚鵡，她的背后，斜背着一柄绿鞘的长剑。

另一位，即是位面貌其丑无比的黑衣老妇，其身形却甚高大。

她们又是谁？

南海门“普陀神尼”的首徒，“火凤凰”凌世音，与苗疆蛊母。

这时，银拐婆婆麦晋芬与那侠丐裘羽的高足三人，及懒黑虎扁小鹊，身形甫稳，横列在大殿的外面，均是昂首闪睛，朝向大殿之内电视而来。

而大殿中，端坐的七人，也是双目电转，眼前人影闪处，顿时已将来看清。

斯时，银拐婆婆铜铃眼一翻，兀自对着殿内几人，咧嘴嚷道：

“嘿！你们几个可够安逸的！我老婆子带着三个小兔蛋，可把腿都跑断了，现在是口干舌燥……”

“哈哈……”

麦晋芬大嚷乱喊至此，蓦地殿内爆起一声朗笑！

“嘎”地一声，人影一晃，即见殿内迅若闪电般蹿出一人。

眨眼间，来人峙立面前，突地大笑道：

“哈哈！老婆子，你辛苦了！我老要饭的，在此为你陪个不是！”

言讫，麦晋芬猝地身形腾空，“霍”地一拐，径朝前来迎接的老叫化子裘羽，拦头打去。

老叫化子裘羽，似是预先料到银拐婆婆麦晋芬有此一手，当下，他哪敢怠慢，眼见麦晋芬的一拐之势，已临头顶，身形电旋一转，滑步闪至一侧。

而老叫化子裘羽，就在闪身之际，口中倏发一声惊呼道：

“老婆子，你这人真是无情无义……”

老叫化子惊呼语顿，目光一扫痴立傻笑的懒黑虎扁小鹊，突地面上遽现疑色，转目觑定着麦晋芬急问道：

“老婆子！那凌少侠和水姑娘呢？”

麦晋芬刚才一拐猛击，也不过是和老叫化子开玩笑而已。

银拐婆婆一拐落空，身形就空一拧，眨眼倏射殿内，扭脸一瞥侠丐裘羽，咧嘴笑个不停。

立时——

麦晋芬落坐在苗疆蛊母的身旁，迅捷地笑声未敛，一扫禽叟等人，轻嚷道：

“那小子与丫头片，在后面呢，可能马上就到了！”

众人闻言，面色微地一松。

老叫化子裘羽，望着银拐婆婆大嚷大叫的模样，也无可奈何地笑了，他轻摇了摇那犹似鸟巢的脑袋，而后招手示意扁小鹊等人入内，而自己也缓步珊珊地，回到原位坐下。

麦晋芬未见金莲夫人韩静如师徒，心知追踪“千手蜈蚣”尚未返回。

于是，她纵眼一望殿外，仍未见到凌震宇和水芙蓉来，虽然心中狐疑万分，但她略一缓神，即将寻觅他们二人的经过，大嚷着述说了起来。

此时，殿中所有在坐的人，都是聚精会神地聆听银拐婆婆侃侃而谈。

就连老叫化子裘羽身后，凝立的三个小要饭的，此刻也不敢稍有旁鹜。

而那懒黑虎扁小鹊，这会儿，立在青城妙手的身后，早已是鼾声大作，进入梦乡多时了。

但在镇南外的松林中，激战仍然进行着。

夜叉女屠慧君，与独脚老魔曲太平的激战，遽然忽转激烈，瞬息间已过三十招。

屠慧君身形凌空，趁此身形疾坠之际，双睛阴毒地一转，拦手一道乌光，“嗖”地破空之声，径射曲太平的眉心。

曲太平见势，厉喝一声，身形右欺，左掌迅然挥出，飏然一股掌风径朝袭面而来的一盏“黑色夺命灯”劈去。

屠慧君见宫灯偷袭，又是未奏功效，倏咧嘴一阵狂笑甫落，怒容立浓的凌震宇，冷酷仇恨地大喝道黄齿尽脱的干枯嘴唇，仰天厉啸一声。

“啊——”

她啸声未消，身形倏又电射，双掌猛翻，直印曲太平胸际“华盖”。

凌震宇和水芙蓉此刻，依然星眸凝视地，注定着激斗中的二人。

蓦然，水芙蓉螭首微转，玉颊满泛疑色，黛眉轩动着，瞥了眼凌震宇，只见凌震宇星目炯炯，凝神注视的模样，她面现笑意，娇躯微倾，樱口凑在

凌震宇的耳畔。

继而，她轻声鸚语地道：“凌兄，这独脚老人十分了得，武功造诣竟与屠老魔婆相差无几！”

凌震宇闻言，迅然微转星目，朝她颌首作答。倏忽间，场中情形骤变——

“嘎嘎……”

屠慧君刺耳鼻笑倏起，身形飘闪若电，掌风飒然，弥空飘枝旋叶，尘砂腾飞，顿时即成迷濛一片。曲太平左掌右拐，翻滚如轮，拐芒闪闪，黄芒突炽。陡然，翻腾中的屠慧君厉喝道：

“独脚老魔，你我都已是逾百之人，心地为何这么狭窄？”

曲太平未等她言毕，厉喝道：

“少废话！”

然屠慧君却不理，继续道：

“武林秘图，虽被你们‘新疆双怪’舍命获得，但老妪我也加入你们寻宝行列……这难道会是过分了吗？独脚老魔，你说！”

言讫，曲太平仅怒“哼”一声！

二人手下招势，仍然没有停息，他们丝毫也未迟滞，仍是招招狠猛，怒吼之声连连，掌风飒然，拐影电闪。尘砂飞扬，枝叶回空……

屠慧君的厉喝甫落之后，凌震宇和水芙蓉听了，心神俱怔，疑念丛生。

“‘武林秘图’，难道又被这独脚老魔获得？”凌震宇剑眉微蹙地电忖着。

而水芙蓉的芳心中，这时，又何尝不是如此想呢？忽然，水芙蓉杏目圆睁，转睛望着凌震宇，轻声说道：“凌兄，这‘新疆双怪’是……”

凌震宇灵光一闪，似是想起什么，忙自悄声说道：“新疆双怪的另一位，可能就是那‘断肢三娘’于心梅！”凌震宇语声方落之际——

嗔自切齿，屠慧君猛吼一声：

“老妪之言，你答应不？”

狰狞无比，曲太平喝道：

“狗婆娘，我看你是痴人说梦话！”

惨笑一声，屠慧君怒道：

“那可就别怪老妪心毒手狠喽！”

横肉紧绷，曲太平怒道：

“尽管来吧！告诉你断肢三娘为了幅武林秘图，初受内伤未愈，栽在你歹毒的夺命灯之下，嘿——但你休想对我如何！”

青筋突暴，屠慧君吼道：

“未必吧！老妪二盏夺命灯，取你老狗性命！”接着，屠慧君一声鼻笑，身形倏射，凌空逾丈，抖手一道乌光，厉吼道：

“独脚老魔，接着吧！”

她语音未毕，抖手而出的那道乌光，径临曲太平的面门。

“嗡——”

就在屠慧君抖手飞出一盏铁宫灯之际，同时左方一株古松下，嗡然声响，滑空一道红芒暴射，直取夜叉女屠慧君背后腰际的右“老堂”。

屠慧君立觉背后有异，厉吼声下，身形倏起，旋目一瞥之下，不禁毛骨悚然。

独脚老魔曲太平此刻已是无暇旁顾，眼见迎面而来的乌光，已临盈尺之距，心惊胆寒之下，双肩电晃，撒身后退之时——

“哎——”

场中爆起了两声惨嚎。

“呵呵……”

惨嚎声中，适才发出那道红芒的古松下，兀自发出一串凄厉抑郁的惨声狂笑。

显然地，夜叉女没有闪过背后突袭而来的，那红芒暗器。

而曲太平，也无疑地中了屠慧君，那盏乌铁宫灯。

这刹那的动作，都快似电光石火！

屠慧君嚎声未歇，身形已经凌空，只见她扬手“霍——霍——”，乌光二道，电闪般，径朝偷袭的古松下飞射而去。

凌震宇和水芙蓉，经此片刻遽变，均自惊目电扫，只见古松之下，人影一闪，口中闷“哼”一声，身形萎顿，一个白发飘萧的老婆婆，困乏地倒了下去。

屠慧君凌空的身形，也不禁一滞，直泻而下，转目一瞥曲太平，凶芒暴闪。

曲太平见势，独腿迅然点地，扑身一道黄芒，直砸屠慧君的面门而来。

屠慧君面现狞容，身形闪过一招，大喝道：

“独脚老魔，老妪今夜就算栽了！”

她语意未尽，曲太平气忿填胸的一言未语，欺身递拐又已攻至。

屠慧君一看曲太平，蓄意相拼，同归于尽，视生命而不顾，当下厉喝一声：

“住手，独脚老魔！”

说也奇怪，屠慧君一声喝毕，曲太平拐势突敛，身形前倾，踉跄不止。

独脚老魔曲太平，目光如电暴闪，独脚铜拐，猛然一煞住，停止身形，赭红的面色，已呈苍白，胸际起伏未定，咧嘴溢出一股紫黑鲜血，染襟濡流。

屠慧君面泛一丝冷笑，展睛望着曲太平，语气微弱地道：

“独脚老魔，你现在已中了我老妪的黑色夺命灯，如果不即时运功调息，你命就休了！纵然……你有秘图，又有何用？”

闻言，曲太平神情，微微地一缓，倏又怒视着屠慧君，疾喝道：

“屠老婆子！啫啫……你可知道你也中了，我老伴的‘子午闷心钉’吗？”

屠慧君双睛微露惊芒，愠意盈然地道：

“我知道，断肢三娘的‘子午悄心钉’的厉害，但

未待屠慧君语意吐尽，曲太平神情倏露一丝悦色，铜拐猛然砸地，双目杀机突炽，仰首猝喝一声：

“屠老婆子，老夫跟你拼了！”

说着，他声未了，身形顿然猛射，铜拐扬处，黄芒一片，飞身直砸屠慧君的顶门。

也就在曲太平飞身逾丈之际，身形猛然就空一翻，重心突失一般，铜拐黄芒突敛，疾坠而下。

“砰”地一声，摔落于地。

他挣扎着，挣扎着缓缓地立起身形，他的面部肌肤遽然地颤抖着，痉挛了起来。

二十、鹬蚌争 渔翁得利

屠慧君就在曲太平飞身直扑时，她本能地滑步撤身，闪入松林丈远，展目一瞥曲太平，她不禁面泛一丝喜色。

顿时，身形微微依在一株古松之下，盘膝端坐了下来。

瞬息之间，曲太平的颤抖状态，已趋激烈起来，他颤巍巍地，胸际起伏遽增，张口又已溢出，一股色若漆黑的鲜血！

“噗！”地一声，身形疾然栽倒于地。

“嘿嘿……”

此刻，屠慧君的面部笑意犹浓，她伸手入怀，掏出一支白色玉瓶，忙倾一粒红色丹丸，塞入口中。

而凌震宇与水芙蓉，经此刹那遽变，神色间俱是一紧，星眸中均泛一丝喜悦之色。

水芙蓉娇躯微顿，黛眉一扬，靠近凌震宇，杏目微转，望着凌震宇注目凝视对面丈远坐着的屠慧君，而他对于水芙蓉，这刻的举止，皆浑然不知。

她见此情景，樱唇微启，轻“哼”一声，杏目注定了屠慧君愠言说道：

“凌兄！待我将这魔婆除去算了！”

她语音未毕，倏然纤腰微拧，弓身一弹，疾迅地，跃离隐身古松，飞身电射屠慧君端坐之处。

“唰！”然声起，长剑已经在握。

闻言之刹，凌震宇星目疾转，心湖突荡起一丝意念，兀自暗忖：

“蓉妹本意虽是为武林除害，以祛后患，但却有违侠义行为……”

电忖间，凌震宇思维突止，展目一望，已见水芙蓉身形，欺向屠慧君的顶门。

凌震宇毫不迟疑，身形倏晃，凌空斜射，同时暴喝一声：

“蓉妹！不可如此，这种举止实非我侠义中人所为

他身形未坠，喝声已毕。

水芙蓉听了，她本欲抖剑削去屠慧君的项上首级，顿然念头电转，初念已消，凌空身形一旋，轻如飘絮般，坠落在屠慧君的身旁。

继而，疾展杏目，瞥向屠慧君的面容而去。

屠慧君此刻，却是木然端坐，轻合双眼，对此刹那场中转变，浑然未觉。

眨眼间，水芙蓉注定了屠慧君的合目，微闪一丝异色，芳心中已然知焉，屠慧君无疑的，正在运功疗伤。

不错，屠慧君正是满面沉凝，潜神摄虑地，运功调息着。

此时，她已进入了一个至深至奥，物我飘渺的境界，她的心胸脑际，只有混沌一片，毫无一丝知觉。

水芙蓉默然未移地，婷立在屠慧君的身旁，双睛怒色未歇，她暴视着屠慧君的动态，她像是想发现什么奇迹似的，目不转睛。

而这时的凌震宇，已飘身在独脚老魔曲太平的身旁，他星目如炬地电注着，已气绝身亡的尸体，微怔神之刹——

霍然，他脑海倏泛一个念头，兀自急忖道：

“那幅激起江湖狂澜的秘图，正如屠慧君所说，已被这新疆双怪取得，如果，她所言属实，那秘图定藏于这独脚老魔的身上！”

凌震宇思忖至此，忽然又想道：

“新疆双怪？啊！恩师曾经说过此人，新疆双怪乃为边陲武林败类，武功诡谲，心狠毒辣无比，一向行事，均随着自己的喜怒，实为武林两大魔星……”

心念至此，凌震宇星目中倏闪精芒，怒容立罩双颊，他也未及思考，疾然近前一步，俯身出手抓向曲太平的胸际衣襟。

“哗——”地声响，游空未绝。

曲太平胸前的衣襟，已被凌震宇的一抓之势，撕裂一条盈尺长的口子，胸肤惨白外露。

凌震宇星目电闪，一道精芒，脸上突现悦色，两眼迅然移至曲太平胸腹间的右侧。

那里面有一个玄色绸布小方包。

是在凌震宇抓裂曲太平胸前衣襟时，所滑落的。

凌震宇俯身拾起玄色绸包，迅速地将布包展于眼前一看！

果然不错，呈现于眼前的正是那幅人人欲得之的秘图——一张方形的金色绸布，上面绘有一幅山水墨画。

凌震宇垂目视毕手中的那幅秘图，转目一瞥水芙蓉，只见她仍婷立屠慧君身旁，凝目默视着屠慧君，静坐调息的神态，似是恐她潜踪逃逸一般。

而凌震宇所有的举止，她都未察觉。

凌震宇看了，暗里一笑，朗声唤道：

“蓉妹！”

水芙蓉闻唤，神情斗然一惊，疾转娇躯，展目朝着凌震宇望来，面容微怔。

登时，她秀靥初绽，樱口微张，娇声喜道：

“凌兄，那幅人人欲夺的秘图……”

凌震宇星目含悦地，微一点头。

水芙蓉轻盈一笑，微晃娇躯，纵身跃至凌震宇的身旁，黛眉轩动，杏目圆睁，细看之下，果然是她曾得之以失的那幅秘图。

凌震宇立时伸手将秘图递给水芙蓉，忙道：

“蓉妹，此图还是请你暂留身边，等我们到达长塘镇时，你再转交给……”

语意至此，凌震宇立将话语顿住。

水芙蓉微转螭首，一瞥凌震宇，芳心已悉其意。

凌震宇的星目，正暴瞪着，一旁古松下，蜷曲身亡的“断肢三娘”于心梅。

当下，水芙蓉也自展睛望去。

新疆双怪中的断肢三娘于心梅，身着蓝色衫裤，满面苍白如纸，皱纹叠叠，白发飘萧，右臂衣袖，齐肩之处，也正如独脚老魔一般，毫无差异地打着死死的一个结。

此刻，她面部的五官中，耳、鼻、口、眼，均自溢出一股漆黑的鲜血。

胸部中了一盏铁宫灯，早已是乌血淋漓，丧命有些时间。

而使凌震宇凝神注视的，除此之外，奇特地，却是在断肢三娘于心梅的身旁，倒地放置着一柄红鞘金柄的奇古短刀。

双目陡亮，凌震宇转目说道：

“蓉妹，那柄短刀你看见了吗？”

水芙蓉闻言，螭首微点，杏目未移地又朝着那柄短刀望去。

心中微喜，凌震宇又道：

“蓉妹，你过去将短刀取过来一看，顺便把那魔婆襟内搜一搜，是否还有武林珍宝？”

水芙蓉不等凌震宇说完，娇躯倏起，应声扑去。

须臾——

水芙蓉飘身返回，纤手递过一柄红鞘、金柄的奇古短刀。凌震宇星目一瞥短刀。

水芙蓉却道：“凌兄，怎么样？”

而凌震宇似乎中了邪似的，脸色剧变，寒霜立布，目闪煞芒，眉宇间，面颊上，骤然浮现一层仇恨、残毒、冷酷的神色。

接着，他怒火高燃，厉喝一声：

“蓉妹，这是‘赤霄寒匕’！”

凌震宇一声厉吼，声发猝然。

水芙蓉闻言视情，惊悸不已！

她身形微晃，娇躯撤出三尺，疑惑迷惘，杏眼圆瞪，望着凌震宇，芳心狐疑万种，忐忑不安。

凌震宇仍是面容残毒、仇恨、冷酷地剧变着。他面部的肌肤，抽搐地、颤抖着，扭曲着。

是仇？

是恨？

“哈哈——”

他星目愤怒，已呈赤红之色，他疯狂也似地，仰首爆出一串冷酷的狂笑！

他，疯狂地，狂笑着……狂笑着……

笑声中，他伸手掏出那本视如第二生命的“阎王帖”来，径朝着疑容犹浓的水芙蓉展开。

他星目凝视着水芙蓉，依然是疯狂地狂笑着，他怒火焚心地颤抖着身躯。

良久——他雷鸣也似地，狂吼道：

“哈哈——蓉妹，哈哈——你过来看看，我‘追魂客’所持的这册群魔签下的‘阎王帖’，黑名单中，第六名是谁？哈哈——”

水芙蓉一面看着阎王帖，一面惊悸地念道：

“赤霄寒匕……”

凌震宇咬牙切齿，狠狠地道：

“不错，是‘赤霄寒匕’！哈——这个老魔死得太便宜了！哈——”

凌震宇疯狂地，猛吼着，狂笑着，心中充满仇恨。水芙蓉圆瞪一双，疑色满布的杏目，迷惘而痴呆地，盯着疯狂的凌震宇，在此猝然剧变之下，她吓得不知所措。而凌震宇依然星目喷焰地暴瞪着，他的身躯仍然激动地颤抖着。

突然，他电转星目，又朝水芙蓉望去，昂首激怒焚心，又暴吼道：

“蓉妹，现在你明白了吧！哈——”

凌震宇又大笑起来，水芙蓉秀目微转，芳心电忖道：“目前，他极需要冷静一下，他太激动了！”电忖至此，水芙蓉娇躯微拧，忽然跃至凌震宇的面前，情急地高声说道：

“凌兄，你冷静一下！”

言讫，凌震宇的神情，如被重击一般，为之愕然。虽然，他的狂笑停止了，但是脸上仍然充满仇恨，而其不同的是疯狂神情消失了。

水芙蓉伸手接过他手中紧握的那册阎王帖，仔细一看。

只见那签于名单上的第六位，是“赤霄寒匕，麦亦飞”。

水芙蓉看罢，微仰螭首，黛眉一皱，不解地望着凌震宇，急道：

“凌兄，签写在第六名的，是‘赤霄寒匕’麦亦飞老魔！”

凌震宇未待水芙蓉语毕，面部的肌肤骤起一阵颤抖，星目仇恨犹烈地怒“哼”一声，旋目径朝面前古松下，“断肢三娘”于心梅尸体望去。

他的神情是仇恨的，冷酷的，惨毒的！

倏忽间，他狠狠发出一声长啸，极怒地喝道：

“为何这柄‘赤霄寒匕’，会到‘断肢三娘’的手中？——这里面定有蹊跷？”

水芙蓉杏目一眨地，也朝于心梅望去，闻言之后，芳心脑海，也是百思不解。

他眉宇倏现一层浓厚的杀机，转首一瞥水芙蓉，又急声说道：

“蓉妹，你在此等我……我定要将此谜解开不可！”

语音甫落，他旋身疾射，朝断肢三娘于心梅的尸体旁跃去。

瞬息，凌震宇电射的身躯，疾坠而下。

而也就在他疾坠之际，林空十丈远处，蓦然传来娇叱之声：

“凌少侠，不可如此鲁莽，待老身为你来解开这个谜吧！”

娇叱之声未毕，凌震宇闻言，身形疾坠的速度一滞，他本能地斜飘三尺，疾若电光石火般，展目循声望去！

水芙蓉闻言，也是如此，面容骤地微愕，也自循声瞥去。

二人纵目一看，只觉眼前凌空两道翠影一闪，原来是金莲夫人韩静如师徒二人。

经此猝然之变，凌震宇的神情，似是平息了不少。

然而，他的脸上，仍然留有仇恨之色。

金莲夫人韩静如，身形甫稳，秀眸微转，旋视了一眼林中的情形，黛眉不由一轩，转目觑定凌震宇手中所握的那柄“赤霄寒匕”。

此刻，林中是静悄的，只见若电的八道目光，在穿梭着。

忽然，韩静如秀靥倏闪急色，启唇朝着疑色重重的凌震宇，道：

“凌少侠！你手中的这柄‘赤霄寒匕’，实乃麦亦飞老魔之物！”

凌震宇一听，星目觑定韩静如疑言抢道：

“韩老前辈，可是它又为何跑到断肢三娘身上？恕晚辈心切，急于知道……”

说至此，金莲夫人韩静如摆手示意止言，微露笑着急声说道：

“凌少侠，现在武林势态，渐趋末日，那‘天外飞煞’聂元霸，已向武林扬言，不日‘霹雳门’即欲领导武林，违者歼之！”

两人突闻此言，脸色骤变。

韩静如缓缓道：

“新疆双怪，自天山赶赴中原，志在必取那幅秘图。岂料，前夜他们果然探出秘图，已被天外飞煞聂元霸取得

凌震宇听到这里，忙抢道问：

“韩老前辈，天外飞煞聂元霸不是已向武林宣扬，说那秘图已被晚辈所获吗？”

韩静如听了，只见凌震宇情急地圆睁着星目，不禁微露笑意，忙道：

“本来是这样的。——但是，他们却无法欺骗这‘新疆双怪’……”
说至此，韩静如语音微顿。

一旁婷立的水芙蓉，螭首微偏，杏目一瞥她身旁的那位翠裳绝色的少女，娇憨地道：

“那这对‘新疆双怪’的心计，却又比天外飞煞老魔，更高一筹？”

韩静如一听，秀眸倏现悦色，径朝水芙蓉望来，轻露笑意，点了点头。

随后，轻笑地微应了一声，道：

“嗯！看来确实如此！”说着，她转脸朝向凌震宇，忙道：

“这柄‘赤霄寒匕’，也就是前夜‘新疆双怪’潜入断肠崖时，身受麦亦飞老魔拦截，所得到的，明白了吗？”凌震宇点首作答，面色骤地泛起一丝红晕的愧色。当下，韩静如黛眉微蹙，秀眸盈然而慈祥地望着他，喜悦地道：

“这里乃是非之地，我们极须赶赴镇中……”金莲夫人语意未尽，婷立她身侧的那位翠裳绝色少女，娇声昂首说道：

“师父！‘凤姑’与我们约会今天中午，而现在已是夕阳西下时分了！”

金莲夫人韩静如，一听爱徒之言，她才恍然大悟，径朝水芙蓉和凌震宇望去。

只见凌震宇和水芙蓉，此刻都凝视着她身侧的爱徒。于是，她又一瞥水芙蓉，问道：

“这位姑娘可是水姑娘？”

水芙蓉娇靥微笑，朝着韩静如衿袂一礼，道：“是的，正是晚辈。”

韩静如笑意未敛，忙自说道：

“好啦！你们快过来，让我为你们介绍一下！”言讫，水芙蓉闪动着一双明眸，看着韩静如身侧的翠裳绝色的少女，轻移莲步地走了过去。

凌震宇听后，丝毫也没有移动！

然而，他一双如炬炯炯的星目，却是眨也不眨地，望着那翠裳绝色的少女。

韩静如见景，一笑道：

“凌少侠，快，我们还要赶往长塘镇呢！”

凌震宇星目倏现杀芒，转身一指身侧丈远处的屠慧君，微愠地道：

“前辈，那屠老魔婆该……”

未待凌震宇言毕，翠裳仙子转目已朝屠慧君望去。稍顷，微“哼”一声，转睛对着凌震宇道：

“现在，屠慧君老魔婆子，仍在调息未毕……”

语顿，接着又道：

“屠婆子心胸狭窄，她日后会找你的！可是，我们又不能趁人之危，骤下毒手，因此……”

凌震宇没等韩静如说完，转目望着已经丧命的新疆双怪，倏对韩静如说道：

“前辈，那这两怪尸体，我们该如何处理呢？”

韩静如道：

“等屠婆子运功调息一毕，她会处置他们的！”

凌震宇再也没有说些什么，他依是恨意的朝向“夜叉女”屠慧君，狠狠地望了她一眼，这才转过身来，望着众人。

而也就在此刻，婷立在金莲夫人身旁的水芙蓉，突然娇呼一声：

“凌兄，快过来见见贞姐！”

闻言，凌震宇才又朝着韩静如身旁望去。

一看之下，这时只见水芙蓉，与那位翠裳绝色的少女，手挽着手地望着自己。

当下，凌震宇迟疑，即将与她二人接触的视线，微地一移，转向韩静如。

水芙蓉微笑盈盈地，道：

“凌兄，贞姐姐姓丘，芳名‘秀贞’……”

凌震宇这时的面容，才恢复正常，于是他抱拳见过那翠裳绝色的少女丘秀贞。

丘秀贞螓首微垂，黛眉一频，悄瞥了眼凌震宇，也衿衿还礼，但当她起身时，已是红霞满面，娇羞不已，却也不敢正视凌震宇。

韩静如一看，不由摇了摇头，一笑道：

“好了，我们走吧！”

四人即行，不知走了多久，太阳下山了，西天还有半天金赤的余霞，留在那里。

天蓝的四周，也染了这余霞的返照，映出一种紫红的颜色来。天际里有大半块月亮，白洋洋地挂着，还没有放亮。

田埂路的角里，和枯荷枝的脚上，有些薄暮的影子，已可看得出来了。

夜幕低垂了。

天空是蔚蓝的，弦月早悬天表，繁星点点，大地静谧地沐浴在如银的光辉里。

长塘镇南端的松林中，突然闪出四条人影，疾行在往镇中的官道上。

不消多时，披着雾的长塘镇，已经在望了。

随之，长塘镇外的一座关帝庙，出现在这四人的眼前。

正于此际，迎面的官道上，出现了一条箭矢般的人影，径奔四人飞扑而来。

渐渐地，双方的距离缩短了。

等双方看清之后，神情皆是一惊，如飞的脚步，也自然地缓慢了下来。

陡然，由镇中飞扑而来的那人，猛地一刹形，拦在官道之上，暴嚷道：

“小伙子，你们可把老婆子急死了！为何现在才来？”

原来，这人正是银拐婆婆麦晋芬。

此刻，她已将面前四人看清，右首的是金莲夫人韩静如，身旁站的是爱徒丘秀贞，再下来即为凌震宇及玉女神笛水芙蓉，所以她才敢暴喝一声。

凌震宇等四人，当然也已看清楚来人银拐婆婆，于是他朗声应道：

“婆婆！晚辈只因路经松林时……”

未待凌震宇语尽，韩静如忙自阻道：

“麦老姐姐，此事不是一句话能说完了的……现在他们是不是还在庙中？”

语音将毕，四人已来至银拐婆婆面前。

银拐婆婆麦晋芬一跺手中银拐，两只铜铃眼滴溜溜一转，先瞪了凌震宇

一眼，然后再向金莲夫人韩静如，点头作答。

她忽然又嚷道：

“韩大妹子，原先都到齐了，可是现在，又走了几个……”

凌震宇闻言至此，突地抢着问道：

“凤姑走了吗？”

言讫，韩静如倏道：

“麦老姐姐，我们走吧！所有的话，等我们回去再说吧！”麦晋芬嚷道：

“好的，小伙子，我们走吧！”

话声中，五人身形倏起，径朝长塘镇箭射而来。眨眼之间，已是数丈开外。

银拐婆婆倏地转头，望着金莲夫人及凌震宇，笑嚷道：“现在，庙中只剩凤姑和七禽叟老鬼二人……”凌震宇星目电转，一闪喜悦之色，忙笑问道：

“我师父真的来了？”

麦晋芬闻言，扭头瞪着一双铜铃眼，滑稽梯突地笑嚷道：

“怎么，小伙子，你还怀疑我老婆子不成？”

凌震宇晓得说错了话，所以满脸上堆着浓浓的笑意，再也没说什么，脚步却又加快了许多。

长塘镇中，此时是静谧而安详的，居民们都入了梦乡。偶而只有远处，传来几声寥落的犬吠。

此刻的关帝庙，也是静悄悄，酷似一只睡兽一般的蹲伏着，像是个守在镇外的一只猛犬，整个身子隐伏在黑夜中。

一会儿的工夫，五人已经来至庙前。

首先，麦晋芬闪身进入庙中。

接着，凌震宇等四人，也鱼贯而入。

如电光，似石火，麦晋芬立于大殿之前，昂首径朝殿中嚷道：

“七禽老鬼，你的宝贝徒弟，老婆子已为你迎回来了！现在，如果再出毛病，我老婆子可没有半点责任了，你这老鬼还不快现身！”

就在麦晋芬嚷嚷之际，凌震宇等四人，也纵身来至麦晋芬的身后，展目一望，只见殿门洞开，殿中昏黄的烛火摇曳。

殿中神龛之下，供桌两侧，左首正坐着一位年逾古稀，银灰长袍的瘦小老人，双目炯然如炬，两鬓白发萧萧，慈祥满面。

他就是凌震宇的恩师，七禽叟。

而在七禽叟对面端坐的，即为“火凤凰”凌世音。

“哈哈——”

银拐婆婆大嚷声毕，殿中倏地传出一声，洪钟似地朗笑。

接着，又听道：

“麦老姐，辛苦你了，七禽叟于此拜……”

“谢”字未出，麦晋芬咧嘴一笑，大嚷道：“算了，算了！少来这一套凡夫俗子的动作！”

随之，麦晋芬扭头说道：

“韩大妹子！快进吧！”

金莲夫人韩静如见银拐婆婆，滑稽梯突的模样，不禁也微微一笑，螭首轻轻一点，即轻移莲步，走向了大殿来。

此刻，七禽叟和凌世音，已迎出大殿门外。

韩静如和爱徒丘秀贞，疾行数步，上前寒暄了两声，进入大殿。

麦晋芬此时，也随其后，来至殿门。突然，转脸一瞥，仍然丝毫未移的凌震宇和水芙蓉，于是，她铜铃眼一瞪，大嚷道：

“小伙子你们不动，还在那愣愣地作什么？”

原来，凌震宇和水芙蓉二人，此时心中喜极万分，睁眼凝视着自己的恩师，竟然忘了走进殿中。

经麦晋芬大声一嚷，二人神情一紧，启口同声呼唤着道：

“师父！”

二人扑身向前，各自投入在恩师的怀中。

麦晋芬咧嘴又大嚷道：

“呵！你们是怎么啦？现在还有许多事，比你们婆婆妈妈重要得多！你们倒有闲情……”

说至此，她忽地语塞，面色一沉，气呼呼地，转身走到供桌旁，猛然坐在长凳上。

“哈哈……”七禽叟见状，朗声一笑，觑定凌世音，笑道：“凤姑，请速将适才我等秘议之事，转知给韩女侠！……老朽要先行一步了！”

凌世音闻言点头，转身回到原位。

七禽叟此刻，也已坐回原位，凌震宇站在恩师身侧，神情是凝沉的。

水芙蓉呢？

她依然偎在凌世音身旁，正微笑地闪动着一双明眸，注视着凌震宇。

有顷，凌世音一瞥韩静如，沉颜说道：

“韩大妹子，关于‘天外飞煞’聂元霸，三日之后，围歼北派‘丐帮’总坛之事，你已经知道了？”韩静如秀眸一转，螭首微点。

凌世音略一沉思，又道：

“事态之严重，还有更甚于这个的……”

稍顿，她续道：

“据我所知，聂元霸如今，已柬邀武林南北黑道魁首，定于今年重阳，在他蜗居之地‘断肠崖’中，大设‘武林宴’，……”

“哦！”韩静如听之一怔。

凌世音续道：

“然后，企图歼灭侠义之士，以及各大门正派，打算掌握武林。”

凌震宇和水芙蓉一听，不由吃惊，想不到聂元霸的野心，竟然这么大。

凌世音又道：

“据我所知，天外飞煞聂元霸的师父，久居新疆的天山之顶，他狂妄地自称什么‘天外天’！此魔原来立过誓，永远不再踏入武林，但现在已被聂元霸怂恿，而主持这次重阳所设下的‘武林宴’……”

凌世音说到这里，韩静如倏道：

“此事我已知悉，现在凤姑之意，对此次聂元霸率群魔，围歼北派丐帮总坛，可有安排？”

凌世音一听，似有所觉地一瞥殿外，轻声忙道：

“韩大妹子，安排也只不过我一己之见，尚请大妹子原

语意至此，言之未尽，麦晋芬急燥地嚷道：

“又来俗套了！韩大妹子，让老婆子说给你听便是，老要饭的裘羽，玄真老杂毛，青城妖医，苗婆子，傻小子扁小鹊，以及那黑、白、红三无常……”

哦！还有‘关东五剑’的奚老头等人，全都前往助阵去了！”

银拐婆婆麦晋芬，大嚷至此，凌世音望着韩静如频频点头。

韩静如倏道：

“如按实力来论，以上之人，加上丐帮弟子，与之相较，可无大虑，不知凤姑对小妹有何差遣？”

凌世音一笑道：

“不敢，不敢！如果大妹子不嫌弃的话，我想请大妹子去邀请两位……”

韩静如道：

“何人？”

凌世音道：

“兴灵官鲁道长夫妇。”

“鲁久先生夫妇，已脱离黑杀教了？”韩静如惊讶地道。凌世音忙道：“是的，现在他们已返回云中山的蛇谷。”韩静如道：“好吧，此事交予小妹就是了！”

凌世音道：

“重阳前，我们开封相会，那时，我们再往‘断肠崖’。”韩静如螭首微点。

正于此际，殿中众人，目光之中，都闪惊异之色，径朝殿外望去。

凌世音螭首疾转，明眸一瞥身侧的爱徒水芙蓉，轻声道：

“芙蓉，你和银拐婆婆暂时在一起，我与震宇要先行一步，外面有人在等我们！”

说着，他转目觑定凌震宇，疾声轻喝道：

“震宇，快……”

她语音未止，殿中诸人只觉眼前红影一闪。

刹那，凌世音身形倏异，即伸手扣住凌震宇的腕脉，射身飘出殿外。

事出突然，殿中之人，神情皆是一怔。

凌震宇被她扣住腕脉，飘身来至庙外，凌世音身形微缓，展目一望，身形倏起，径自扑向数丈外，一垅高耸的居民屋脊。

如银的月光下，凌震宇和凌世音已凝立在屋脊之上。蓦地，凌世音偏首一瞥凌震宇，忙道：

“震宇，你看！——”

说着，她松开凌震宇的腕脉，伸手一指，迎面数丈远处的屋脊！

斯时的凌震宇，依然迷迷糊糊，循示一望，只见面前屋脊上，正凝立着一位身着缟衣素裳的妇人，脸上黑纱蒙面。

当下，凌震宇疑言问道：

“姑姑，那妇人是谁？”

凌世音闻言，目注素裳妇人，幽然答道：

“是……是你……娘……”

凌震宇听了，神情骤然一颤，他不敢相信这会是真的。正于电掣一刹，素裳妇人已朝远方电射而去。凌世音见状，速呼一声：

“大嫂，等一等我们！”

语音未毕，她身形倏起，疾射追去。

凌震宇惊觉，哪敢怠慢分毫，身形电射，直衔凌世音的身后，迅若流星赶月一般！

夜，寂静无声。

夜，神秘诡谲。

夜，……长塘镇南关帝庙的大殿中，此时又已经恢复往常一样，阴森，空荡……

漫长的半个月，辗转随着金凤浮云流逝了。

这日，薄暮时分——

由兴隆镇往开封府的官道上，疾若流星赶月般地，飞奔着两条人影。

片刻之间，西天的晚霞隐没了，灰茫茫的天际，已露出来几颗寥落的星斗。

银月已升，这又是个明洁而神秘的秋夜。

这时，那径奔开封而来的两条人影，已闪入了城东偌大的一片柳林中。

月光犹如乳汁般地，在尽情地倾泻着，它像一位多情的少女，在偷偷地拥吻着，已呈光秃了的大地，树林，村舍……

闪入柳林的两人，这时候，他们的脚步缓慢。借着辉煌如银的月光，可以看清来人“火凤凰”凌世音和“追魂客”凌震宇。

月光明亮极了。

夜，神秘地袒裸着。

整个的天地，神秘地袒裸着。树林，村舍，荒冢……都是神秘而静谧的袒裸着。

踏着月色，凌震宇与凌世音，默默地，像似在寻觅着什么，静静地，朝着柳林的深处，漫无目地走着。柳林深处，峙立着一座枯苇茸茸的荒冢。

蓦地，他们像似发现了什么奇迹？

凌震宇和凌世音的脚步，戛然地停止了。

电闪间，他们二人的面色遽怔！

须臾，四道精射的目光，径朝荒冢中，一座较高的坟顶望去。

凌震宇剑眉突扬，面染寒霜，星目中，煞芒立现，他的身形倏晃，正待射向荒冢扑去之际——

凌世音迅如石火般地，伸手拦住凌震宇，双睛依是惊疑地注视着，那座较高的坟顶，轻声说道：

“震宇，不可鲁莽！”

原来，就在凌震宇和凌世音纵目一望，而收入他们眼帘的，竟是一盏乌黑的宫灯，迎风招展，竖立在坟顶上。凌震宇身形被阻，略显情急地道：

“姑姑，这定是那‘夜叉女’屠慧君老魔婆的黑色夺命灯！”

语音中，凌震宇的仇恨之色犹浓。

凌世音目光电扫四周，月光依然如银，并无一丝的异状，所以她轻声又道：

“此处定有蹊跷！”

言讫，凌震宇双目电转，伸手指向坟顶，忙道：“姑姑，在那盏夜叉女屠老魔婆所留下的‘黑色夺命灯’周围，可是些……”

正说至此，凌世音阻住凌震宇的语音，迅然一拉他的臂膀，电疾地闪至一座附近的荒坟侧。

猝变之刹，凌震宇立刻感觉有异，疾然展目一望，适才立身的地方，只觉一团黑影闪过，心中登时不由大吃一惊。

定睛细察，已经将来人看清。

凌震宇星目暴吐怒焰，心下不禁电忖：

“哼！果然不错，正是这老魔婆！”

的确，来人正是“夜叉女”屠慧君，与她坐下那匹乌黑亮晶的小毛驴。

此刻，凌世音紧紧地握住凌震宇的臂膀，一动也不动，凝神注视着屠慧君。

荒冢中，杀机密布，空气低沉地陷入了一种凝结的状态。

二十一、战魔婆 火并荒冢

这个时候的凌震宇，也怒目盯视着屠慧君。

屠慧君现身荒冢之中，她依然端坐在自己的黑驴上，此时的面色更加狰狞了。

凌世音和凌震宇借着月光，早看清屠慧君的面部肌肤，是在愤怒地抽搐着。

她的双睛寒芒四射，仇恨地注视着，自己那盏黑色夺命灯的周围。

“啊——”

刹那，屠慧君的身形微地一仰，发出一串裂帛似的狂啸。

她的双睛倏闪两道寒芒，接着仇恨地自语道：

“好！你找到我的头上来啦！嘿嘿——我倒要量量你有多重！嘿嘿……”

屠慧君狠声说到此，凌震宇的耳际，忽然灌进一丝蚊鸣的声音，道：

“震宇，你娘可能就在附近，我们暂且隐身于此，静观一阵再说！”

闻言，凌震宇扭首一瞥，身旁的凌世音，只见她微微地颤动唇皮，转目也望了凌震宇一眼。

凌震宇是何等的聪慧，心中早悉，凌世音是以传音入密的内功，向他暗示。所以，凌震宇忙自点首作答，转目又朝屠慧君望去。

屠慧君双睛依然怒视着，她那盏黑色夺命灯的周围，神情是那么激动，愤恨。

凌震宇和凌世音二人，悄然欺近数尺，纵目看清那里的一切。

敢情，就在那盏黑色夺命灯的四周，放着血淋淋的四个白发苍苍，银须盈尺的人头。

月光下，血迹莹然闪亮。

片刻——

屠慧君又怒“哼”一声，阴冷酷厉地道：

“不错！聂佬你说得很对！……如今，为了我的徒儿，我答应你的请求，到时候，我……”

她语音至此，荒冢中陡然一个冰冷的声音抢道：

“到时候，你自甘曲膝在聂元霸的麾下，做一名麾下奴对不对？哈哈——”

那冰冷的声音，语音未尽，屠慧君情色一怔，满面立罩寒霜，仇恨地怒吼一声，喝道：

“谁？还不出来受死？”

屠慧君厉喝声下，直惊得自己坐下，那头黑乌晶亮的毛驴，昂首一声惊嘶，前蹄人立起来。

“哈哈……”

而也就在此刻，随着驴嘶之声，荒冢深处，又爆起一串仇恨的长笑，忽道：

“屠慧君，你要我出来受死，未免也太狂了一点吧！哈哈

语音方歇，暴笑又起。

这时候，凌震宇和凌世音，早已循声，展睛朝荒冢深处瞥去。

然而，斯时凌世音的面颊之上，虽然被那张人皮面具所遮，但也不难看出，她喜悦地露出来一丝微笑。

可是，凌震宇对他身旁的姑姑的表情，却丝毫未在意。

屠慧君揽住坐骑，仰面怒吼道：

“是你？果然又是你！”

她语音未毕，那冰冷的声音，轻蔑地一笑，道：

“哈哈——是我！”

倏然，一条修长的白影，自那发话之处，飞身而起，凌空电射屠慧君的面前而来。

那条白影之速，简直不可思议，像风驰电掣般，眨眼已经伫立在屠慧君面前八尺。

屠慧君怒目喷焰，狞视着面前之人。

此刻，隐身坟侧的凌震宇，舒目一看，只见来人是位缟衣素裳的女子。

虽然，凌震宇星目全神地凝视着，荒冢中的屠慧君与那突来的女子。

但是，他脑海中的思维，却迅然地旋转着。

“这突来的白衣女子，……可能就是这半月来，我和姑姑所追踪未晤一面的娘……”

思忖间，突闻屠慧君一声巨喝：

“江素卿，近日来你苦苦逼我，所为何事？如果老姬记忆不差，你我之间，并没有什么怨仇！”言讫，白衣女子凄然一笑，忿恨地道：

“屠慧君，我们的确没有什么怨仇，但是，你……哈哈——”

说至此处，她将话语一顿，骤然放声嚎笑起来，状极疯狂。

笑声中，满腔的幽怨，仇恨。

她语不成声地道：

“屠慧君，我……视……天……下……人……都……是……我……江……素……卿……的仇……人！——你这……恶婆……也不……例……外……哈哈——”说着，只见她周身的肌肤，因无比的激怒颤抖着。江素卿的眼眸中，喷出毒焰似的精芒，如利刃般仇视着屠慧君。

她悲恸难忍，凄厉的惨嚎一声，然后又笑起。江素卿疯狂的笑声未毕，屠慧君丑陋的面颊上，极其轻蔑地，浮露一丝狰狞的笑意。

俄而，“嘎嘎”怪笑了两声，又喝道：

“江素卿，既然你这样说，老姬我也是……”咬牙切齿，江素卿一个字一个字地道：

“也是我的仇人！”

笑容不减，屠慧君阴沉地问道：

“那你欲如何？”

眼吐精芒，江素卿杀气立现，暴喝一声：

“取你的顶上人头，以泄我心头之恨，哈哈……”倏地敛笑，她大恸不已地，厉叫道：

“恶婆，你还我的丈夫！还我的孩子来！”

“唰！”然一声。

银虹忽然大炽，她扬手之处，一道银虹暴射，背后剑，已然在握。

当下，她双眸中，毒焰暴吐，杀机重重，真恨不得，马上立将屠慧君，一剑劈成两截。

“啊！”

顿时，江素卿厉吼一声，身形飘然而起，径朝屠慧君抖剑劈来。

其势疾犹如脱弦之箭。

屠慧君的脸色骤变，尽管她的武功高强，但是心中也不禁一栗。

瞬间，噙着傲笑的狞容一紧，仰颈倏发一声轻叫，身形疾若天边流星，随着叫声拔身凌空六尺。

屠慧君就空一展身形，仿佛是巨鹰掠空，斜射逾丈，飘下身形。

江素卿一剑已经递空，转身疯也似地，抖剑厉吼着道：

“屠慧君，你这恶婆，还想逃吗？哈哈……”

她厉吼未毕，继而狂笑又起。

抖剑银虹一道，又朝屠慧君的胸前重穴戳去。

屠慧君见势，身形甫稳之际，眼看长剑已抵胸前，骤然飘身，斜射三尺，不退反进，怪眼裂焰似地赤红，极怒焚心地大吼一声，喝道：

“江素卿，你三番两次地逼迫我动手，怪不得老姬今天要开杀戒了！”

惨笑一声，江素卿蛮不在乎地道：

“恶婆，你尽可出手！”语声未落，她第二次扑身抖剑，此时也告落空。一招甫毕，一招又出，江素卿毫不留情，疯狂般地三次递出长剑。“哼”地一吼，屠慧君万怒攻心，怪睛倏射毒芒，暴喝道：“老姬如今只好使出杀手锏了，你就先接着我这一掌吧！”

言讫，屠慧君的怪睛中，毒芒又是一闪，她的身形疾晃，一道黑影，似惊鸿般，直扑江素卿的上身而来。

“嘎！”

江素卿惊呼一声，闪身，抖剑，也就在同时，捷如火星飞射般，递出一剑。但是已经太迟了！

她游电般地一剑未满，中途而废地撤身收势，白影闪处，身形已然飘退八尺之远。

“嘿嘿……”

屠慧君得意阴笑。

江素卿一怔，明眸中凌芒突射，仇恨万分地道：

“恶婆，你别得意！”

“唰！唰！唰！”一连三声破风。

江素卿怒叱未毕，连舞三剑，振起精神，又扑过来，眨眼之间，只觉荒冢中，月辉下，银虹万道，突织成网状，犹如一团绵球，疾风似卷向屠慧君。

这瞬息之间，荒冢中的情势遽变，隐身在一座荒坟侧的凌震宇，此时神情怔然，凝神地盯着她们一切的变化。凌震宇看了一会儿，这时候忽听屠慧君，叫那白衣女子“江素卿”，这时才恍然大悟，她就是自幼别离的亲生母亲。此刻，荒冢中的战况，更激烈了！

屠慧君的身形，宛如一缕黑烟似地，双掌翻飞，黑影幢幢。

江素卿的长剑，仍是银虹如幕似网，行前息后。

荒冢中，翻翻滚滚，尘埃蔓草弥空，怒喝吼啸频频而起。凌震宇再也压抑不住了，因为他看见那白衣女子的招势逐渐迟缓，步法也自凌乱了。

忽然，凌震宇剑眉一扬，猛地站起身来。

“孩子，冷静一点！”

凌世音轻声地说至此，疾伸手扣住跃身欲扑，凌震宇的腕脉。

继而凌世音又细声如坟鸣般地道：

“孩子，俯下身形！”

心焦如焚，凌震宇忿道：

“可是，她……”

凌世音又道：

“唉！她就是你娘！”

凌震宇急道：

“我娘，我娘的剑法已经有点乱了……”

凌世音苦笑道：

“屠慧君的武功虽高，但却无法胜过你娘的……”

凌世音顿了一下，继续道：

“不过！今夜你娘的神情，却有些失常。现在，我们只管为她掠阵，万勿贸然行动，免得叫她分神，懂不懂？”

凌震宇闻言，黯然神伤地，又自俯下身形，轻声道：

“姑姑，我娘早知我们在她背后追踪，而她又为何半个月来连一面也不愿意见我们呢？”

幽幽一叹，凌世音缓缓道：“唉！她……她会见你的！”

陡然——

凌震宇疾转一瞥，荒冢深处，星目电射凌芒，剑眉倏锁，神情遽变，他忙急声说道：

“姑姑！你看北面，又有人来了！”

话声未落，凌世音早已察觉，当下应了一声，道：“震宇，来人看样子，可能是天外飞煞聂元霸所遣来的人！”

“嗖！嗖！嗖！”

来人身法之速，已经到达绝巔之境，三人如烟絮般地，接近斗场丈余之地。

三条青色劲装的彪形大汉，紧衣，携械，已经兀立在三座一线而峙的荒冢端顶上。

迅然，六道炯然目光，径朝斗场疾射而来。

荒冢的斗场中，屠慧君和江素卿，依是掌风飒然，银虹暴闪，缠战未歇。

有顷——

突来大汉三人，居中一位昂首朝着斗场朗声唤道：“屠老护法，弟子们，奉门主之命，前来迎驾！尚请你老……”屠慧君闻言，立应一声，猛叫道：

“孩子们，你们稍候老姬片刻！”

在她应声之际，陡闻江素卿怒喝道：

“屠慧君，你这恶婆想溜？哼！没有那么容易就放过你！”厉吼一声，屠慧君顿笑道：

“不容易？嘎嘎——未必尽然吧！”

杀气盈溢，江素卿怒道：

“恶婆，不信你大可试试！”

双方在对答之时，招势突然遽增猛烈！

眨眼间，只见屠慧君的身形倏然疾转，游电似的，一缕黑影，仓猝地拔起数尺，凌空颯然翻掌，两股奇猛无比的劲力，径袭江素卿的顶门。

此招实乃屠慧君生平绝毒无二的煞手。

突出江素卿意料之外——

本来在屠慧君凌空翻掌之际，身形本能地晃，长剑直挺，如箭矢般戳至屠慧君的腰间。

无奈长剑猝遇屠慧君颀然掌劲所阻，被震数寸；剑偏出盈尺，捷如苍鹰，疾坠身形，飘落于地，刚刚好险象环生地躲过这掌。

变生肘腋，屠慧君一掌之势已逞，身形斜刺里飘向数尺外，那盏放着黑色夺命灯的坟顶，身如小鸟般地轻灵。

江素卿猝然被屠慧君的凌空一掌所挫，神情间，更是疯狂无比，立时面色铁青，双眸烈焰暴吐，杀芒犹浓。

“啊——”

继而，她仇恨地仰首一声裂帛怪嚎，身形微曲，倏而射身，抖剑扑向屠慧君的身形而去。

月光下，荒冢右，银虹纵横，寒芒交织，杀气更重。

眼看一道白影，夹带一道银虹剑芒，流星般扑至屠慧君的面前，盈尺之处。

屠慧君见状不禁失色，身形一矮，蹲下抓起黑色夺命灯，间发不容，叱喝一声，双臂疾振，又已凌空拔起。

然而，已经迟了些。——

“嘶！”地一声。臀部衣裤，被长剑划破一条寸许裂口，所幸的是未伤到肌肤。

屠慧君吓得一身冷汗，凌空的身形，稍微就空一顿，紧接着，射身在场外凝立未移，那头乌黑晶亮的驴子之上。登时，黑驴儿，竖耳仰颈，发出一声裂帛难听的长嘶。江素卿闪睛一瞥，见自己一剑划破屠慧君臀部衣裤，心中不禁大喜，昂首发出一声嘶哑长笑。

而也就在屠慧君，射身纵上坐骑黑驴之时，江素卿的身形已经飘落在，四颗血淋淋的人头旁。

屠慧君见状陡然发出一声吼啸，转目丈远伫立坟顶的三条青衣劲装大汉，喝道：

“孩子们，走吧！领我前往断肠崖！”

江素卿一听，垂剑而立，她再也没有制止屠慧君。“哈哈……”

须臾，她又疯狂似地笑了起来。

屠慧君又暴喝道：

“追风儿，我们走！”

她语声未落，坐下毛驴，猛一昂首，四蹄拨风，其快如飞，像箭似的，奔向柳林深处而去。

顿时，屠慧君的一骑身影，杳然而失。

江素卿的嘶哑长笑，依然回旋在月光下的荒冢之中。过了一会儿，她的长笑停止了。

但是她的神情，仍然是那样的疯狂，烈火般仇恨的目光，却眨也不眨地，在凝视着屠慧君的去向。突然，她的周身激动地颤抖，忿怒异常地自语道：

“哼！聂元霸，我……我要为我的丈夫报仇，你们这群恶魔，死期到了！我要为……为我的丈夫……报……仇……”

江素卿满腔怒火地嘶吼至此，陡然仰首冲腔爆起一声长笑，她的神情，仍是那么痛苦，疯狂。

倏而，她双睛疾闪，满含怨毒地垂目，狠狠一望身旁四颗血迹斑斑的
人头，因此她长笑骤然停止了。

可是，她苍白若灰的面颊上，仍然浮现出一丝凄惨的笑意。

良久，良久——

她像是发现了什么似的，狠瞪着这四颗血淋淋的人头。

忽然，她面颊上的惨笑，消失了。

随之，江素卿仰望着夜空，疯狂地又笑起来。

她狂笑声中，狠声地咒道：

“哈哈——恶魔……恶魔……我要报仇！我要报仇！”

语音至此，她的身形疾晃，扬手抖剑，登时银虹疾射，凌空拔地逾丈，
流星似地，泻向荒冢背后的柳林深处而去。

夜空中，仍是回荡着那串裂帛似的狂笑，眼看着她箭矢般的身形消失。

藏匿地坟冢后的凌震宇，眼看着自己的生身母亲，处身人生的悲剧中，
在煎熬着，在痛苦着！

这时，他早已热泪交流了。

凌震宇激动地直若是置身在茫然混沌的境界中，他悲痛地不敢相信自己
所目睹的会是事实，胸中的血，像海中的狂涛在奔腾翻滚着。

他娘的身影，闪电般消失了。

夜，是寂静的，安样的。

月辉下的荒冢中，没有一丝声响。突然，凌震宇的心头一震，他星目电
转，猛地站起身形，径朝他娘消失的方向射去，冲口大声地叫道：“娘，你
不要走……娘……”

事出猝然，凌震宇悲怆地一声呼唤，眨眼人已在数丈开外。

而也就在他坠身点足，再次想射身扑去之际，猝觉膝间麻穴已经被受制，
腾身不得。

凌震宇激动的情绪，当下只有暂时松弛，颓然停下了身形。

他愠然转目一瞥，制穴之人，不是别人，正是他的姑姑凌世音。

凌震宇一看，剑眉微蹙，疑色满面地道：

“姑姑，我娘走了，你怎么……”

凌世音目光中，含泪望着他，怆然抢道：

“孩子，让她去吧……姑姑会带你去找她的……”她悲怆地轻泣了起来，
凌震宇也呜咽地再也说不下去了。

凌世音双手只有慈祥地抚摸着凌震宇的臂膀。接着，她又自喃喃地道：

“震宇，你娘去的地方，我知道的！这些日子来，她都栖身在那里！……”

凌震宇忍不住，在他姑姑的怀中，悲怆地轻泣起来。有顷，他昂头朝着
凌世音问道：

“姑姑，你为何阻止我去追娘？我娘是不是疯了吗？”凄然一笑，凌世
音道：

“孩子！你娘现在极需要冷静一下，她没有疯，她只是太激动了！这十
三年来，她无时无刻不在恨聂元霸他们，杀死了你父亲……孩子，她是爱你的！”

听到这里，凌震宇的心中，始觉舒畅了一些，于是，他抽搐着道：

“姑姑，那我们什么时候去找娘呢？”

拭去泪水，凌世音回答道：

“我们这就去！”

语音甫毕，她一望凌震宇，又道：

“震宇！快不要难过了！我们等下就可以见到你娘了！”凌震宇依是满面悲怆，他伸手拭去两颊的泪痕，微微地点了点头。

荒冢中，更是沉寂了！

夜，静静地沉睡着。

夜，没有风，没有云，月光依然如银，大地神秘得像一张梦境里的脸孔，微笑地，沉浸在月光里。

开封府东数里外的一片稀疏柳林中，飞快地标出两条人影。

他们正是凌世音和凌震宇。

二人此刻所行的方向，正朝着开封府直扑而来。月色清凉，在他们面前的远处，出现了一座孤零零的小庙。

在这之前，他们只是默默地疾行着。

当凌震宇仰首看见那座孤立的庙后，便转头一瞥身旁的凌世音问道：

“姑姑，我们可是去那座小庙？”

凌世音偏脸，点了点头，忙道：“你娘也就是在那庙中！”

凌震宇闻言之后，展睛径朝面前的孤庙望去，无形之中，他脚下的速度也加快了许多，他恨不得一步扑在他娘的怀中。不消片刻，他们的距离缩短了。

十丈……五丈……三丈……凌震宇的身形猛然地停住了。——“死尸！”

凌震宇的眼前竟出现死尸！

不错，正庙前一块数丈宽的草地上，正横陈着几具凌乱的尸体，断了头的尸体。

这是开封府东门外的一个小土地庙，它孤零零地峙立在旷野里，像是一个恐怖的幽灵，鬼魅般地蜷伏着。凌震宇星目如炬地电扫着，这儿的周遭，阴森森地，庙中黑漆漆的伸手不见五指，一丝声息也没有，耳际只听阴风吹过的“咻……”的声响。

忽然，一个念头泛过凌震宇的脑海，他默默地暗忖道：“这些尸体，该不会是我娘杀的吧？”

这时，凌世音悄然地发出了一声轻微的叹息，继而她低声地道：

“震宇！你看，那不是你娘吗？”

说着，她伸手指着面前三丈远处的庙堂之中。

凌震宇闻言，定睛望去。

刹那，他星目电转，已经看清那黑黝黝的庙堂中，土地爷的神像之下，端坐着一位缟衣素裙的妇人。

可惜的是，那妇人眼部以下的面容，尽被一层青色的薄纱，遮掩着。

骤然，凌震宇激动了。

他星目注视着庙堂内，盼望了十余年的生身母亲。

尤其是自凌世音伴他在这半个月间，追踪着若隐若现的母亲时，如今他所渴望的一件事，终于在这里实现了，然而却无法描述此时的心情。

一时间，他实有些懵懵然地呆住了！

继而，他的面颊上，是濡濡地交流着断线了的热泪，成串地滴落在他的衣襟上。

登时，凌震宇的脸肤激动地抽搐着，忽然，他电疾晃肩扑向庙中而去。

就在凌震宇晃身的瞬息之间，凌世音倏然伸手闪身拦住了他的身形，幽然说道：

“震宇，你娘此时正在运功调息之际……”

凌震宇猝被凌世音拦阻，感到一怔，但当凌世音快速地说出此语之际，他的心中不由一怔，星目兀自痴痴地，径朝庙中望去。

立时，凝容满面，他的内心已悉，娘正潜神默虑地调息着，一种至高的内力。

片刻，凌震宇转目一瞥面前的凌世音，尴尬地垂下头来。

泪，依然在簌簌地濡流着，他已经因激动，悲伤，兴奋……哽咽不能成声。

凌世音见状，极力压抑着激动的情绪，但也忍不住含泪轻咽。

有顷，凌世音轻泣着喃喃道：

“震宇，你娘方才力战屠慧君这魔婆时，太激动悲愤了，这样一来，她的元气大损……”

凌震宇惊讶道：“哦！”凌世音看了他一眼继道：

“现在，她冷静多了！暂时，我们不能惊动她。不然，她会因此而罹患一种奇疾，重则走火入魔，轻则……”“唉！”

说至此，凌世音的语声微顿，扭首径朝庙堂中倾耳听去。原来，在凌世音说话之间，倏闻背后庙堂中，突然发出一声深长而幽怨的叹息。

凌震宇这时也已经觉察，双目电转，径疾疾朝庙中望去。

电闪间，二人都已看清，他们的面颊上，也露出一丝悲中微笑。

凌震宇再也不能抑压了，随即他悲唤了声：

“娘——”

疾然向庙堂扑身而去。

就于此际，庙堂中，又传来一声喝问：

“是凤姑吗？”

眨眼，凌震宇扑至庙堂外八尺处，泣唤道：

“娘……是我和姑姑！娘，我是震宇……”

他语声未毕，“噗”地一声，疾然上前，跪在庙堂内，他娘的面前。

凌震宇昂首睁着一双满含泪水的两眼，又惊又喜地望着母亲。

他现在犹如迷途的羔羊，又投入了母亲的温暖的怀抱。的确，凌震宇自幼失去了温暖的家，失去了母亲的关爱。而今，他又回到了母亲的怀抱，兴奋激动之情油然而生。他的泪，像泉水似地涌出。而江素卿，却没有激动地啜泣，她只是惊喜地不敢相信这个事实，一双明澈如水的眸眸闪动着，慈祥地凝视她多年来，梦寐以求一见的爱子。

随之，她的面颊露出一丝喜悦的笑客，然后像是欣赏着一件得意的杰作般，她端详着自己久别了的爱子凌震宇。她轻轻地抚摸着凌震宇的头发，面颊，肩头……她竟喜极地滴下两颗晶莹的泪珠，喃喃地道：“宇儿，我的孩子……你终于回到娘的身边了！”此刻，凌震宇早已泣不成声了。

凌世音这个时候，望着他们母子二人的重聚，又何尝不是悲喜交加呢？

她想起哥哥凌世家在世时的声望，以及凌家被群魔拆散，几乎断绝了一脉香烟的延续。

虽然，群魔围歼时，她未能在场，但是，她可以想像得出，那是一场极

其惨烈的拚斗。

凌世音想到这里，依然呆立在庙堂门口。

怀抱着爱子的江素卿，忽然道：

“世妹，你也坐下歇一会儿吧……今夜，我本还不想见你们的，唉——只因，我再也抑压不住了内心的思念！”说着，凌世音悄然地坐了下来，眼睛望着庙掌外。夜，依是月色浓浓……

柳眉微皱，江素卿又道：

“我……我还有事，不能久留……”

凌震宇一听，昂首望着母亲，急道：

“娘，我们不要再离开了！娘——”

他满面悲怆，热泪盈眶。

他祈求地望着母亲。

江素卿垂目俯视爱子，她的脸上浮着一丝凄然笑意，她尽力压制住自己的哀伤，她不愿再让自己久别的爱子，在此重逢时见到她哀伤欲绝的面孔。

世上的苦难，没有生离死别来得更令人痛楚的了。

原以为抓住了温情，没想到抓住的只是个泡沫而已。

稍顷，她笑意浓浓地，慈祥道：

“宇儿，快坐好了！娘，有话对你说……娘是永远也不离开你了！”

凌震宇闻言，坐好了身子，凄容地望着母亲，仿佛在等待什么。

江素卿淡然一笑，道：

“宇儿，这些年来，你随着你的恩师七禽叟，远居关外一切都好吗？”

凌震宇星眸倏亮，点头道：

“娘，我们很好！对了，娘你怎么知道的？”

沉吟一下，江素卿叹道：

“当年你父亲被害时，我亲眼看到的！同时，半个月前，我也见到了他！”

凌震宇此时的心情，比方才舒服多了。他激动的情绪、神智，也已安定了，是以，期冀地问道：

“娘，这些年来你还好吗？”

江素卿闻言，面罩寒霜，仇恨之色立现眸中，忿忿地道：

“嗯！我在断肠崖里……我……我……”

二十二、母与子 久别重逢

她的神情一时激动、语塞地说不出话来。

接着，江素卿的明眸，茫然地望着庙外！

她痛苦地压抑着激动的神情……有顷，眼中的仇焰敛去了。

继而，她幽幽地道：

“宇儿，关于娘……唉！娘这不是很好吗？”凌震宇见母亲欲言又止，追问道：

“娘！你为什么不告诉我？是不是聂元霸那群恶魔……”

“住嘴！宇儿！”

未待凌震宇语毕，江素卿的双眸中，暴闪一道凌芒，微愠地轻喝着。

凌震宇莫名不解地望着她，他可以看出来，母亲痛苦地在压抑着满心的郁恨。

片刻，江素卿道：

“宇儿，你出师来到中原的一切，娘均已知悉，做娘的高兴极了！”

她的腮上又勉强挤出一丝笑容，继道：“如今，七禽叟、侠丐裘羽及银拐婆婆，和那水芙蓉丫头……我都见过了！”

凌震宇见母亲将话题岔开，心知此事娘定有什么苦衷，所以也就没有再问，但心中却是狐疑不已。

于是，他凝望着母亲忙道：

“娘！现在他们是否仍留在开封？”

笑颜不减，江素卿答道：

“在。他们都在‘洛阳’，他们都住在北派丐帮的总坛。”这时候，凌世音抢道：

“怎么？老魔聂元霸，未将丁驼子……”

江素卿迅然会意，道：

“没有！他只派来几个脓包，当夜均叫丁驼子给废了！而后，我们的人马，也就接二连三地到了！”

凌世音听了之后，未再言语，仍朝着庙外眺去。江素卿一瞥爱子凌震宇，继而又道：

“宇儿，现在距离老魔聂元霸开设‘武林宴’的日子，已经接近了！”

江素卿语音至此，猝然煞住下面的话语。

同时，凌世音倏地一声疾喝：

“谁？”

喝声中，凌震宇已闻庙前三丈外，衣袖飘风之声，频频传来。

电掣间，凌世音随着疾喝之声，倏而红影闪处，已然电射庙外，眨眼身形已杳。“嘿嘿……”

庙外数丈处的月光下，突然爆起一串阴笑。

笑声森森，恐怖至极，闻之，令人毛发悚然。事出仓猝——

江素卿的神情，不禁一惊。旋即，敛起惊色，表情恢复正常，泰然自若。

凌震宇经此突变，星目疾视庙外，迅速抹去满眼泪渍，旋首一瞥母亲，微愠地道：

“娘！此人是谁？”

江素卿面泛仇容，忿然答道：

“老魔聂元霸！”

凌震宇一听，两睛暴射恨芒，怒道：

“娘，你暂在此等儿，我要将这恶魔聂元霸碎尸万段！”他语言方甫，身形倏起，纵身冲向殿外而去！而也就在这电光石火的刹那，凌震宇的身形冲起之际，倏感腕脉一震，身形疾坠而下，一瞥，疑色地望着母亲，激动得再也不能抑制了！

“娘！你为何要拦住我？”

凌震宇的星目，情急地注视着母亲。

江素卿此刻的明眸中，悲痛地含满泪水，哽咽地摇了摇头，道：

“孩子，你不要去！有凤姑……足……可应付他啦！”凌震宇怀疑地急急声说道：

“娘，我要亲手将这恶魔毙了！”他激动地怒视着庙堂之外。

江素卿闪动着那双如秋水般的泪眼，凄惋地望着凌震宇，缓缓说道：

“孩子！娘，不是不让你去……唉！你……你不会懂的……”

她说到最后的声音，哽咽得听不清了。随后，她在无言地痛苦着。

凌震宇一听，心中欲裂般地感到一阵刺痛。顿时，他疑容地问道：

“娘！你……你说什么？”

江素卿安定了一下心情，答道：

“孩子，没有什么！快，坐下来！娘还有事要做，所以趁着未走之前，想告诉你一些话。”

凌震宇虽然疑容满面，但也无可奈何。

他知悉母亲心中，定有很多的苦衷，这些事，都能由母亲的眼眸中，可以看得出来。

瞬息，江素卿幽怨地一声长叹，道：

“宇儿！快，跟娘坐下来！”

凌震宇应了一声，坐到母亲的身旁。

这时，江素卿才松开爱子的腕脉，宽心道：

“孩子！你的那册恶魔们，当年所签下的阎王帖呢？快将它拿出来，给娘看一看！”

凌震宇闻言，面色仇恨遽增，他星目电闪地瞥着母亲，伸手入怀，将阎王帖掏出，双手递给母亲。

江素卿的一双素手，颤抖着接过阎王帖，旋即展放在双膝之上。

倏而，她的双睛暴然地瞪着阎王帖中，那群魔所签的黑名单。

有顷——

凌震宇展目瞥见母亲的神情时，是激动的，暴怒的！

江素卿依然垂首注视着阎王帖上的黑名单，而她明亮的双眸中，透射出两道仇恨的精芒，随之，仇恨地道：

“哼！你们这群恶魔，我要带着我的宇儿，将你们一个个毙于掌下！”

说至此，江素卿昂起脸来，仇恨犹浓地望着凌震宇道：

“宇儿！直到目前，你已将‘鬼郎君’殷魂、‘黑妖狐’耿玉娇……”

凌震宇一听，早已会意母亲要说些什么，所以忙自接道：

“娘！鬼郎君、黑妖狐和妙师太，这三人，已被毙在孩儿的掌下，其余的……”

说到这里，凌震宇闪动着一双愧色的星目，望着母亲，竟然语塞。

江素卿睹状，凄然一笑，伸手轻拍凌震宇的臂膀，安慰地道：

“宇儿，走！看看娘今夜的杰作如何？”

说着，将膝上展开的阎王帖，递还凌震宇，续道：

“这册万恶的阎王帖，你快收藏起来！”

凌震宇接过阎王帖，重新藏入襟内，随着母亲站起身来，昂首凝视庙外，三丈远处，依然凌乱地横陈着，那几具已僵硬了的尸体。

此刻，月光已经偏西，银辉如水倾泻。

江素卿闪目一瞥凌震宇，忙道：

“宇儿，来吧！”

语音未落，她身形微拧，迅速无比地射身庙外，眨眼已伫立在三丈之处，垂首注视着那数具，已是断颈了的尸体。

江素卿虽然面罩薄纱，但由她的眼眸中，是可察知她暗自窃喜着。

凌震宇双眉微微一扬，身形已立在母亲的身侧，星目冷酷地盯视在尸体上。

然而，在他冷若冰霜的嘴角上，已布满了得意而骄傲的笑意，他的神情是极其轻蔑的。

江素卿问道：

“宇儿，你都看到了吗？”

凌震宇闻之，转首望着身旁的母亲，他见母亲的眼眸中，含蕴满眸得意之色，自己也笑着跟了点了点头。

江素卿的面色似乎是在倏变中，她双眸蓦地煞芒立现，扭转脸去，伸手一指左边的俯卧着的，一个身着蓝色长袍的尸体，仇恨地道：

“这是‘白眼狼’胡少冈，他生前绝不会想到，会有今夜如此下场！哈哈——”

凌震宇闻言视情，心头不由大震，他被母亲疯狂的神态，吓呆了！

于是，他抱着母亲的臂膀，大喊摇动着。

“娘！你……怎么啦？娘——”

江素卿犹若未闻地狂笑着，她尖锐地暴吼道：“这个……这个是……‘过山虎’赵全老魔！”接着，她又指着一具手脚齐断的无头尸，道：“这个是……‘病大虫’冯毛老魔！哈……”凌震宇焦急道：

“娘……”

江素卿继续道：

“他是‘九指头陀’孙正阳……‘金钱豹’张恕，哈——‘满天星斗’白庆东老魔！”

江素卿咆哮似的语音至此，她双眸怒视，内心激动。“娘！你……你静一静！”

凌震宇无措地紧蹙着剑眉，轻摇着母亲的身躯，要她快点清醒。

“孩子！这六个老魔……都是娘今夜的杰作……然后，娘一剑剑再将他们的颈上狗头砍下，哈哈——摆在‘夜叉女’屠慧君，所放的那盏破灯的周围……”

“娘——”

凌震宇此刻，见母亲的情绪，安静了下来，正欲说些什么。

身躯一颤，江素卿忽然道：

“宇儿，娘方才太激动了……”凌震宇闻言，见母亲已恢复常态，忙放

松自己的双手，闪身立于母亲前面。

“宇儿！娘本不该在你面前如此的，可是……可是，你爹爹的死……太……太惨了！”

“娘！”

凌震宇听了，不由凄凉的悲唤了声。

刹那，母子二人均是泪流满面，紧紧地拥在一起，语不成声地痛哭起来……片刻后——

江素卿的悲泣，忽然停止了。

她抹着面颊上的轻纱，明眸闪动出一种母性的光彩，望着她面前怀中的爱子，微忿地道：

“宇儿，娘尚有一事未办……现在，开封府中，被聂元霸邀约而来参与‘武林宴’的，一些黑道巨魁们，均已抵达这里。所以，如今的开封府，已近乎疯狂！”

凌震宇立好身形，怒问道：

“娘！断肠崖，可是就在开封附近？”

愁容满面，江素卿点了点头，道：

“是的，断肠崖就在开封西南，廿余里外。”剑眉微蹙，凌震宇道：

“娘！你现在又要到哪里去？”

江素卿未待凌震宇语尽，忙抢道：

“宇儿，娘要那些被邀而来的黑道魔星们，知道我们的厉害，畏惧而返……”

星目一睁，凌震宇道：“娘！那我……”

沉吟一下，江素卿答道：

“宇儿，你现在可往城里丐帮，找你师父他们去！至于你姑姑，我会去找她，明晚我们再见！”

她说至此，仰首望天色，道：

“天已届四更，时已不多，娘走了！”

语音未落，凌震宇只见眼前白影一晃，母亲身形已在十丈开外。

“娘……”

凌震宇欲阻止，已经来不及，他呆立原地，一动不动地凝视着母亲的远去背影！

他怔怔地站在原地，没有追赶，只是悲怆地，轻泣着。泪，簌簌地滴落

——
良久——

江素卿的背影，早就消失了！

凌震宇依然泪珠滚落地，不知不觉间，他移动沉重的脚步，蹒跚地朝面前的开封府而去。

开封，是个古都。

读过孟子的人，总记得孟子见梁惠王的故事，这故事就发生在开封。

战国时代，开封是梁国的都城，称之为“大梁”。大梁城沿汴水而筑，形势十分重要，在那时是个新兴的城市。开封城，留有許多春秋战国时的遗迹。

据传说，南门外的古吹台，是春秋时代著名音乐家师旷，吹奏乐曲的地方；而朱仙镇则是椎杀晋鄙的大力士朱亥的故里，窃符救赵的信陵君墓，在

城东南郊，梁惠王的墓，则在西南的梁境村。

天色破晓时分，曙光初现，旭日冉冉地升至林梢，屋角……

所有的人们，都苏醒了。

然而，开封城，却是沉寂的，像一座死城。

昨日的繁华，突然消失了！

凌震宇蹒跚地走着。

开封东门的城门楼，在望了。

忽然，凌震宇的脚步，停止了。他星目电闪，倏射两道仇恨而微疑的凌芒，耀耀如刃地注视着城门楼的右侧——

此时，乌漆黑亮的城门，洞开着。

城内，杳无人迹。

片刻，凌震宇的面颊上，眉宇间，溢出一丝冷酷的笑意，于是他傲然地，喃喃道：

“人头，血淋淋的一颗六阳人头——怪！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陡然，奇迹出现了！

凌震宇默默地含笑至此，虽然他此时的笑容，是冷酷而残毒的，但笑意却仍留在他的唇角之上。

所不同的，他此时的视线，已由城门楼的飞檐上，悬垂的那颗血淋淋的人头，移到右边那扇乌漆黑亮的圆门上了。

乌漆黑亮的城门上，张贴着一张素白的告示。

凌震宇星目电闪地注视着这一告示之上，他极目地逼视着，那上面所写的两行墨迹未干的字迹。

他被一股欲望驱使着，疾步走至门洞之内，停身于那告示前，昂首望去。

经此一望，他的神情骤然一怔——

原来，上面写着：

三日后，武林宴时，誓死血溅断肠崖！……希祈，诸位同道前辈先进，悬崖勒马，否则，我等全力搏杀……

未亡人江素卿携子 顿首

凌震宇星目凌芒倏而骤增，转首径朝城内一条坦直的街道深处望去。

他的笑意更浓了。

他知道母亲已将昨夜击毙的过山虎、病大虫等人的首级，分别悬挂于四门之上，向武林宣布，向群豪示威。

凌震宇心中忽然一畅，转身昂然，欲朝城内举步之际——

凌空爆起一声哑喝道：

“小伙子，你好大的眼睛！我老婆子站你的前面，你连瞄却不瞄一下！啊——这武林中可还有长幼尊卑之序？”

循着暴嚷之声，凌震宇遽然止步，疾朝发话的地方望

去。他心中早已明白，发话的人，正是那分别近日的银拐婆婆麦晋芬。

但，所奇却是人影皆无！

城楼之上，仍是寂静一片。

狐疑之下，凌震宇昂然朗声唤道：

“婆婆，快别戏耍晚辈了……晚辈一时未察，真该……”说着，城楼之上，“噗”地一声轻笑。

凌震宇闻声，心中已经知道，此一笑声，很可能是那伴随银拐婆婆同行

的水芙蓉。

凌震宇两眼闪动了下，再欲出声相唤之际——城楼之上，两条人影倏现。

“呵呵……”

凌空爆起一串沙哑的大笑，以及一声清脆的呼唤道：“凌兄，是我！”

果不其然，正是凌震宇所料之人，银拐婆婆和玉女神笛水芙蓉。

霎时，二人身形如隼般，凌空飘下，轻似鸿毛棉絮，落在他的面前。

麦晋芬哑笑未止，水芙蓉娇唤之声刚毕，足尖轻点，一个软玉般的娇躯，已投入在凌震宇初张相迎的怀抱之中了。当下，银拐婆婆笑声突止，一双铜铃眼暴突地一瞪，大嚷了起来道：

“啊！你这小丫头好不害羞！”

水芙蓉闻言，倏地立好身形，面颊红晕片片，纤腰微拧，羞赧已极地垂首，埋在银拐婆婆麦晋芬的怀中，娇嗔地道：“婆婆，人家不来了！”

“好啦！好啦！”

麦晋芬忙自拍着水芙蓉的香肩，抚摸着她满头乌云的柔发，兀自笑嚷道：

“事情已严重得犹如火烧房，你见了这小子，竟然什么都不管了，竟一时地卿卿我我起来啦！”

凌震宇听了，也不禁面红耳赤，旋即，他星目一转，剑眉倏锁，满面疑容密布，昂头连忙问道：

“婆婆，难道发生了什么大事不成？”

咧嘴瞪眼，麦晋芬大嚷道：

“的确！发生了一件天大的事！”

面色遽沉，凌震宇道：

“什么事？”

铃眼圆睁，麦晋芬嚷道：

“武林宴已提前，在今晚举行……”

仇恨的怒焰，忽然出现在凌震宇的星目之中，他满面寒霜，冷酷残毒之色立浓。

继而，他星目杀机暴闪，怒“哼”一声，狠道：“那不是更好吗？这样一来，不就等于催短了聂元霸的狗命？”

暴笑一声，麦晋芬赞道：

“不错！老婆子也这样想！”

说着，一顿，她又道：“那城门楼上的人头和告示，想你小伙子，已经看见了！”

凌震宇望着麦晋芬，慨然点头。

水芙蓉这会儿，才站直了娇躯，明眸眨呀眨地，深情含笑凝视着凌震宇。

麦晋芬又自嚷道：

“你娘我们方才已见过了！”

凌震宇听后，星目一闪，急忙问道：

“婆婆，我娘现在在哪里呢？”

麦晋芬嚷道：

“你娘和七禽叟他们，现在都在丐帮总坛，丁驼子那儿！”

凌震宇迫不及待地道：

“婆婆，还有别的事吗？”

麦晋芬嚷道：

“没有了，走！我们就往丐帮吧！”

语音未落，她偏头一望身侧的水芙蓉，闪动着一对暴突的铜铃眼。

水芙蓉杏目圆睁，望着麦晋芬，启唇说道：

“婆婆，你怎么这样糊涂，我们的任务，就是前来迎接……”

麦晋芬争着嚷道：

“算啦！我知道你丫头片子要说什么？……是迎接你的凌……”“婆婆……”

水芙蓉撒娇地羞唤一声，疾然瞟目一望凌震宇，娇躯微拧，转身径朝街心而去，动作之快，直若流星，箭矢般的迅捷，眨眼在三丈之外。

“凌兄，我先走了！”

水芙蓉转首又是一声娇呼！

咧嘴大笑，麦晋芬迅道：

“小伙子，我们也走吧！”

凌震宇闻言，神情一怔，忙将盯住着水芙蓉的视线敛回，点头作答。

麦晋芬和凌震宇的身形电闪般，径朝东后街的一座废宅而来。

北派丐帮的总坛，是一座偌大的废宅。

据说“丁驼子”当年，即是这座废宅的主人，后因家道中落，才剩如今的场面。

咧嘴瞪眼，麦晋芬忽然地大嚷道：

“小伙子，你看那是谁？”

说着，她手指着面前街心处。

凌震宇一听，疾目望去，已然看清，那人即是扁小鹊和丑婆子“苗疆蛊母”。

于是，他朗声答道：

“啊！是苗疆蛊母老前辈，和懒黑虎扁兄弟！”说话间，双方的距离，尚有丈余之远。

转眼，麦晋芬嚷道：“小伙子，怪事年年有，不如今年多，你看偌大的开封府，竟死沉沉得连个人影也没有！”

凌震宇也有些诧异地道：

“在下，也如此想着，难道这里出了什么事不成？”麦晋芬铜铃眼一瞪，停步不前地，暴嚷道：

“哼！还不是你娘给搞的……”

凌震宇的身形，也停顿下来，疑道：

“我娘？——”

平等晋芬嚷道：

“你娘大清早，就东一张告示，西一张告示地帖个没完，……左一个人头，右一个人头的悬上了四个城门，早将那群被天外飞煞聂元霸邀约而来的魔崽子们，给吓跑了！”她语音方落，对面突然大嚷：“银拐婆子，你穷喊乱叫个什么？我懒黑虎就是讨厌你这个劲！”

凌震宇急叫：

“扁兄！”

扁小鹊一眼望见凌震宇，喜极地一声欢呼，道：“啊——原来是凌兄弟……”

他语声未歇，凌震宇立应一声，只见眼前人影一晃，扁小鹊半截铁塔似

的身躯，已经来至面前，伸手握住他的双手，兴奋得说不出话来。

麦晋芬睁眼望着扁小鹊，暴嚷道：

“傻小子，你们在此做什么？”

扁小鹊仿佛未闻，依然紧握着凌震宇的双手，傻笑着道：

“凌兄弟，你真教我想煞喽！……”

正于此刻，由一家店铺里闪出一人，径自朝着三人跃来，哑声地笑嚷道：

“啊！原来是凌少侠和麦老姐姐……”

电闪间，苗疆蛊母已来至三人身前，忽地脸色骤变，道：“快！走——”说着，扭头就跑，眨眼转入一条陋巷之中。

银拐婆婆麦晋芬闻言视情，心头立震，倏然觉得事态非比寻常，其中定有什么蹊跷，否则苗疆蛊母不会突然脸色骤变，于是她也急着嚷道：

“傻小子，还不走吗？快呀！”

风驰电掣一般，三人身形倏晃，射身而去。

穿过陋巷……

片刻后，他们又置身于一条南北的横街之上。“就在那儿！——我师父他们都在那个大院子里。”扁小鹊一个劲地傻喊着。

果然不错，凌震宇昂头望去，面前数十丈远，峙立着一座偌大的院落。

院落，被高高的围墙围绕着。

它，显得是那樣的死寂和深遽。

黑漆的圆门，洞开了。

迎面而来的，是一张悲凄幽泣的脸孔。

凌震宇一看来人，正是水芙蓉，他心中立刻觉得事态严重，心头不禁微震，疾然闪身，迎向她问道：“蓉妹！出了什么事？”

水芙蓉杏目闪闪地，泪光倏现，轻嚶一声，投在凌震宇的怀中，泣声地哭道：

“凌兄！玄……真……道……长，他……已……被……聂……元……霸……”

麦晋芬闻言大怒，面色遽变铁青，暴吼道：

“丫头片子，哭有什么用？——现在，他们人呢？”水芙蓉轻泣着，纤手一指内院，幽幽道：

“都在……大……厅……内……”

她语声未了，银拐婆婆麦晋芬疾瞪懒黑虎扁小鹊，暴吼道：

“傻小子，我们进去！”

扁小鹊大环眼一瞪，沉浊浊地应道：

“好！”

二人似电光，如石火般，射身向内院而去！

眼看他们二人去后，凌震宇怒极如焚地道：

“蓉妹，玄真道长老前辈，怎么了？”

水芙蓉依然悲泣道：

“我和银拐婆婆月前赶到开封之后，就将那张秘图，还给了玄真道长，不知何故，昨夜玄真道长竟被天外飞煞聂元霸遇到……”

凌震宇急道：

“后来怎么样？”水芙蓉拭了泪水，道：

“当时，二人可能就激战起来。方才玄真道长满身血迹，踉跄地回来。”

突然，双目无神，口吐血箭，跌倒大厅内前，不治身亡……”

凌震宇心头一栗，追问道：“那秘图呢？”

水芙蓉咽了口水，哀伤道：“已被聂元霸夺去！”“玄真道长临终之前，可曾留下什么遗言？”水芙蓉缓缓道：

“他要你夺回秘图，取得昆仑派开山鼻祖太乙真人所著的拳经。”

凌震宇闻言，喃喃自语道：

“原来秘图，关系着武当的存亡，难怪玄真道长拚死，也要夺回真武拳经。”

凌震宇此时，早已滚落下两串晶莹的泪珠。

稍顷，二人立好身形，内心悲痛欲绝，抹去面颊泪痕，凌震宇幽幽说道：

“蓉妹，我们也进去吧！”

水芙蓉点首作答。

于是，二人飞快地朝大厅疾行而入。

大厅之中，人影幢幢。

凌震宇和水芙蓉，来至大厅内，疾目一瞥，只见群老们正围绕着大厅正中，一张软塌之旁。

原来，软塌之上，躺着玄真道人的遗体。此时，正以一块白绒遮掩着。

所有在场的人们，每一张脸上，都满布哀容。

凌震宇见状，神情愕然了。

他悲愕地，巡视着，在场之人。

除了那前往云中山蛇谷，去邀约“火灵官”鲁道亨，和“散花娘”杨秀春夫妇的韩静如师徒，尚未归来，其余的均已在场。

此刻，就连别后未久的凌世音，与他生身之母江素卿，这时也立身在停放玄真道人的遗体的软塌旁，凄然不已。然而却还有一人，是他所未曾见过面的。

那人身着金色长袍，若不是驼背，一定很高大，他的年纪在六旬开外，豹头虎眼，生就一股威势。

凌震宇仔细一想，此人定为丐帮丁老帮主无疑。蓦然，江素卿悲忿地狠道：

“聂老魔，你真狠毒！哼！今夜，我定要你这恶魔，死在老娘的剑下……”

她说至此，昂首续道：

“各位，这么为我凌家耗费心力，江素卿实是感激不尽了！”

凌震宇只顾哀伤，不知母亲说些什么。

语音略顿，江素卿望着他道：

“宇儿，不要再悲伤！快过来，参见丐帮帮主丁老前辈。”凌震宇闻言，才由悲痛之中，惊醒过来，道：“哦！”众人一听此言，疾然转首，朝背后的凌震宇望去，他们的目光中，充满惊讶，因为众人都不知道这青年，何时来临。

凌震宇“哦”了一声，并未即时见过那金袍驼背的老人，他却悲痛地疾呼一声，扑在玄真道人的软塌上，悲痛万分地道：

“道长……晚……辈……凌……震宇……定要为……你老报仇……”

刹时，大厅之中，悲痛的气氛倏浓。

良久——

凌震宇在母亲的等待下，他立起身来，见过金袍驼背的老人，和在场的

诸位前辈，以及他的恩师七禽叟。

柳眉一皱，江素卿忿忿道：

“诸位！我们今夜，断肠崖再晤吧！现在，我先带震宇回房歇息一下……”

水芙蓉此刻依偎在凌世音的怀中，俏眼瞥了眼凌震宇，是那么情深意浓。

继而，她螭首微仰，茫然地望着自己恩师凌世音！

凌震宇和母亲的身影，已消失了。

北派丐帮的总坛，重归静寂，这仿佛是一场“大风暴”的前奏。

开封府，沸腾了！

不！这只不过是前数天的事。

而至今晨不然了，江素卿于四城所张贴的告示，和悬挂着的人头，将聂元霸所邀来而参与“武林宴”的黑道群魔们，个个吓得又悄悄隐迹，知难而返了。

所以，激怒了“天外飞煞”聂元霸，将武林宴的日期，提前在今夜举行。

夜幕低垂——

天空倏然变成阴沉沉的，霾云密布。

夜，整座开封府，寂如死城。北派丐帮总坛，偌大的一片废宅，也是悄然无声。

然而，丐帮总坛的屋宇深处，自入夜时分起，一批批的黑影，轻巧纵地，隐身在黑暗中，朝着开封府的北门而去。

这时，丐帮总坛的屋垄上，又有两条黑色的人影拔起。

他们仍然是轻登巧纵地，直若两团棉絮般的，直泻北门。

阴霾的夜空开朗了。

——天空是蔚蓝的，繁星点点闪耀着，银月如水，俏丽的犹如一张美艳少女的脸庞，正含情脉脉地对着情郎微笑着。

又是一个晴朗的秋夜。

月光下，往断肠崖而去的一条蜿蜒的山径上，突然出现两条飘风般的人影，捷如箭矢地奔驰着。

二十三、武林宴 群魔伏诛

“娘，聂元霸到底有多大的实力？我们何不自己报仇雪恨，为武林除害？”

“宇儿，你将那册万恶的阎王帖，拿出来给娘看看！”原来，这两条疾行于山径之上的黑影，正是“追魂客”凌震宇和他的生身之母江素卿。

凌震宇一听，忙将阎王帖递给母亲。

晴朗的秋夜，月光银辉四射，照耀整个大地。借着月光的银辉，江素卿展开了阎王帖，将视线电注在群魔签定的那黑名单上。

此刻，凌震宇也靠在母亲的身旁看着。

有顷，她狠声地道：

“宇儿，还剩下八人！”

母子二人虽在不停地言谈着，但他们的脚步，却丝毫也没有停歇过，那连一丝减慢的影响也没有，所以他们仍旧箭矢般地奔驰着。

凌震宇转首闪睛一瞥母亲，道：

“娘！还有多远呀？”

江素卿忙道：“大概还有十里之远！”

语毕，她将阎王帖又递回给凌震宇。

疾行中，母子二人，沉默着，快速奔驰再也没有言语。此刻，他们足下的山径，是崎岖的，两旁的山势，已形险恶，~~此~~崖崇巖，远处的月辉下，只见尽是郁郁苍苍的一片迷茫，却是愈显得山容异常壮丽雄伟。

转瞬，山势倏变，脚下的路更形崎岖难行了。两边壁立的高崖，紧紧地夹着一条蛇形的石径，石径湿辘辘的，均被一些杂树藤萝，遮拦着。

凌震宇开口道：

“娘！这条路可是入崖之路？”

江素卿回答道：

“不！这只是条捷径！顺此幽径，前行里许即是断肠崖了。”

江素卿伸手指着右边的一条幽径，闪睛望了望凌震宇。凌震宇展目望去，只见那又是条崎岖的幽径，转念间，他满心狐疑地忖道：

“娘，久居这魔窟之中，当对此地形，了如指掌了！”所以他再也没说什么。

瞬息，凌震宇已随在江素卿的身侧，斜向的朝着山径而行，母子俩逐渐接近目的地。

此刻横亘在面前的是一条又宽又广的卵石路上。月光下，银辉里的卵石路，奇特地显示出，一种别有的光亮，使人感到格外飘飘然。但是，他们母子二人的心情，却是沉痛的，悲愤的……“断肠崖”终于出现了。

母子二人，忽然停了脚步。

危崖孤立独耸，两旁下临千刃，让人看了不寒而栗，在崖的入口，设置着两扇黑而高的圆铁门。

铁门敞开着。

斯时，门内一片宁静。

虽然是月辉如银，入门后的宽广前院，却显得静得可怕。

更怪的是，前院里一个人也没有。

凌震宇凝立在母亲的身侧，星目电注着铁门的上方，悬挂着一块巨大的

铜铸匾额。

匾额上刻着“霹雳门”三个苍劲有力的大字。江素卿露在轻纱外的一双明眸，此刻仇恨已到了极点，旋视着崖口的四周。

崖口的四周，仍是寂然无异。

稍顷，她怒“哼”了声，轻声说道：

“宇儿，时刻已届，我们进去吧！”说着，她转目一瞥凌震宇。

凌震宇听后，望着母亲满脸仇恨已极，点了点头。当下，母子俩，蓄势运功，以防猝然之变，风驰电掣般，跃起身形，箭矢似地纵了进去。

断肠崖，蕴藏着丑与恶。

此时的静谧，增添了一层浓厚的恐怖，与重重的杀机。

崖上，是一片百丈方圆的广场。

广场的深远处，是一片偌大的庄院，四周楼宇耸立，屋宇栉比，檐牙高啄，月辉下晶然闪耀，庄严宏伟，壮观无比。

然而，使人直觉或幻觉，俱感到仍是阴沉沉，冷森森，寒气逼人。

这时，广场的中心，在月光下，却奇特地摆设着，两排相峙的桌椅，面朝东西相对。

双方似处敌对的态度，两排黑漆晶亮的方桌后，均已端坐了十余人，各个炯炯如炬的目光，冷冷地，眨也不眨一下。

由此，可以看出，他们心中充满仇恨。

场中，气氛令人窒息。

那东面一排朝西的，共有九人，均是青巾蒙面，岳然端坐。

然而，唯有一位面色焦黄，骨瘦如柴，两颧骨特高，凹鼻，无须无发，一袭绿色肥袍的老人，两眼绿光逼射，脸无青巾蒙住。

他们就是据其断肠崖的群魔。

“天外飞煞”聂元霸，与近日来到中原的聂元霸之师——“天外天”单人铎。

西面一排朝东的十余人，即为“火凤凰”凌世音，和关外“七禽叟”等人。

此刻，在场双方的人，仍在等待着什么。

他们湛然的目光，除了仇视对方外，还不时地转目，望着入口之处。

的确，他们在等待着“追魂客”凌震宇，和已故武林盟主的未亡人，江素卿母子的来到。

蓦然——

全场人的目光倏转，电也似的盯住在入口处的卵石路上。

他们心中所急迫盼望的，“追魂客”凌震宇和他的母亲江素卿，终于出现了。

“啊——”

来人爆起一声仇恨的长啸，声回夜空，空谷激荡，震撼得大耳锐鸣不已！

随着长啸之声，场中骤然飘下两人，昂然而立，旋目电扫场中情势，仪态傲然。

也就在凌震宇和江素卿、母子二人落身场心之际，“天外飞煞”聂元霸的一方，起立一人，晃肩身形凌空逾丈，飘身场中，疾步上前抱拳，冷笑恭身说道：

“元霸前来迎接江女侠携子莅临，给敝崖增光不少……”

未待话讫，江素卿怒“哼”一声，厉吼也似地喝道：

“住嘴！老娘索命报仇的日子到啦！哈哈——”

江素卿她厉喝倏止，发狂地惨笑不止。

她双目喷焰地，仇恨地注视聂元霸。

凌震宇星目赤红，逐次扫视东西一排的群魔。此刻，他的冷酷、残毒、仇恨的面容，呈铁青色地激动颤抖着，他那丝冷酷的笑容，又浮上了他的唇角，令人见之不寒而栗。

江素卿仍是惨毒地嚎笑着。

经此猝然之变后，聂元霸神情遽怔，倏然撤身三尺，暴射出两道狞恶目光，脸肤阴晴地变化着。

“唰——”

月色银辉之中，一道银虹暴射！

这时，江素卿长剑已然在握。

天外飞煞聂元霸见景之下，忙撤身数步，惊讶不已！江素卿的惨笑忽然而止了，她抖剑指着聂元霸，怒火焚心地暴喝道：

“聂元霸，这就是你的‘武林宴’吗？不会吧！”“嘿嘿——”

聂元霸被江素卿的气势，吓得脸色骤变。

继而脸上肌肤，猝现出轻蔑之意，狞笑一声，道：“的确，这是‘武林宴’。嘿嘿——这也完全是为你们，而设的……”

凌震宇闻言，霍然欺身，星目暴射凌芒，喝道：“聂元霸，你既然如此打算，那正合少爷心意，我们怎样了结……”

聂元霸狞厉冷笑道：

“小狗，老夫当年一时仁慈，未将你击毙在掌下，不料今日你来……”

凌震宇怒火万丈，未待聂元霸语毕，厉吼一声，道：“老魔，你找死！”

声出掌发，身形陡然拔起，翻掌两股劲飚，随着身形击向聂元霸顶门。

聂元霸一看，心头骤怔，事出突然，疾晃身形，轻烟一缕，茫然躲过来掌，万钧之势。随之，他极怒焚心，怒喝一声：

“住手！”

凌震宇双掌倏告落空，杀机更浓，再次递掌之际——东面群魔中的那绿袍老人，立起身形，狐疑道：“元霸！你娃儿又耍啥子玄虚？将我老人家埋在鼓里……”

“天外天”单人铎疑容满面地望着聂元霸。“哈哈——”

突然一声狂笑，凌空飘来。

接着，怒声冰冷地道：

“天外天，此事待老朽告诉你吧！”

电闪间，场中诸人面色骤变，均自转目，径朝发话之处望去。

众人突觉眼前凌空人影一闪，场中顿时多了一位银灰长袍的老人。

众人再定睛一瞧，方才看清老人背后，还背着一位白发红颜的老婆婆。

“嘿嘿！”单人铎双睛暴瞪，注定了“火灵官”鲁道亨，阴声道：“我以为你们两个老东西死了！——如今，太好了！当年老夫的一拳之仇……”

然而鲁道亨满面怒色，朗朗一笑，道：

“没想到吧！哈哈——我们崖外找个幽静处走走如何？”“有何不成？走！”

单人铎嘶吼一声，月下绿影倏闪，身形暴射逾丈，排众而出，就空一旋，喝道：

“老夫先行一步，望汝速来崖外……”

未待天外天单人铎话讫，鲁道亨背背的“散花娘”杨秀春，一声尖锐的长笑，道：

“老单你少狂！老婆子从来就没有把你放在眼里……”语音方甫，单人铎飘空的身形，早已在数丈开外，远处传来一声怒哼。

单人铎去后，众人心中都起疑念，数十道晶然暴射的目光，竟又朝场心望来。

鲁道亨转睛怒视聂元霸，满面寒霜地怒道：

“聂元霸，此处老夫决不插手，可是我有一言相询，那‘夜叉女’屠婆子，可是藏在这里？”

聂元霸闻言，先是心神突震，然后笑容可掬道：“聂某实不相瞒，没有！”

鲁道亨，满面肃容，追问：

“果真没有？”

聂元霸道：“好话不说第二遍，信不信随你！”

散花娘杨秀春，道：

“道亨，只要我们有心，不怕找不到那恶魔婆，我们走吧！”

说着，语音倏转，一扫在场众人，朝着七禽叟等人，说道：

“事毕之后，我们开封再见吧！”

鲁道亨，展目一望凌震宇忙道：

“凌少侠，歼此群魔可施老夫授你的无极拳法，现在我们暂别了！”

语声未落，飘身越过众人，径朝崖外射去，顿时消失在夜空中。

这不过转瞬之间，凌震宇星目注定鲁道亨的去向，凄然朗声说道：

“前辈，你老要保重！”

“哈哈……”

远方传来一串苍老的朗笑之声。

这时，场中又恢复了刚才的寂静。

“嘿嘿！”

聂元霸突又阴笑两声，转睛一扫全场情势。

“嗖——嗖——嗖——”

当下，场中衣袂飘空之声频然，双方众人，均已纵身越过面前方桌，跃落场中。

凌震宇星目电转，凝视着东西纵入场中的群魔，登时看清了有七个人。

聂元霸又起一串得意的冷笑。

“宇儿，聂元霸所领的在场群魔，都是当年围攻你父亲的仇人……”

斯时，江素卿的唇皮在蠕蠕地颤动着。

凌震宇的耳畔，又响起一串丝语之声，道：

“宇儿，娘日间之计你要切记在心，此处此战，要采狠毒为之……”

江素卿语音至此，凌震宇疾然点头未语。

“啊！”

突然，一声暴喝冲空而起。

继而，又有一人大嚷道：

“小伙子，干脆我们与这群恶魔，来一场大决战吧！”原来，这人正是

银拐婆婆麦晋芬，她暴喝未毕，凌震宇转目一瞥已立之人，星目中，倏闪一丝祈色，朗声道：“不！——此处有我们母子，足以应付这群恶魔了！”说着，他满面希冀而痛的色彩倏浓，一望自己恩师及姑姑凌世音，央求道：

“师父，姑姑！请你们为孩儿，及我娘掠阵就行了！”众人闻声面色倏变，刹时目光中显出一丝惊慌。七禽叟双睛电扫聂元霸等群魔。

聂元霸见状，面色骤变，一闪惧态。俄而，露出一丝傲然的笑容。

七禽凝注面目光，仰首望着爱徒凌震宇，沉痛地道：“宇儿，你的意思，为师的明白，不过……”语音至此倏顿，随之，长叹一声，毅然说道：“好吧！为师即采取你的意思……”

凌震宇急忙道：

“谢谢师父！”

江素卿和凌震宇母子二人闻言后，随之四道目光一扫众人，眼中显露出了欣然之色。

七禽叟满脸肃容，扭转身子，举臂拦住麦晋芬等人，毅然说道：

“各位，老夫但愿在场尊驾，采取小徒之意！”言语之间，七禽叟的目光中，射出两道异常的神色，众人望之立时明白，各自电忖：

“聂元霸可能心怀不轨……”

首先赞同的是“关东五剑”之首奚中坚。

奚中坚神秘地一笑，转身对着众人道：

“各位，凌少侠之意，老朽已明了，我们就在场外，开开眼界如何？”

懒黑虎扁小鹊，傻气横溢地道：

“凌兄弟，你太不够朋友了，有架竟然一个人独吞，叫我扁小鹊站在一边凉快，真没意思！”

苗疆蛊母听了，一望扁小鹊，瞪眼叱道：

“傻小子，你穷嚷个什么劲？走！”

说着，她伸手抓起扁小鹊，飞身跃向丈远之外。扁小鹊大嚷道：

“丑师父，你这是什么意思吗？”

丈外正传来蛊母的叱喝声：

“傻小子，少废话！”

顿时，跟着跃身场外的是，七禽叟和“关东五剑”之首的奚中坚，丐帮北派帮主丁驼子。

老叫化子侠丐裘羽，及他的门下三鬼，黑、白、红无常。

见此情形，水芙蓉螭首微偏，一瞥恩师凌世音，轻声说道：

“师父，此中会不会有跃跷？”

凌世音闻言，虽然不愿离开，但她还是点首答道：

“嗯！”

因为，这场即将展开的激战，是为她同胞兄长凌世豪复仇，她怎能袖手旁观呢？

为了顾全大局，她又不能不离去，于是她偏首轻声朝着凝立未移的银拐婆婆道：

“麦老姐姐，我们还是出去吧！”

泪，蠕蠕地由眼眶中滚出，像断了线的珍珠，滴落在她胸襟。

麦晋芬见她悲泣着，再也没有言语，点了点头，身形即起，三人凌空纵出场外丈远之处。

这时，场外凌世音等人，已成环状，包围着江素卿母子，和聂元霸群魔所峙立的场心，炯炯有神的目光，不时的朝向四周巡视着。

场中，杀机重重。

聂元霸脸色苍白，双睛暴凸，血丝密布，额头上显现网状的青筋。

“嘎嘎……”

聂元霸突然狞笑。

凌震宇的耳畔，又已响起母亲悲怆的丝语，道：

“宇儿，在你面前左方的第一人，是‘飞僵尸’南宫强……第二人是‘通臂猿’王松林……那……那着黄色的袈裟肥僧是‘屠龙法王’淫……魔……宇儿，娘……他……碎……尸……万……段……”

江素卿的语声，哽咽得泣不成声。

“娘，你不要再说啦！反正他们都是我们的仇人。娘，我们报仇的时候到了！”

凌震宇朗声说道。

“嘿嘿——”

聂元霸狞笑一声，他嘶哑地吼道：

“各位！十三年前，我们一念之差，留下了祸根……如今……嘿嘿……”

江素卿闻言，双目暴瞪，仰天一声惨嚎，“唰”地一声，抖手一道银虹，身躯直扑聂元霸。

其疾若电般，江素卿惨嚎之声未落，身剑已至聂元霸的面前盈尺。

聂元霸双睛煞芒倏射，身形疾晃，兽也似叫道：

“动手吧！”

“嘎嘎……”

他的厉吼未毕，场中群魔倏起一阵阴笑，接着人影晃动，疾若电光石火，猛如狂飚一般，卷身飞扑江素卿母子二人。

凌震宇星目倏闪仇恨之色，喷焰般地一瞥来袭的人，连同“天外飞煞”聂元霸在内，共有五人。

他暴喝一声：

“恶魔，你们找死！”

电闪之间，凌震宇身形一偏，迅速地躲过来势，声落翻掌，两股狂飚朝着来人攻去。

“哈哈——”

江素卿似疯狂，大笑不止。

“世豪，素卿为你报仇了，你如果有灵，就该保佑你的孩子……”

她凄然悲痛地嘶吼着。

狂笑声在夜空回荡，激战就此展开了。

顿时，江素卿母子，似是两团滚动着的车轮，不停地旋转着。

掌风飒然，剑气如虹，疾如电闪雷鸣，汹涛骇浪之势。

“啊——”

凌震宇星目赤红，犹如喷焰，他愤怒的长啸，震撼了天地。

当下，身形鹰隼般直飞而起，旋空丈余，就空觑定群魔聂元霸五人，倏发一招“无极拳”中的“阴阳合璧”，其势疾若山洪倒泻，竟然分袭群魔要害。

“霍！霍！霍！”

聂元霸暴吼一声，群魔一起发招，五人十掌，挟着雷霆万钧之势，凌厉，歹毒，狠辣绝伦。

眨眼间，双方攻势俱变，骤然趋于迅速，你来我往之快，简直令人眼花缭乱。

“哈哈……”

江素卿依然狂笑着，笑声中充满了惨毒，然其招式和步法，却异常沉稳，诡秘。

“破！”地一声。

只见她的剑势骤变，荡空一片剑光如水，银虹若网，密密罩定身躯，寒气森然逼人。

江素卿的笑声，转成泣血般的嚎吼。

“嘿嘿……”

突然，“天外飞煞”聂元霸，狞声一串长笑，滑过天际。

凌震宇当下，“霍——”地数掌拍出，其势如浪，说时迟，那时快，左掌已印一人胸际——

“哎——”一声惨嚎曳空。

那人正是“飞僵尸”南宫强。他口吐血箭，两眼黯然失色，仰天倒地。

见此情景，凌震宇精神抖擞万倍，拳掌交出，变化莫测。

一招汇聚，“七禽掌”、“无极拳”、“连环掌”的奇招，随着他的暴喝发出。“恶魔！接少爷这招‘七禽连环’！”

凌震宇一语未毕，掌已横扫而下。

“哎！哎！”又是两声惨叫。

其中群攻的二人，立时头骨爆裂，栽倒于地，死于非命。

“哈哈——”

仰天狂笑，凌震宇忿恨地暴喝道：

“老魔，今天就是你血债血还的日子，哈哈……”他惨毒冷酷地嚎笑着，泪掺含着血，自他的目中涌出。他痛苦的脸庞，在激烈地抽搐着。

但是，双掌却也未停止翻舞，他极怒焚心地暴啸一声，身形陡然拔空而起三丈，颯然狂卷地击出双掌，凌厉绝伦，直取天外飞煞聂元霸，以及群攻他仅剩的“通臂猿”王松林。

“恶魔，纳命来吧！”

“哎！哎……”

凌震宇的暴吼未毕之际，倏闻母亲江素卿的剑光之下，惨嚎连连，不绝于耳。

他发出之掌，颯然已抵聂元霸的面门。

“宇儿！娘来助你！”

闻声的刹那，凌震宇的斗场上，又响起了惨嚎的声音。“哎——”

随着这凄厉的惨叫，“噗”地一声，场中一人，已被凌震宇的一掌，震得飞出丈外。

可惜飞出丈外之人，并不是“天外飞煞”聂元霸，而是“通臂猿”王松林。

江素卿的身躯，已临凌震宇的斗场之上。

凌震宇此刻星目看清，母亲的斗场上，僵卧了三具断首尸体，血在月光下的石场上，盈盈然地散发出一种森然的光彩。

夜，已值四更残尽时分，淡淡的光辉，依然如水，然而，月却已西斜。
时光在激战中，已悄悄消失了！

就在江素卿身形落下的刹那——

凌震宇忽然由怀中，将他得自“新疆双怪”断肢三娘手中的那柄“赤霄寒匕”抽出。

登时，石场上，蓝晶晶地一道光华倏布。

“嗖——”

忽然一支如星的火箭，冲霄而起。

火箭是救援的讯号，从“天外飞煞”聂元霸的袖口里发出。

岂料，发出求援的火箭之时，凌震宇和母亲江素卿的长剑、短匕，均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刺向了聂元霸的脑门。

“哎——”

聂元霸双睛暴凸，惨嚎声下，立于原地，张口喷出一股血箭，方才仆身倒地。

武林中的一颗魔星自此殒落了！

这时，随着冲霄的火箭，断肠崖的四周，立即人声沸腾。

登时，火把，人影，呐喊，潮涌般地，朝石场之上，风扫落叶似地，席卷而来。

千万支的火把，形成一个巨圈，逐渐地朝着群雄缩小，缩小……

场心，横陈着八具鲜血汨汨，残肢断首的尸体。

凌震宇的双目，凝视着毙命的群魔。

江素卿也是满面泪痕，暴瞪着双睛。她的衣衫破碎了，她的秀发披散了，而在她面纱之后的脸，却痛苦万状地抽搐着。

须臾，江素卿昂首仰望黎明的夜空。

夜空似存留着几颗，颤抖的晨星，远远挂在天空，闪着微弱的星光。

四周拥来数百万执火把的青衣大汉，此时已将他们团团围在核心了。

“嘎嘎……”

忽然一声枭笑，鬼嚎般地传来场心。

在场的每个人循声纵目望去，突见排众冲出一团黑影，直泻场心而来。

来人即是“夜叉女”屠慧君，乌黑晶亮的毛驴，突然人立而起。

就在她煞住身形之际，凌空爆起一声娇叱：

“老魔婆，你休想在此逃出我这‘黄蜂毒针’！”乍见一缕翠影凌云，扬手之处，疾然一蓬金芒，径罩住屠慧君一骑人驴而下。

一声嚎吼立起，黑驴疾射崖外而去。

那缕翠影正是“金莲夫人”韩静如，她旋身飘落场心。远处传来屠慧君的怒吼声：

“三日后，一定报你这蓬‘黄蜂毒针’的奇耻大辱！”群雄依然在数百名手执火把的大汉们，呐喊下包围着。此时，包围圈更小了！

突然——

场心中的江素卿，疯狂似的咆哮起来。

她倒垂的长剑，猛然横扫向陈尸在场中的群魔……血和肉在她如轮的剑圈中滚动，飘飞着。

场外风涌般的人潮，见此惨状，不由毛骨悚然。“呼——”

一声激越而具杀伐之气的笛声，滑过长空，潮涌的青衣大汉们，登时闻

声木然而立，呆若木鸡。

这时，凌世音手持玉笛，泪流满面地凝望着，痛苦万分的江素卿。

江素卿挥舞着长剑停歇了，她疲惫地屈膝坐在石场上，神情呆滞地喃喃道：

“世豪，听得见我的声音吗？你……你的……血……仇……已……报……了……”

她幽凄地呼唤着她亡夫的名字。

凌震宇悲痛欲绝地闪动一双星目，他望着神情呆滞的母亲，幽声地叫了一声：“娘——”

他满脸泪痕，忽然扑入母亲的怀抱。

良久——

“好了！好了！事情总算过去，你们大仇得报……”银拐婆婆麦晋芬尚未说完，懒黑虎扁小鹊抢道：“是呀！老这样抱着哭哭啼啼，多没有意思！”麦晋芬铜铃眼狠狠地瞪扁小鹊，大嚷道：

“傻小子，老婆子说话，你打什么岔？给我闪到一边凉快去！”

“我又说错了？”

扁小鹊小声回了一句，见银拐婆婆生气，才心不甘情不愿地走到旁边。

这时，江素卿母子，已拭去泪水，立好了身形，拱手微笑道：

“多谢各位仗义相助，先夫的大仇，方可顺利报了，我江素卿母子，对你们的大恩大德，将永记于心……”话语未了，只见远处有一条黑影，疾如电闪地射了过来。

群雄见之，不由惊讶！

等那黑影来至，才发现是火灵官鲁道亨，背背着他的妻子，散花娘杨秀春。

丁驼子趋向前，抱拳问道：

“敢问鲁大先生，那聂老魔的师父天外天，现在如何了？”火灵官鲁道亨面露遗憾，道：

“不幸得很，被那狡猾，奸诈的单老儿脱逃了，有负众人期望，真是惭愧，惭愧！”

麦晋芬铜铃眼一睁，高声嚷道：

“什么话都不用说了，目前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侠丐裘羽气定神闲地道：

“什么事呀！”

麦晋芬手中拿起一张山水图，接道：

“有关秘图的事，玄真老杂毛生前交待过，这张秘图关系着昆仑派的存亡，务必请凌少侠，送回昆仑山斗牛观，不知凌少侠意下如何？”

凌震宇星目一展，毅然道：

“别说是玄真道长交待过，就算没有交待，各位如果信得过我，我一样义不容辞！”

群雄见状，纷纷点头，表示嘉许。

而银拐婆婆当着众人面前，将秘图交给了凌震宇。

二十四、送秘图 前往昆仑

水芙蓉螭首微偏，向身旁的凌世音，轻声道：“师父，凌兄一个人在路上太危险了，我能不能陪他一起去？”

凌世音含笑道：

“只要宇儿答应，我不反对你去！”

水芙蓉惊喜道：

“真的？谢谢师父！”

扁小鹊见水芙蓉要和凌震宇一道前往，亦大嚷道：“水姑娘要去，我也要去！”

银拐婆婆麦晋芬听了，又好气又好笑地道：

“你这小子，傻不愣登的，就喜欢跟人家凑热闹！我婆子问你，你去干什么？”

“我……”

扁小鹊不懂她，为什么不让自己一道去，干脆闭嘴不说。

丘秀贞含情脉脉地望着凌震宇，目光玲珑剔透，仿佛有无数的话要说，身旁的金莲夫人韩静如却道：“贞儿，我们该走了！”丘秀贞依依不舍地回答：

“是的，师父！”

韩静如向众人笑道：

“各位，事情已了，我们师徒告辞了！”

七禽叟神情和蔼，望着大家说道：

“既然秘图之事，交给了震宇，大家何不一起离开这血腥之地断肠崖？”

麦晋芬抢着嚷道：

“好主意，那我们说走就走吧！”

说着，群雄鱼贯而出，离开了断肠崖。

“天外飞煞”聂元霸等等群魔伏诛后，中原武林呈现出宁静与祥和。

西北风呼呼吹刮，枯叶儿在半空中“瑟瑟”哀鸣颤抖。那些红红绿绿的花草，禁不住寒冷的袭击，垂头丧气地相继凋谢了。

残秋已尽，随后跟踪而至的，那就是风刀霜剑的寒冬季节了。

大地上一片荒凉，显出寂寞的情景。

光秃的树枝，满地的落叶，它们都在西风消失了青春。

然而茶亭旁的几丛野菊，却不惧西风的吹打，傲然地临风独立，开出蟹形的花朵。

路边茶亭里，有三个男子正在喝茶，他们每个人都带了兵器。

三个带了兵器的人两个带剑，一个带刀，年纪都在三十上下，各个生得虎背熊腰，一看就知道他们是武林中人。两个带剑者之中，一个生得面目狰狞，另一个身裁较为高大。

带刀的人显然就是三人中为首的，他喝了两碗茶了后，就催促二名同伴赶快起程：

“走吧！时候不早了。”

三个人怏怏然离开茶亭时，听到那为首的的说道：“我们必须在黄昏之前，赶到那儿去，走快点吧！不然这时，茶亭里走进来一对如璧的少年男女。

那女的莺声说道：

“凌兄，今天的天气好冷哟！”

“已经入冬了，当然冷。”

她身旁剑眉星目的少年回答。

二人叫了些酒菜，喂饱了肚子，少年才开口道：“老伯，请问由这儿赶到普洛堡，还有多远？”“普洛？你们也要到马家堡去？”

茶亭老板到了这个时候，才开始注意这斯文的少年，他从头到脚，打量了一遍。

少年星目一眨，回答道：

“我……”

茶亭老板笑容可掬地道：“你消息可真灵道，一定是要去应征教头？”少年耸肩苦笑，望了一眼身旁绝色少女，然后回转头来，道：

“不，我们只是路过，想上昆仑山。”

“原来如此！”

老板却又接着侃侃而谈：

“马堡主为人疏财仗义，这次重金征聘护堡教头，一定会招来不少武林高手，虽然你只是路过，不过，明天你不妨去看看热闹。”

少女听到此，似乎有了兴趣，杏眼圆睁，启口向茶亭老板问道：

“马堡主有多大年纪？”

茶亭老板毫不迟疑地道：

“五十开外。”

少女又问道：

“他懂武功吗？”

茶亭老板一笑，道：

“不懂！假如他懂武功的话，又何必要花重金公开征聘教头？”

少女不以为然地说道：

“也许马堡主的武功不足以保护自己。”

语声方毕，茶亭老板，仍然笑颜不减，道：

“那就难说了！有些人深藏不露，有些人则喜欢夸大。”茶亭老板刚语毕，一旁少年剑眉一扬，星目闪动地抢问道：

“你以为马堡主属于哪一种？”

不厌其烦地，茶亭老板道：

“很难说，因为我并不认识他，只知道他非常富有。”听到此，少年泰然道：

“富有的人，大都怕死得很。”

少年说完此话，茶亭老板听了，内心不由一怔，反问少年道：

“你的意思是指马堡主也怕死得很？”

少女笑咪咪地道：

“他假如不怕死，又为什么要花那么多钱，请什么教头？”

茶亭老板不以为然，说道：

“那又未必单单只为了保护自己，他也许须要保护家人和财产的安全。”

少女好奇地问：

“马堡主家里有些什么？”

“妻子，儿女以及家丁。”

少年听到这里，想当然地微笑道：

“有家丁还不够，还要重金征聘教头，这表示可能有许多仇家要找上门了！”

少女也微笑地跟着道：

“是啊！”

茶亭老板也只轻轻一笑，没有作答。又有过路人进来歇脚喝茶，那对少年男女赶这时候离开了茶亭。

刚进来喝茶的人之中，有位个子稍矮的人，望着那对少年男女的背影，向茶亭老板问道：

“那少年可是姓凌！”

茶亭老板听到有人向他，问那刚才离开去的少年姓名，也回头去望少年的背影一眼。

然而只是轻眼之间，那少年男女的身形已去得老远了。不由一惊，茶亭老板回转头想了一下，点了点头。那名矮汉闻之，居然茶也不喝，就冲了出店，跨马上背，绝尘而去。

一连串的事情发生，茶亭老板莫名其妙，惊呆了一阵！普洛！是一个小镇，它在于阗的南方，最靠近昆仑山。镇上只有一间客栈。

客栈入门处是一个食堂。

食堂内，摆了十几张方桌。

客栈的二楼和后座，都是客房。

今天这里生意，似乎特别兴隆，把整座客栈，挤得水泄不通。

再往前就是马家堡。

从这儿到马家堡，只有二里路左右。

今晚在这间客栈上住宿的人，大都是要前往马家堡的。这班人中，都是西陲的武林高手，他们都是为应征而来的。

有些人早就到达普洛，也有不少人，今天才风尘仆仆赶到。

马堡主订下的日期是明天，因此，也有人在今晚黄昏才到这里。

当然，也有人不是为了应征做教头而来，只为了热闹。因为像这种武林中的盛会，在西陲是非常难得一见的，谁也不愿错过机会。

唯一例外的，只有二个人，就是那对如璧的少年男女。他们既不是为应征而来，也不是为了看人家比武来的。他们究竟有何目的？

难道真跟他们自己说的，要上昆仑山。

除了他们自己之外，别人似乎是无法知道。

说他们是唯一例外，也只是从表面上看而已，说不定还有些更例外的。

而那班应征者呢？

表面上似乎都被马堡主这份厚酬，吸引住了。

其实武林中人，是否每个都为钱而颠倒？

那又未必。

不过，凡是到这里来的人，一定心里明白，明天的场面必然十分热闹，也肯定够紧张刺激。

时间已是黄昏，那对如璧的少年男女，就在这时候赶到普洛镇上，唯一的客栈——鸿宾客栈。

刚是晚饭时分，食客如云，那十多张方桌，都坐满了人。掌柜面带笑容，躬身对着刚进入客栈的二位如璧的少年男女，说道：

“对不起，两位，今天敝店客满了。”

少年闻言，回头望着身旁少女，道：

“蓉妹！既然如此，不如先吃过晚饭再做打算吧！”原来，他们就是凌震宇与水芙蓉。

此次西来，是为了将武林中，人人欲争的秘图，还回昆仑山斗牛观，以完成玄真道人的遗言。

自上次断肠崖歼灭群魔后，他二人历尽风霜，花了月余的时间，才来到这里，眼看就要完成重任。“算了，谁叫我们来得太迟？”

水芙蓉无可奈何地，转身想走。

突然，传来一粗鲁的声音叫道：

“小丫头，且慢走！”

闻言，水芙蓉驻足，回头一看，是个又矮又丑的大汉。那家伙粗眉一扬，满嘴胡须，鼻子犹如红柿，正捧住一碗酒，和他的同伴相顾大笑。

又矮又丑的大汉见水芙蓉回头，他又嘻笑着打着手势说：

“过来吧！俏娘子，我请你喝一杯如何？反正你这么纤弱，我只要让出一小半座位，就够你坐了，何必东奔西走？”水芙蓉一听，不由冒火，杏目圆瞪。

“哈哈……”

那矮子的同伴，又是一阵大笑。

食客中有人借着酒意，笑了起来。

水芙蓉动气了，似乎抓着腰间的剑。

凌震宇见状，急忙劝道：

“蓉妹，我们可以到别处去。”

凌震宇和水芙蓉显然还不知道，这是唯一可以进食的地方和客栈。

水芙蓉杏眼怒目而视，这口鸟气似乎很难令她咽下去！

但凌震宇为了息事宁人，一直苦苦相劝。道：“算了，走吧！”

自从报完了父仇，手刃群魔后，他好象完全变了个人似的，冷酷，残毒的目光已消失尽了，他变得温文儒雅，因他心中已没有了仇恨。

这时，丑矮子受到同伴怂恿，霍然离座，窜到门前，把手一横，道：

“俏娘子，乖乖的，陪我一阵，老子实在寂寞死了。”

“啊！”

水芙蓉忍无可忍，吆喝声中，剑已离鞘，寒光直迫矮子咽喉。

矮子本来就够矮，这时身形再一矮，寒光自他头顶一掠而过。

水芙蓉剑未收回，手腕却一阵巨痛，原来手腕已被人紧紧扣住了。

矮子闪避得轻巧，身形变得更快，出手有如闪电，左手扣住水芙蓉的手腕，右手疾伸，企图去撕下水芙蓉的衣裳。

水芙蓉情急之下，偏偏又无力反抗，急得差点哭出来。凌震宇此时一看，再也忍不住，急伸出手，要为水芙蓉解围，矮子后腿一踢，凌震宇顺势，向外倒翻出数尺。矮子又再伸手扯水芙蓉的前襟。

水芙蓉拼命挣扎，左闪右避，好在身材比矮子高出了一大截。

“老毕，加油！”

“快点，你马上就赢了！”

矮子的同伴在旁呐喊叫嚣，座中不少的食客，应以好奇心理隔岸观火。

所以，此刻仍然无人敢仗义伸出援手。

另一个更大的原因，就是矮子手无寸铁，已能制胜，何况他还有其他同

伴在场。

因此，即便有人同情水芙蓉，并无人敢出面插手管。水芙蓉的腕脉穴被扣，一时全身武功，无法施展，矮子眼看就要得手。

蓦然，背后一团黑影飞来，站在矮子的身后。那黑影并非别人，正是门外纵入的凌震宇。

凌震宇见这矮子，出手下流，心中不由勃然大怒，当下毫不留情，举掌即拍。

“砰”的一声。

矮子脑浆迸溅，惨叫一声，身不由主，整个软瘫在地。“嘎！杀人啦！不得了了！杀人啦……”

“老毕！”

食客之中，立即起了一阵骚动，整座食堂乱哄哄地。

水芙蓉被矮子制住的手腕，感到一阵松弛，仿佛从刑场上被人救了出来。

鲜红的血水惨白的脑浆，由矮子破碎的头颅，疾涌而出，在场进食的客人看了，差点没呕出来。

矮子还来不及叫，就软绵绵地倒在地上，四肢伸直，脑浆迸出。

此刻，他的三个同伴有如从噩梦中惊醒，迅速离座，冲了过来！

“老毕！老毕！”

这三个人都丑怪得很，一个又瘦又老，看上去只有一层皮包骨。

此人迅速冲向客栈的大门，随手横伸七星钻，拦阻在水芙蓉的前面。

水芙蓉刚喘一口气，仿佛又遇上了一具僵尸，浑身打了一个冷颤。

拦住水芙蓉的又瘦又老的人，正是“西陲四凶”之中的“活僵尸”贺青。第二个的丑怪之人，只有半边人脸。

因为，他另外的半边，是天生乌黑的胎记，看上去除了又丑又怪之外，还带有几分恐怖。

他是“西陲四凶”之中的“阴阳判”翟得山。

就在此际，翟得山一记凌空斤斗，翻身到了凌震宇的身旁。

凌震宇昂然而立，星目中的精光一敛，若无其事地站着。

凌震宇心定神闲地环扫周围，只见矮子的另一同伴，“独角龙”朱武，他正过去将他们的“老大”扶起。

可惜这时候，那“矮子”毕坤，已瘫痪地躺在他自己的血泊中，早已气绝身亡。

“独角龙”居“西陲四凶”之中最末，年记也是最小。

朱武是天生奇丑，除了双眼凸出之外，额角中央也长了一个肉瘤，肉瘤长而大，因此西陲武林中人，便给了他一个“独角龙”的绰号。

朱武看见“老大”毕坤死去，悲痛之余，恶向胆边生，飞也似的，回到了翟得山的身边。

翟得山正面对一个手无寸铁的凌震宇。

事实上，到了这时候，所有人的视线，也都集中到凌震宇的身上。

相反地，凌震宇却毫不在乎，等待着他们三位丑性的人发话。

“阴阳判”翟得山，双叉在手，吆喝着说：

“你杀了我们老大！”

凌震宇看也没有看他一眼，道：

“他死有余辜，怪不得我！”

“好极了！年轻人，你真有种！”

阴阳判翟得山竖起了大拇指，称赞道。凌震宇微微一笑。

阴阳判翟得山上下仔细地打量凌震宇一遍，然后说道：“你大概不知道我们老大是谁吧？”

凌震宇不屑地点头道：

“嗯！”

“独角龙”朱武，此时已忍不住叫了起来道：“老三，别再跟这小子磨菇了，动手吧！”

与此同时，朱武亦由腰间拔出形如斧状的双梭。双叉双梭齐上，眼看危在眉睫，凌震宇竟然还呆在原地，一动也不动。

水芙蓉一见，花容失色，连忙叫道：

“凌兄，小心！”

双叉刺向他的脚，双梭力劈他的头，登时“霍霍”连声！

奇怪的是，未见血肉横飞。

即使正在客栈食堂上的武林高手们，也估计错了！众人都以为凌震宇这一回，势必在双叉双梭之下，变成肉酱。

但是，当双叉双梭近身凌震宇之际，他人踪迹已渺。凌震宇仿佛会隐形似的，但对武功有深刻认识的人，都知道那只不过是他的行动，比“独角龙”朱武快出了一等而已。

凌震宇飞身纵上，落在二楼的栏杆之上坐着。当翟得山、朱武二人看见一无所获之后，都不自觉地吃惊起来。

他们二人自问，出手既狠且快，那一记也砍劈得十分准确。

但想不到的是，对方还要比他们快了一点。

二人正仰首上望，那条人影已重新降落到地上。

他们还未发招，突然感到头顶之间一阵灼热，仿佛在同一时间被利刀割了一下似的。

二人吃惊之余，急忙用手去摸。

顿时，二人心惊肉跳，惶恐不已，两眼显露惧色，只因他们手中已沾满了鲜血。

翟得山与朱武只可以感觉得到，凌震宇的影子，曾在他们面前落下，有如电闪雷行似的，眨眼消失。

回头一望，他已夺门而出。

守在门际的“活僵尸”贺青，有如见鬼似的，被一团黑影狂冲了一下，手中的七星钻，还来不及挥动，手腕已被切伤。

他完全没有还手的机会，左右两边没有肉的面颊，已被人力搥了两掌。

“西陲四凶”的武功自问不弱，但这个时候，却有如大人和小孩子玩耍一样，任凌震宇随着摆动，而他们却全无招架之力。

活僵尸贺青还没完全清醒过来，一个人影却变成二个人影，窜出了门外。其中一个人影是凌震宇。

另外一个人影是那娇美如花似的水芙蓉。

凌震宇拦腰抱着水芙蓉，直到冲出了客栈大门，然后才将她放下。

二人飞也似的，直奔向镇外，后面没有人追来。

即使与刚才那宗纠纷无关的人，也不敢追来，因为那样极易造成误会。

尤其，是那些见过凌震宇，出手快似鬼魅的人，莫不惊心动魄，避之不

及，谁也不想把他们当作敌人看待。

须臾之间——

客栈里，一片混乱。

大名鼎鼎的“西陲四凶”，三伤一死，在场的武林中人，都目睹一切。

没有人怀疑凌震宇的武功，已达出神入化，登峰造极的境界。

在胜负的意义上，那三个丑怪的人是输了，而且输得无话可说。

在生死的意义上，“西陲四凶”之中的“矮脚鬼”毕坤，却死得不明不白。

他借酒闹事，豆腐没吃到，反而去了自己的命，真是死有余辜。

闹剧变惨剧，究竟要怪谁呢？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夕阳的余晖，给大地洒上了片金黄色，是象征人生到了尽头时的悲哀，还是告诉人们，工作累了应该是休息的时候？

不管怎么说，这对凌震宇和水芙蓉来说，他们的生命正进入黄金时代，绝未到尽头。

“走吧！我们还要找个地方歇脚呢？”

凌震宇催促了水芙蓉。

水芙蓉望着西天残霞的美景，仿佛已经忘了方才，险遭轻薄的事，而坠入在温柔的情网之中。

顿时，水芙蓉惊醒了。她也知道不能在此久留，因为凌震宇已催促过自己好几次了。

水芙蓉螭首微抬，可目中含着歉意之色，望着凌震宇。凌震宇会意了水芙蓉杏目中的歉意，温柔地再道：“蓉妹，走吧，天快黑了！”

天快黑了，肚子里一些东西也没有。

水芙蓉虽然饿得有点难受，但是心中却有一份莫名的兴奋，因为自己能 and 凌震宇朝夕相处。

“你最近好像变了！”

水芙蓉一边走着，一边问道。

纵目望着远方的凌震宇，微微一笑道：

“你怎么知道，蓉妹？”

螭首一瞥，水芙蓉柔声道：

“我刚才在鸿宾客栈时，感觉出来的，你以前好像时时刻刻，神情皆冷漠，出乎寻常地狠毒，而今却懂得忍让！”轻轻叹了一口气，凌震宇道：

“是的！”

“我不懂，为什么。”水芙蓉神情疑惑道。

凌震宇剑眉一皱，笑容倏敛道：

“最后，我还是出手杀了那个矮子！伤了其他三个！”

水芙蓉玩弄手中玉笛，深情款款地道：

“那是因为你要救我，所以才又狠毒杀了他。不过话又说回来，那矮子的死，完全是他咎由自取，不能怪你。”

凌震宇淡淡笑了，自从他报了杀父之仇之后，胸中忿恨的怒火，宛如熄了。他不轻易出手，可是一旦激怒了他，掌下绝无幸免之理。

水芙蓉和凌震宇并肩而行，不知不觉中，已是入黑时分。

一时间，夜色朦胧地笼罩着普洛镇，整个的村镇万籁俱寂，除了夜风吹

着片片落叶，发出了沙沙呼呼呜咽似的声音，一切一切都像睡着了一样恬静。

夜的天幕，偶尔闪着几颗疏朗可怜的小星。

月却也掩掩遮遮地躲在浮云堆里。远处的山峰，黑呼呼的伏卧在灰蓝色的天际，迷迷糊糊地。

远远的地方，若隐若现地闪着几个灯火，在摇晃着，这在寂静的夜里，实有令人感到恐怖之感。

夜，是神秘，恐怖的。

“我们到哪里去投宿？”

水芙蓉的杏眼，觑定着凌震宇问道。

凌震宇回答：

“这儿附近，除了普洛镇的鸿宾客栈之外，没有地方可以供宿。但是掌柜的说过，客栈已经住满了，没有多余的房间。”

水芙蓉却一笑，俏皮地道：

“那是黄昏时的事，这时候最少也会有一间房空出来。”沉思一下，凌震宇恍然大悟道：

“我知道，你是指西陲四凶他们，现在可能已离开了客栈，是不是？”

水芙蓉道：

“是的，他们会逃之夭夭，决不会再留在那里。”凌震宇语气坚定地道：

“不，我不想再回到那间客栈去。”

“怕他们再找麻烦？”水芙蓉笑问。

凌震宇道：

“经过那一段之后，相信没有人，敢再步上西陲四凶的后尘。”

水芙蓉杏眼疾睁，莺声地道：

“可是我们要吃东西，只有那里才有得吃！”凌震宇纵目四望远处闪着若隐若现的灯火，在黑夜中晃着。

于是凌震宇指住那一点微弱的火光，道：

“你瞧，那儿有一户人家，我们过去看看好吗？”水芙蓉想了一想，终于说道：

“好吧！既然你不想再回到鸿宾客栈，我们就只好碰碰运气了。”这是一间农庄。

凌震宇不久之前，看见的火光，就是由这家农庄透出的。

时间是刚刚入黑之后不久，所以农庄里面的人，还没有睡。

这时，凌震宇一直担心，他们前去求宿，会不会遭人家拒绝。

一对农家夫妇欣然开门，凌震宇道明来意，又说小镇上的唯一的鸿宾客栈已经住满了人，于是他们二人获得了收容。

女主人弄饭煮菜，男主人陪着凌震宇二人东拉西扯地聊天。

言谈之间，这对中年夫妇，披露了一点心事。原来，他们还有个儿子，可惜嗜赌成性，这时候他正在邻村一个赌场里。

凌震宇问农夫道：

“令郎有多大年纪？”

农夫上下打量了凌震宇一番，道：

“跟你的年纪差不多吧，明年二十岁。”

凌震宇又问道：

“叫什么名字？”

“阿建，李兴建。”农夫又自我介绍道：

“我叫李邦。还未请教二位贵姓芳名？”

凌震宇望了水芙蓉一眼，一五一十地答道：

“在下姓凌名震宇，她是我的未婚妻水芙蓉。”

“郎才女貌，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李邦羡慕地瞧了二人一眼，口中不由赞道。

水芙蓉听了凌震宇的话语，羞怯地粉脸低垂，内心却狂喜不已。

凌震宇有苦自己知，他为了换取这农夫的收容与谅解，不得不硬住头皮，称水芙蓉是他的未婚妻。

只有一对未婚夫妇，才不会惹起这等乡下人的怀疑。

“唉！”

农夫李邦却在叹气，他显然因为凌震宇，而想起了那个不长进的儿子。

李邦还叫凌震宇今晚就睡在他儿子的床上，因为他准备不让儿子阿建返家来睡，以示惩罚。

至于水芙蓉，则与他妻子同睡，他本人可以睡到客厅来。

但凌震宇不想骚扰他们，准备与水芙蓉吃过了晚饭之一，睡到柴房去。

李邦自然不会如此怠慢他们，因而发生了一点小争执。

农妇已将饭弄好，虽然只是粗饭素菜，也显得香味扑鼻，也许是因为凌震宇二人都饿了。

李邦已不再提他那个不肖的儿子阿建，但农妇却有诸多埋怨。

李兴建果然太不长进，他把家中稍为值钱的东西，都偷去典当，结果还是在赌场之内，输了一个精光。凌震宇听后，心中万分不平，低声向水芙蓉问道：“你敢自个儿留下来吗？”

“你呢？你要到哪儿去？”水芙蓉问道。

凌震宇星目露出寒芒，口中答道：

“我要去找李兴建！”

水芙蓉猜道：

“你想要教训他？”

凌震宇头微昂，毅然道：

“见机行事而已。”

水芙蓉回心一想，赞道：

“能令浪子回头，倒是一件好事。”

互此，凌震宇似乎有难舍之情，双目含情，温柔地唤道：

“蓉妹，但我却担心你，一个人留在这儿。

听到此言，水芙蓉心中一阵激动，随即恢复平静，安慰地道：

“凌兄，我又不是三岁小孩，相信不会有事的，你放心去吧！”

于是，凌震宇问清楚那间赌场所在，以及李兴建的外型和衣着等等。李氏夫妇都一一告诉了他。

凌震宇谨记心中，前往找寻。

李氏夫妇脸上却露出欣慰的笑容，眼光含着感激之色目送着凌震宇的背影。

夜，漆黑如墨。沉沉的大地笼罩在黑夜里，凌震宇孤独的人影，消失在黑夜的寒风里。

赌，是人好胜心的表现。

自从有人以来，人们的好胜心十分强烈，所以赌博也很早就出现在社会中。

凌震宇来到一间赌场之内，但见里面人头汹涌。有些穿得很光鲜，有些空得只是粗衣麻布，然而除了注码分大小之外，胜负时的狂态并无分别。

“么二三呀！”

“四五六！”

这边呼吆喝六地赌骰子，那边打杠拍凳的赌牌九。凌震宇的目的，是为了找李兴建，然而人头攒动，谁是李兴建呢？

二十五、揭骗局玉女失踪

尽管农夫李氏夫妇十分详细地描述，凌震宇仍不易发现李兴建在哪儿。凌震宇灵机一动，把一名赌场打手拉过一边，赏了他一锭碎银，问道：“谁是李兴建？请指点一下。”

打手朝凌震宇打量了一番，发觉他手无寸铁，最少就不像为寻仇而来，因此便将银子收下，道：

“跟我来！”

“有劳了！”凌震宇笑说。

打手将凌震宇带近一张赌桌旁，伸手一指前方。

凌震宇顺势望去，发觉那个叫李兴建的年轻人，正如农夫李氏夫妇所描述，不论外型、身材，容貌及年纪果然与自己差不多。

“他妈的，手气真瘪！”李兴建正输得满头大汗，口中怨声连连。

凌震宇看见他们赌的是牌九，而且有人正在出手。

“十赌九骗”，自古已然，凌震宇早已明白此中道理，所以他从来不赌。

李兴建输掉了最后一把赌注，但他仍没有意思要走。左顾右盼，突然向旁边赌徒低语。

凌震宇看见他向人借钱，但那人两眼略瞄了他一眼，就没有再理会李兴建。

凌震宇乘机过去搭讪，道：

“朋友，手气不佳呢？”

正在愁眉苦脸的李兴建，听到突然有人问，叹了口气道：

“是呀！我很少到这种场所来，想不到一来就这么倒霉。家母已经八十多岁，又有病在身，我这样子回去，真不知如何交代？”

听到此言，凌震宇险些以为找错了对象，当下又问道：“你贵姓？”

那青年人道：

“小姓李，李兴建。”

语言方毕，凌震宇松了一口气，内心里却暗暗笑道：“这小子真会说谎。”然而凌震宇却一本正经地，没有笑出来，对着李兴建道：

“我明白你的意思，你想赢一点钱回去，替你母亲买药是不是？”

李兴建愁眉未减，道：

“是的，可惜我现在已囊空如洗。”

凌震宇把腰间的钱袋扬了扬，道：“我可以借点钱给你，但你有什么抵押？”

一听到此话，李兴建摸摸后脑，又摸摸他的衣袋，道：“我身边没有贵重的东西，但我可以用人格担保，如果你相信我的话。”

凌震宇半开玩笑道：

“我们刚相识，我如何能了解阁下的人格？除非用你的性命。”

“好吧，就用我的性命。”

想不到李兴建竟然会毫不考虑地答应，可见他对赌有多着迷。

凌震宇见他一口答应，反而有些儿的惊讶，这是他万万没想到的，于是笑道：

“我只不过开玩笑而已，你怎么可以用自己的性命作抵押？”

李兴建硬如一条好汉，面不改色道：

“我可以。如果我输了，我再无话可说，性命是你老兄的，我知道我会赢，一定可以还本的，求求你，帮帮我。”

凌震宇自从前往昆仑山的途中，一个月多来，曾见过不少赌徒，却从未见过这么疯狂的！

李兴建简直已失去了理性。

凌震宇道：

“好吧！我们就一言为定，钱，你可以拿去下注了，但是万一输了，你的性命就属于我的。”

“嗯！”李兴建似乎很有把握，眼神中一点犹豫之色也没有。

于是，凌震宇给了他十两银子，李兴建接过银子，再度挤入人堆中去。

此刻，他似乎只知道赌，其他一概可以不理，自然不会知道别人骗他。

然而，凌震宇双目却看得非常清楚。

他几乎一开始，就已经知道了结果——李兴建必输无疑。

李兴建最后还是输了。

此时，心里不是滋味，正想悄悄避开凌震宇的视线，偷偷离开赌场；突然一团黑影，快似闪电的挡住他的去路，一手捉住。

凌震宇笑道：

“何必这么快就走？来吧，现在连我也有点兴趣了，你想翻本，跟着我来好了。”

无论李兴建花多大的力气，也无法摆脱凌震宇的手。

他只好无可奈何，身形缩索地跟着凌震宇，回到了赌桌旁边。

其实，凌震宇并无恶意，而且语气之中充满了信心，也同样增加了李兴建的好奇心。

李兴建一瞥眼，看见凌震宇由钱袋中，摸出了几锭银两，足足有数十两之多。

顿时，凌震宇立刻成为众所注目的人。

赌的是“牌九”，但是凌震宇却要做庄。

原因是他有的是银子，抬面上的银子已经不少，钱袋里也肯定还有不少银子。

有银子就自然有人信，有银子当然可以做“庄”，任谁也不能拒绝。

凌震宇赤手空拳，又不带任何武器，自然更多的人相信他。

赌徒纷纷下注。

凌震宇星目迅速朝桌面一扫，发现他的“对头”，注码下得很大。

“这对头”正是不久之前的大赢家，也是出老千的人。

洗牌了，那人的手法十分熟练，一眼即可看出，他是潜浸此道已久的郎中。

一想，凌震宇故作呆头呆脑的，任由他摆布。但最后他要“砌牌”。

表面上看来，那是无济于事的。

凌震宇做“庄”，所以由他掷骰！

出老千的人一见凌震宇掷骰的模样，心里不由窃笑，暗忖道：

“这一回又是赢定了。”

但是，当他用手指的触觉去摸牌时，两眼暴瞪，面色骤然大变！完全不是他想像中那回事。

他手上触摸的牌，点数很少。

只要庄家的牌稍为好一点，他肯定会输。于是他向自己同伴使个眼色。
“干什么，干什么？”

“臭小子，你敢管老子的闲事，是不是活腻了？”突然，那边有人打架，这边的人也趁机摸了个牌，凌震宇全看在眼里，却佯装不见。

“算了，算了，大家是来找乐子，何必为点小事，闹得不开心！”

纠纷是有人故意制造的，所以很快就告平息下来。有人想看庄家的牌，但凌震宇却没有让任何人看到，即使身边的李兴建也看不见。

开牌了！

此时，出老千的人，已换上了一手好牌，最少比起原有的要好得多。

但是，他还是要输给庄家。

所有的人都要输给庄家。

因为，凌震宇手上抓的正是一对天九——豹子。由于注码颇大，立即引起了一阵骚动。

凌震宇想将台面的钱，拨到自己面前之际，立刻有人按住他的手。

“等等！”

凌震宇微微转头一瞥那人没有当场发作，只问道：“什么事？”

语声方落，出老千的人“哼”了一声，暴叱道：“小子，你好大的胆子，竟敢在老子面前耍花样！”

“这是什么意思？”凌震宇从没进过赌场，当然万万想不到会有“贼喊捉贼”的把戏，心里觉得好笑。

那人继续又道：

“刚才你趁着混乱之时摸牌，可惜你手法太慢了点儿！”凌震宇见他无赖，笑笑道：“哦！那么你刚才为什么不作声？”

出手老千双睛暴以精芒，狠声道：

“我是故意让你上钩的！”

凌震宇缓缓道：

“其实该上钩的是你，你一直都在使诈。”

出老千的人一听此言，暴跳如雷，拳手指着凌震宇的鼻子，大吼道：

“小子，你说话要小心！”

虽然如此，凌震宇却置若罔闻，悠悠地道：

“我随时都非常小心，否则又怎么会识破你们这个骗局？”

此言方毕，那人更凶了，他疾言厉色道：“你说我是老千，你有什么证据？”

凌震宇反问道：

“那你指我摸牌，你又有什么证明？”

突然之间，此起彼落地，有几个人呼应道：“我们可以作证，我们都亲眼见你摸牌。”

凌震宇一骇，只是淡淡一笑。

他对这种反应，也没有感到惊奇，因为他心里有数，这是必然现象，然而这样，他看得更清楚，谁是出老千的伙伴。

凌震宇只瞥了他们一眼，目的是让心理上有个准备。

然而，他又将台上的骰子拾起，示意着对各人说：“十赌九骗，这的确是个骗局，我早已看得一清二楚，但是想不到揭发的，竟是他们自己，如果

你们不信，请先看看这个！”

说至此，凌震宇顺手一捏，骰子裂开为二，中间镶进了一块铅。

众人见此情形，哗然不已。

那个出老千的人正待探手袋中之时，凌震宇闪电般的一手抓住。

他非常尴尬，也十分生气。

顿时，他极力挣扎，但他做梦也没有想到，凌震宇的劲道有这么大，无论他使出多大的气力，也无法挣脱，好像手已完全黏住了。

凌震宇隔着赌桌，捉住那人的手，其他的人，有些静观其变，也有人向着凌震宇冲了过来。

凌震宇早已算准了事情的发展。

他不慌不忙，顺手抓起了几只牌九，朝着那数名大汉掷去。

“哎——”惊叫声起。

首当其冲的人，脸上、头部均留下了牌九上面的图画。

有些痛得差点儿昏了过去。

也有人掩面惨叫。

他们的脚就像被钉在原地，登时，没有人敢再冲上去。

然而，被凌震宇抓在手里的人，却急得哇哇大叫。

“放开我，放开我！不然……”

正待凌震宇由他的怀中，取出一副骰子之时，——那是他行骗前，先把赌场原有的骰子取去，悄悄换上了这副，可以随意控制的假骰子。

假骰的内幕已被揭穿，所以凌震宇肯定此人怀中，另外还有一副。刚才他不就企图伸手入怀，正是要消灭证据，但是凌震宇手急眼快，令他无法得逞。

他心中忿恨，眼露寒芒，极力挣扎，无奈全身气力无法及得上凌震宇。

“嗖！”的一响。

突然寒光一闪，一柄飞刀自那边屋角疾射而来，急如流星一般。

“哎——”

凌震宇见之，立即星目如煞，张嘴扬手，那边反而传来了一声震天价响的惨叫。

掷出飞刀的人，自然是这伙人之中的打手。

此刻他正双手掩面，身躯蜷曲蹲在地上，痛苦呻吟。在场的，没有人知道他发生了什么事，但却有人目睹他朝凌震宇掷出了一把快似闪电的飞刀，此时，那飞刀正被凌震宇咬在嘴边。

掷飞刀的人，一只眼睛瞎了，那是被骰子所击瞎的。凌震宇把那把飞刀自嘴边取下，将刀锋伸到那人的咽喉上，冷冷地道：

“慢慢地，将怀中那副骰子拿出来。”

到了这种地步，那人无可奈何，心不甘情不愿地，惟有照着凌震宇的话去做。

赌场中的人又是一阵哗然。

立时，那人的伙伴，没有人敢再动手。

此刻，凌震宇却对着赌场里的赌徒道：“谁输了钱给他的，现在可以报数取回。”

那人自知敌不过凌震宇，唯有干瞪着眼，任由他自怀中，将银两取了出来，放在台上，随其他赌徒取去。赌徒们皆大欢喜。

赌场主持人也看得出，凌震宇是个武功深不可测的人。最后，只有随他带着李兴建离开。

李兴建垂头丧气，跟着凌震宇走着。

语重心长，凌震宇教训道：

“十赌九骗，你这些日子来，到底输了多少钱？”满面羞愧，李兴建支支吾吾，道：“我……我也不知道。”语言方毕，凌震宇脸色一绷叱喝道：

“带我到你家里去！”

此言一出，李兴建立时怔住，纳闷地道：“你要到我家干嘛？”

神色严肃，凌震宇道：

“你不是说过，你家有个八十岁的可怜母亲，她正在生病吗？我只想尽点绵薄之力，帮帮你。”

双眉微蹙，李兴建装出了可怜像，道：

“嗯！我家很局促，你如果有心助我，钱交给我就可以了。”

笑了一笑，凌震宇道：

“交给你？我只怕等不到明天晚上，我这些钱又在另一些人的手里。”

态度恳切，李兴建说道：“你放心，见过今晚的事，我再也不会赌了！”

凌震宇仰首望了一下天色，夜，更深了。

于是，他催道：“那最好！时候已不早，我想在府上借宿，快带我回去吧！”

一听此言，心中万分不愿，李兴建面露难色，道：“这……舍下离此很远，恐怕……”

凌震宇见李兴建此时的情况，不由笑着道：

“我以为并不太远，你一定是输得糊涂了，让我来带路吧！”

语音方毕，便走前带路。

“你知道我住在哪里？”

李兴建自然感到万分惊奇，大嚷道。

“我当然知道。”

李兴建似乎半信半疑地，跟着凌震宇走。

走了一程后，忽然有人在他们背后出现。

凌震宇察觉，神情顿然一凛，随即展开戒备。然而背后那两人脚步加速，直奔过来，道：“好汉请留步！”

闻言，凌震宇和李兴建停下了步子。

来者是一主一仆，一看身上穿的衣着，十分考究，就知道是个非常富贵的人。

在月色之下，李兴建已脱口呼叫了一声，道：“马公子，怎么是你？”

但是，那位被称做马公子的哥儿，却不屑地瞥了李兴建一眼，反而很有礼貌地朝着凌震宇问道：“请问阁下尊姓大名？”

突如其来，凌震宇一时有点摸不着头脑。

“敝姓凌，名震宇。请问你是……”

凌震宇语言未完，那青年人抢道：

“凌震宇，是名闻中原武林的‘追魂客’凌震宇？失敬！失敬！在下马玉龙，是附近马家堡的人。”

李兴建兴奋地在旁插嘴道：

“是的，他就是马堡主的公子。”

凌震宇借着月光，星目仔细端详他一遍，道：“不知有何贵事？”

马玉龙诚恳认真道：

“刚才在下有事，得以目睹兄台身手不凡，家父求才若渴，不知兄台可否随我返堡，如蒙不弃，相信家父必可酬以厚礼，奉兄台如上宾！”

马玉龙的盛情，令凌震宇难以推却，笑道：“明天的事，我今天不想多说！”

马玉龙兴奋地问道：

“凌少侠的意思可是，明天敝堡举行‘擂台’盛会，您也准备前往参加？”

凌震宇道：“是的，最少我也会前往一开眼界！”

马玉龙抢道：

“那真是太好了。刚才我无意中，在赌场内看见凌少侠出手快如飞箭，万分仰慕。其实你大可以不必参加比武，也必获得家父赞赏！”

此言一出，凌震宇微笑，谦逊道：

“明天贵堡高手云集，那时马公子自会发觉我这两下子功夫，只不过是雕虫小技而已！”

“无论如何，明日之会，请凌少侠一定要光临！”马玉龙最后拱手说道。

他们在月光下相会，也在月光之下分手。

夜色迷蒙，寒风刺骨！

凌震宇又带着李兴建朝李家的农舍走去。

农舍之内，一片昏暗。

正当凌震宇敲门之际，发觉门只是虚掩，心里顿觉不妙。

立即偕同李兴建入内，星目一展，里面一片凌乱。

即使桌上油灯将尽，窗外的月色，似可以帮助他们，目睹室内一切。

凌震宇一扫四周，发现李邦的尸体，他倒卧地上，身上血渍斑斑。

“娘，娘……”

李兴建见此情形，疾奔入后面房内，发觉其母亦已死去，一时悲从中来，放声大哭。

凌震宇飞快地走遍屋内屋外每一个角落，也没有找到水芙蓉。重返农庄之内，李兴建已将油灯挑亮，他呆若木鸡，凝视着父亲李邦的尸体，泪流满面。

他当然不知道凌震宇是何方神圣，所以当凌震宇说要带他返家时，他还不相信凌震宇这陌生人，能知道他家居何处。

后来等到马玉龙自后面追来，听到凌震宇自我介绍，才晓得他原来就是名震中原的“追魂客”凌震宇。

这些日子以来，“追魂客”凌震宇力诛“天外飞煞”聂元霸的侠名，已经传遍了九州，每一个角落。

即使不在武林中行走的人，也都对他报父仇除恶魔的事，津津乐道。

李兴建是年轻人，自然对年轻人的事，更加觉得有趣。

一个不到二十岁的少年，单凭一己之力，闯荡武林而扬名，这些日子以来，名气是越来越响了，李兴建想不到这个人，突然之间会出现在他身边。

凌震宇不但从赌场中救了自己，还知道他家住何处，假如此人不是凌震宇，他会感到无比惊奇，然而对方正是凌震宇。

李兴建只知道凌震宇独来独往，武功深不可测，却不知道他偕同“玉女神笛”水芙蓉在此借宿。

因此，他心里难免会想：“为什么凌震宇会知道我的家就在这里？”

一个念头在脑海中浮起，李兴建突然化悲愤为力量，顺手执起一张木凳做武器，径朝着凌震宇的头顶使尽力气击去。

凌震宇当时下蹲在地上，仔细检视李邦的尸体之际，蓦然，感到后脑生风，急忙顺势倒下，左臂撑地，右手挡架。

“拍啦”一声响，木凳开花。

李兴建一击不得逞，心有不甘，反身自墙角取过禾叉，又再向凌震宇展开了攻势。

见此情形，凌震宇身形轻巧跳跃，闪身避过李兴建的一轮急攻之后，李兴建已是气喘如牛。

此时，凌震宇将李兴建手中的禾叉夺过，厉声喝道：“你这是做什么，是不是以为你父母的死，是我杀的嘛？”

“不是你还有谁？”

李兴建血脉奋张，气极地继续道：

“你没有理由知道我住在这里的，一定是你杀死了我双亲后，问心有愧，所以才到赌场救我。我到底与你何怨何仇？”

凌震宇神色稍缓，慢慢道：

“我们之间，前世无怨，今世亦无仇，所以我没有理由杀你父母，我是和未婚妻来此借宿的。”

于是，凌震宇将李邦夫妇如何指责其子不长进，沉迷赌博的经过，一一说了一遍。

凌震宇又指出和自己同来的水芙蓉，目前已经失踪，可能被仇家挟持而去。

李兴建也曾听武林中传说，凌震宇是个讲道义的人，从不杀害无辜之人。

因此，经过了一番情绪上的发泄之后，李兴建才稍告平静下来。

随后，凌震宇又再回到李邦尸体旁边。

经凌震宇细察之下，毫无疑问，李邦是死于利刀之下，但为什么李邦会用鲜血在地上写了个“三”字？

其实，凌震宇老早就发现了这件事，但中途因李兴建的攻击而分了心。

现在，凌震宇又得从头再推敲起。

“三”，鲜红色的“三”！

李邦为什么在气绝身亡之前，写下了这个“三”字？这代表着什么？

凌震宇反复推敲而想到，李邦一定是知道身负重伤，无法再等下去，所以才在死前用自己的鲜血写字暗示。

那么，“三”字会不会是暗示凶手共有三个人？

极有可能！

因为，在黑夜之中，杀人者必然是突如其来的。

李氏夫妇与水芙蓉事前一定经过了一番抵抗，所以才会弄到屋内一片凌乱。

李邦伤重倒地后，自知不久于人世，为了向凌震宇交代，可能想过留字示意。无奈当时却在，黑夜之中，他实无法找到笔墨。

因此，最后他惟有用自己鲜血留字。

“这‘三’字，必然和凶手有关。或许是三个人，三件事，三样东西……”

凌震宇悸动地索尽心思想着。

经过再三思量，最后凌震宇觉得这个“三”字的最大可能，就是暗示“三个凶手”。

武林中有许多，都与“三”字扯上一些儿关系的。

例如：“青海三雄”、“三手神偷”……不胜枚举。

“青海三雄”在武林中颇享盛名，他们是三兄弟构成的。

大哥狄威，同字脸孔，用一柄九环刀，曾有力退十二名武林高手的记录。

二哥耿猛，满天赤发，用的是一把马牙刺，狠毒无比。

三弟狄勇，身材魁梧，力大无穷，用的是牛角钯。

三兄弟均喜爱武功，自小便舞刀弄剑，所以逐渐长大之后，便联手与一人过招，由于自小即有了默契，所以只要三兄弟凑在一起，便无往不利。

三兄弟联手齐攻，锐不可当，在武林中击败过不少高手，所以“青海三雄”的盛名，武林中已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想到这里，凌震宇的脑海中，忽然记起一件事，那就是在鸿宾客栈时，为了替水芙蓉解危，而杀死了“西陲四凶”之中的“矮脚鬼”毕坤，该不会因此而招来这场灾祸吧！

对了！“西陲四凶”之中，死了一个，还有三个。李邦写的“三”，极有可能就是暗示凶手共有三人。

凌震宇越想越像，凶手一定是“西陲四凶”之中的剩下三人。

自己杀死了毕坤，其余三人要报仇，所以先将水芙蓉掳去，这乃是顺理成章之事。

想到此，凌震宇暂时认定凶手就是“西陲四凶”中所剩的三人。

他知道“西陲四凶”等武林中人，都准备参加明日马家堡，选拔教头的比武。

但是，经过鸿宾客栈一事之后，“西陲四凶”之中的老大毕坤被杀，他们还会留下来参加盛会吗？

凌震宇感到无限烦恼。

以前他一心报仇，不知情滋味，而今月余来，朝朝与水芙蓉相处，情感渐浓。

现在她不见了，回去如何向姑姑凌世音交待？心中油然愧生。

然而，他双睛暴吐两道凌芒，一扫惨死的李邦尸体，愤然暗忖：

“我非找到凶手不可，替你们夫妇报仇！”

这一夜，他就在极端不安下度过……

风——

比以前尖削，太阳时常蒙着雾一般的面网，淡淡地发着光，灰色的云流动着，显得呆滞而沉重，寒冷充满在大气中。

野外的草木恐怖地颤抖着萎黄的残缺叶儿，一天比一天裸露了。远处的山仿佛火焰后的残迹，这里焦了头，那里烂了头。一切都变了色，换上了憔悴而悲哀的容貌。

随后雪纷纷落了起来，白色的毡子便渐渐盖住了大地。尽管如此，马家堡前的广场上——

大清早，这一带已经挤满了人潮，比起一般赶集更为热闹。

马家堡的家丁们，手持齐眉长棍，正在四下维持秩序。大部分的武林高手，已经向马堡主报到。

马家的大厅内，马氏父子正忙着招待来自各地的武林高手们。

马堡主本来就与不少武林中人熟悉，这时正好话旧。

马玉龙这位公子，平日也喜欢武艺，所以对武林中人也是极为向往。

这时，他在四下寻找一个人，那是他昨夜在赌场内见过的凌震宇。

然而，凌震宇却未露面。

“他会不会来？”

此刻，未见凌震宇的人，马玉龙只可在心里问自己，绝不能出口问别人。因为别人根本不晓得，名震中原武林的“追魂客”凌震宇，居然会出现在西陲。

他们父子都非常了解武林中人的脾气，一般而言，这些人的气量却十分狭窄，假如他提到“凌震宇”，一定会引起其他人的嫉妒。

所以，马玉龙不会问别人，只会悄悄地一展双眼朝四周一扫。

但是，找遍大厅内外，还是不见凌震宇的人影，他难免有些焦急起来。

昨夜与马玉龙一齐出现赌场的家仆马福，也暗暗地奉了少爷之命，四处找寻凌震宇。

马福自然也找不到。

但马福是下人， he 可以和邻近的村民交谈，那些村民是来看热闹的。

因此，有人告诉马福，李邦的家里出了命案，李氏夫妇双双被杀。

马福记得昨天晚上凌震宇与李兴建在一起，于是他立即将李家发生命案的事，转告了他的主人。

马玉龙一听，心里暗暗吃惊，忖道：

“凌震宇为什么要杀死李氏夫妇？”

他当然听过了凌震宇的为人，所以他也想到其中可能另有原因。

无论如何，马玉龙感觉得到，凌震宇不会来马家堡了。

挑选教头的擂台会，即将开始。

擂台高逾三丈，台的四周并无栏杆。

整个台子宽仅是一丈，比武者就要在这一丈之内，一决高下。

马家堡主虽然一再为言道：

“以武会友，点到为止。”

但是，假如一个人，被从高约三丈的擂台打下，是否还能活命？

何况台下木桩如针，任何人的身体一旦失去了重心，不幸由台上坠下，非死即伤。

那些围绕在擂台四周的木桩，高矮不一，马堡主为什么要作出这种设计？

唯一的理由就是，彻底试试那参加者的功力。那些木桩仅粗如手臂，普通一个人要驻足上面，绝不是容易的事。

但身为一个习武者，对平衡力有分寸的人，就可以在上面走动，而且如履平地地一样容易。

然而要在这些高矮不一的木桩上走动，有如履平地一般，亦非高手不可。

所以，到场的武林中人，早已测得了马堡主的真正心意。

早上的阳光绝不猛烈，尤其又是初冬时分。

此时，参加者已纷纷集于台下四周。

参观的乡人，就当作赶集儿一样，不管天气的寒冷，他们比参加者更早到达。各人都占据有利位置，希望可以将这难得一见的盛会，瞧得更清楚。

马堡主也十分通情，由于擂台太高，所以他早已安排另一座竹棚，让参加者可以在上面看得更加清楚，更加过瘾。

那竹棚很大，可以容纳许多人，但因这是千载难逢的盛会，人潮仍然不断地涌到。

马家堡的家丁们，奉命将迟来的人群，驱向邻近一处山丘，那儿仍然可以见到擂台比武的情形。

但是有个人却不听家丁的劝告，双足一顿，已跃上了竹棚之上。

竹棚之上仍有空位，只是马堡主担心不胜负荷而已。

那人一个跟斗登上竹棚之后，便设法挤到前面，较有利的位置去看比武。

所以，家丁们想找他的时候，那人已经消失在人潮之中。

家丁们忽见那人身形一闪，就消失踪影，其轻功之高，令各个家丁惊叹不已，同时也使他们想不通，既然武功超然，为什么不参加比武，反而要坐山观虎斗？

刚才那人只是轻轻一跃，根本就看不出他用过一点气力。

然而三丈多高的竹棚，就凭那一顿足之间，人便置身于其间，由此可见，他的轻功已达到何等程度！

此人是谁？

有些家丁已奔告马福。因为马福是马家大少爷的心腹，他曾暗中吩咐，叫家丁随时注意特殊的人。

所以，有些敏感的家丁，难免想到刚才那个人，可能就是马福要找的人。

那人的确就是马福要找的人——凌震宇。

二十六、马家堡高手云集

凌震宇所以要挤入参观者的人群之中，一则是他根本不想参加这次比武，再其次是不想太过惹人注目。

他来此的目的，原本是想一开眼界。因为今天这里聚集了不少武林高手，看看他们如何施展武功，多少对自己有好处。

但是经过昨夜李家一事之后，他今天到这里来的目的，又多了一个。

那就是，要找出杀死李氏夫妇，掳走水芙蓉的三个凶手。

凌震宇星目一扫四周——

由这高棚之上，他可以见到较低处的一批参加者。然而那批参加比武的人之中，并无“西陲四凶”的踪迹。

想反地，“青海三雄”狄兄弟，狄威、狄猛、狄勇，却在台下等待。

凌震宇暗自忖道：

“假如杀人掳却的是‘西陲四凶’的话，他们当然不会再出现在这里，甚至还会找个地方躲起来。”

正在胡思乱想之际，凌震宇忽然听到背后有人对他说道：

“不要转过头来！否则，你可能永远见不到水芙蓉了！”凌震宇心头一凛，寒由背起！

那人又在他的背后低语道：

“我知道你是凌震宇，有人叫我带口讯给你。”凌震宇一听此言，星目一亮，突现煞芒，问道：“他是谁？”

那人见凌震宇有所动向，自得地嚷道：

“先听我说下去，别心急，水芙蓉目前很安全，但是，如果你不依他们的话去做，谁也不敢担保水芙蓉能活到明天。”

语音方落，凌震宇忙问道：

“你所指的他们是谁？”

那人缓缓道：

“武林中的朋友，但我不清楚，我只是拿人钱财，替人带了个口讯给你。”言毕，凌震宇即以试探的口吻，疾道：

“你要钱，我这里也有很多钱，只要你肯帮我一个忙，这些钱都是你的。”

那人不为所动地道：

“对不起，这会破坏我们这行的规矩！况且我也不是个见钱眼开，出卖雇主的人，你的好意，我只有心领了！”凌震宇见金钱也不能打动他，不由赞道：

“你很讲道义，那么，你的雇主还有什么话要你对我说的？”

“他们要你交出一件宝物，只有那件宝物，才可以换取水芙蓉的生命。”

那人一言一语地清清楚楚说道。

然而，凌震宇却洒脱一笑，答道：

“武林中的人都知道，我凌震宇是个一名不文，身无长物的人，哪里会有什么宝物？叫他们别开玩笑。”

那人不慢不恼，道：

“我只是带话而已，至于他是不是跟你开玩笑，我一概不知。”

凌震宇到此已无可奈何，只有问道：

“他们有没有说出那是什么宝物？”

那人一个字一个字道：

“秘图。”

此言一出，凌震宇神情怔悚一会；随即道：

“什么，秘图？”

他再追问下去，但后面已无反应。

继而，凌震宇速飘身形，发觉所有人的视线，都在注视着对面擂台上的活动。

星目速扫四周，那些看热闹的人，有些和自己非常接近，但没有一个像是武林中人，凌震宇一眼即可看出他们都毫无武功。

虽然凌震宇一直回转身形，扫视人潮，但都没有人去理会他。

假如，站在他后面的人都开口说话，他还可以凭声音辨别出刚才发话之人。

然而，那些人这时候只用眼，全神地注视着前方，却没有一人用口说话。

凌震宇也没有任何理由，叫他们个个开口说话。所以，一时之间，也不知所措。

对方究竟是谁？

传讯的人这时已离开了现场？抑或仍然混在人群之中？

此时，凌震宇已无心情去看擂台上的比武，内心里又不由暗忖：

“掳去水芙蓉的，是一些什么人？他们怎么会知道我的身上带有秘图呢？”

这一次危机可能带给水芙蓉很大的伤害，而且还是由凌震宇一手造成的，所以他一想到不知如何向姑姑凌世音交代，心里就更加感到忐忑不安了。

为什么要说是由他一手造成的呢？

因为，假如昨天晚上凌震宇不是自告奋勇的话，他就不会离开李家农舍到赌场去，李氏夫妇就不会被杀，水芙蓉也不会被人掳去。

对面台上的比武早已开始。

但凌震宇一直没有注意到谁胜谁负。

然而，在他的身旁，不时地有人呐喊、助威，也有人鼓掌、喝彩。

鼓掌的人未必就是参加比武的人的亲朋好友，喝彩的人也不会是台上人的同党，他们只根据自己的爱恶而作出了表示。

一个上去，一个下来。

一个胜了，另一个败下。

台上势难两立，有胜利者，自然就有失败者。胜者为王，换来了人们的欢呼喝彩。

失败者并未获得任何人的同情，只有被喝倒彩。

此刻，凌震宇不知道谁胜谁负，虽然他双眼在不时地看着，但脑子里却想得更远，所以他不知道眼前见到了一些什么。

忽然，又有一个声音在他身旁传来：

“为什么不过去试试？”

凌震宇并未过份注意这个声音，因为参观者之中，正议论纷纷，他们仿佛本身就是个武林高手，批评这个不应胜，那个不该败。

然而，耳边又响起银铃似的声音，分明是要跟凌震宇搭讪：

“阁下，你听见没有？我叫你去试试。”

此言方毕，凌震宇终于被好奇心所趋，回转头来一瞥，此时他身边已站

了一个少女。

他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便与她并肩儿站在看台上的前列。

这是供参观者站立的竹棚，除了架放竹梯供人上下外，绝大部份围上了栏杆。凌震宇就站在最靠近栏杆的地方。

那个少女也是。

凌震宇不知道她是谁。

此时，那少女正注视着凌震宇，而且当四目交投时，少女嫣然一笑，犹如绽开的牡丹。

凌震宇也想报以微笑，但想起水芙蓉，他的脸仿佛僵硬了，一点也笑不出来。

何况在此之前，他没有见过这个少女。

在凌震宇一瞥之下，已看清这个少女，背背着剑，看其装束，就知道她是个懂得武功的人。

凌震宇是以冷冷地，没有理睬她。

这一次，他真正开始将视线投注到擂台上的比武了。“哎——”一声惊叫。

刚好有人被打落台下。

那人虽然败下阵来，却未受伤，他仍可以踏着木桩，跳跃向下，证明此人武功不弱。

那些木桩没有规则，高矮不一，疏密不定，有些失败者，跌落木桩之下，受伤在所难免。

喝彩声过后，那少女幽幽问道：

“你可是凌震宇？”

凌震宇若无其事地，头也不回，顺口答道：

“你猜呢？”

少女柳眉微扬；肯定地道：

“不必猜了！我知道你就是‘追魂客’凌震宇。”凌震宇闻言，不屑一顾，道：

“是又怎么样？不是又如何？”

少女轻“哼”一声，回道：

“我找你很久了！”

“你找我？”

凌震宇这一回非注视她不可了，因为他可以听出，那少女的语气之中，充满了杀机，他怎么可以再不理会？“是的，我找你，凌震宇！”

那少女暴叱嚷叫，突然抽剑出鞘。

“嘎！”

一旁观看比武的人，见状一阵惊呼，纷纷走避。竹棚之上本来就已经拥挤不堪，现在大伙更是挤作一团。

站得距离凌震宇较远的人，根本就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被逼得挤向栏杆，也有人急忙由竹梯退下。人群之中引起骚动，人影晃晃，竹棚亦开始摇动了。凌震宇也明白眼前的危机，他不想观众因此而被挤跌下台的惨剧发生。

“嗖！”地一声。

那少女却不管三七二十一，面色立沉，黛眉疾蹙，出剑就朝凌震宇面门刺来。

攻势虽不凶猛，凌震宇头激偏，剑锋在他耳畔一擦而过。

凌震宇趁着那少女第二剑还未刺出之前，翻身飞跃而下。

纵身跃过栏杆，凌震宇打了一个斤斗，那姿势美妙已极，犹如蜻蜓点水似的，轻轻落在竹棚下面的草坪之上，立时稳住身形。

那少女对他毫不放松，如影随形，凌空带剑而下，顺势出击，剑气如虹。

凌震宇身形轻巧闪避，但也仅仅让了三招，便见他手随身转，左右纵横，上路扬手夺下剑，下路出脚踢腿。

“哟！”地轻呼一声。

那少女眨眼之间，便人倒剑失，引来一阵人声哄动。

凌震宇无意令她难堪，但自己手无寸铁，自无轻敌之理。

当下拱手还剑，连声道歉。

少女见此情形，却撒娇发嗔，声声埋怨。

而凌震宇有如丈八金刚，摸不着头脑，看热闹的人群中，已闪出了一人来。

那人面带怒色，身形在他们之间立住，未和凌震宇招呼，就厉言责备少女道：

“小凤，你怎么可以如此放肆？”

凌震宇星目电闪，已看清这个年轻人，他们昨夜曾在月色之下，见过一面。

他就是马家大少爷——马玉龙。

那么，听听刚才他的语气，眼前这位少女应该是马家大小姐了。

不错！当时在场中看热闹的人，有许多都认得这位少女——马玉凤。

马玉凤撒娇道：

“我本来一番好意，叫他参加比武的，谁知他不理睬我？”

马玉龙摇头长叹一声：“唉！”

斯时，她又化嗔为喜，嫣然一笑道：

“假如我不用言语先引起他的怀疑，假如我不出剑逼他，他现在可能还像个木头人，呆呆地站在上面。”

马玉龙一边向凌震宇赔罪，一边将他请到贵宾席那边去。

人们本来是聚精会神看着擂台上的比武，想不到刹那之间，群众却把注意力转移到这边来了。

由于事情突如其来，也因为是个少女突然拔剑攻击一个少年。

更大的理由还是那个像牡丹花开的少女，并非别人，而是今天最受注目，马家堡主女儿——马玉凤。

凌震宇本来就不打算露面的，但视在却被逼得非现身不可，而且成为场中最受注目的人。

马玉龙自从无意中，在赌场内目睹凌震宇的身手后，便一直希望将他请来。

现在，场面虽然有些尴尬，但马玉龙也就来个“顺水推舟”。在连连道歉声之下，将凌震宇引荐到父亲马堡主的面前。

贵宾席上，尽是武林高手，他们看见这种情形，难免有点不顺眼。

此刻，凌震宇星目电扫四周，即看出眼前那些气小量浅之辈。

因此他立刻表明态度，道：

“在下无意参加比武，只是来此观察罢了。”

岂料，座中就有人语带讽刺，道：

“那是理所当然之事，如此鬼鬼祟祟，见不得人，自然是想再偷学几招，难道还想到做马家堡做总教头吗？”

说话的人面目狰狞，态度傲慢，然而凌震宇却也不屑一顾。

座上许多武林中人，都知道他是“青海三雄”中的老二——“马牙刺”狄猛。

狄猛的右旁，坐着“力环刀”狄威，右侧是“牛角铛”狄勇。

“青海三雄”中的老大和老三，并没有阻止狄猛的狂言，所以在座的人，也就没有人出声。

见此情形，马玉龙赔上笑脸，拚命安慰道：

“凌少侠，还是稍坐片刻……”

岂料，话语未顿，马堡主却笑着打断了他儿子马玉龙的话，道：

“今天这里高手云集，凌少侠应露两手，好让西陲百姓，开开眼界。”

闻言，凌震宇只是径轻一笑，既没拒绝，也无其他表示，仅正视端坐，看着擂台上比武的情形。

贵宾席设于马家大门之前，这儿地势比较高，前面是石阶。

石阶之下是广场，擂台就搭在广场之上。

贵宾席上的贵宾，若非武林高手，也必是江湖好汉。

然而这些人之中，也不全是参加比武，或有只作壁上观的。

参加比武的人，大都有他的企图和用心，例如：想做马家堡的总堡教头，或者要在各路英雄面前，表演一下身手。

有些本来就无意参加比武的，只准备前来参观看热闹一下。

但是看见别人在台上拳来脚往，刀剑交加之际，又告技痒，因此，中途改变主意，毅然登台参加。

马堡主对每一个人的武功，都不加置评；他坦然以孟尝君的身份出现，面面俱到，周旋于武人之间。

由于他有钱，又喜欢结交武林中的朋友，所以眼前这些人，大都很尊重他。

此刻，台上有人飞身而下，他是“草上飞”萧平。

此人身形潇洒，体轻似燕，但显然不敌正在台上的“金翅鹏”欧阳胜。

欧阳胜善用双铁牌，施展起来，似若雕在展翅，威力十分惊人。

铁牌锋利无比，既是武器，也是暗器，任何一个飞出，均能取人性命于数丈之外。

萧平用的是柳叶钢刀，此人轻功上乘，高来高去，在武林之中，早已负盛名。

他飞跃之势有如燕子穿帘，下堕之势又如蜻蜓点水，弯腰伸腿均恰到好处。

在坐的凌震宇一看，心中立即明白，萧平纵下台去，绝非真败。

真正的失败往往是被迫非撑下不可，就像，被踢或者被打倒台下，又或者被对手打到无法喘息，无路可走，非跳下去不可。

但由始至终都注视着台上比武的凌震宇，却双目清楚看到萧平主动跳下。

只见他身形凌空飘了几个斤斗，双足轻巧落在两根木桩之上。

木桩高低不平，他也有如羚羊跳跃，由低至高，踏着木桩，飞身而上。

转眼之间，他又回到了台上。

然而这一次，他却到擂台的另一边，欧阳胜显然也出乎意料，急忙回转身来。

就在这时，萧平的柳叶钢刀已经出手。

“当”的一声。

钢刀与铁牌，顿时碰出了火花，那震天价响，刺耳难听。

欧阳胜左牌挡格着萧平的钢刀，右牌已迅速削向对方头顶之间。

萧平来得快，闪避得更快。欧阳胜的右牌明明是削中了他，但他反而用手推住了右牌，人却倒竖葱似的，停在半空。

欧阳胜见状，心神一怔，立即收手。

萧平却已趁机站着他的粗大臂膀，在欧阳胜的头顶之上，凌空翻着斤斗。

阳光之下，牌映刀光，台下的人很难看清楚，到底上面发生了什么事，只有欧阳胜最清楚，他的脸颊一阵凉快，满腮的虬髯，顿然变得光滑无比。

欧阳胜的心里，当然明白是怎么一回事。

但台下的人却不知道，只感觉到有毛发似的东西，由空迎风飘下。

“哈哈……”

贵宾席那边，一些武林高手们，已笑得前俯后仰。

欧阳胜气得两眼喷火，暴跳如雷，他舞着双牌，回头要找萧平挑战。

此刻，“草上飞”萧平，早已不见人影。

那边看台上轰出如雷掌声，贵宾席上却是议论纷纷。

萧平失踪了，欧阳胜照理可以算胜，可惜他已无颜留下，等待下一位的挑战，因为他要去找萧平算帐，找回颜面。

萧平刀法如神，武林中已是人尽皆知，加上他的轻功一流，配合得恰到好处；刚才他分明意不在比武，而是有意戏弄欧阳胜。

当众被辱的欧阳胜，自然心有不甘，双眼火红地暴瞪着，射出两道寒芒，刹机立现，即刻翻身下台，四下里搜寻萧平的影子。

按照原来顺序，下一个该是轮到“青海三雄”中的老大，“九环刀”狄威登台。

“青海三雄”同时联手，固然厉害，就算单对单，功力亦不弱。

假如欧阳胜不走，自然轮到狄威对付他，但现在他早已怒气冲冲离去了，所以狄威这个“台主”，便得来全不费功夫。

狄威提刀上台，身形还未站稳，已见两条人影飞身而上。

那是名闻西川的“文狂”和“武痴”二人。

“文狂”徐不疯熟读钻研各种武艺的经典：“武痴”徐若愚则因练武而走火入魔。故兄弟二人，又称“文武双奇”。

顾名思义，这对兄弟就是那么疯疯颠颠的，因此他们就在嘻嘻哈哈的笑声之中，身形一提，凌空逾丈，飘离座位，跃登台上。

但照原来顺序，狄威应该单对单的，对“文狂”徐不疯一人。

马堡主还未出面制止，贵宾席上就已闪电般地飞出了另外两条人影。

人影金光闪闪，怒啸一声，各自飞身齐上，他们当然就是“九环刀”狄威的二个弟弟，“马牙刺”狄猛，“牛角铛”狄勇。

狄猛登上擂台之后，便迫不及待，一声叱喝地朝着“文武双奇”问道：

“操你们个蛋，这算是哪门子比武？”

“武痴”徐若愚笑道：

“我兄弟二人打架，习惯了一齐上，你们如果以为这是倚多欺少，自然亦可以一齐上来，以三对二，我们也绝不会将你们放在眼内。”

说着，五个人打作一团。

但台上只有四个人团团而转，另外一个几乎只屹立不动的。

“文狂”徐不疯手持铁扇，口中念念有词，像是唱歌，又好像吟书！而他弟弟“武痴”徐若愚显然是按照他的口诀而出招。

台上五个人，有四个忙个不停，只有“文狂”徐不疯在悠闲地摇动着手中的铁扇，间中发招，但招招狂涛怒浪，狠辣无比。

“青海三雄”实际上要对付的，只有一个人，他并不是徐若愚，而是徐不疯。

假如有人能够制住徐不疯那张咀，相反徐若愚那柄剑，一定无法挥洒自如。

然而，徐若愚那把剑，金芒闪耀，狠猛异常，令“青海三雄”疲于奔命。

徐不疯念的口诀，不仅直接指挥他弟弟徐若愚的攻势，同时，也足以影响“青海三雄”兄弟的出招。

因为，那些口诀并不明显，狄家兄弟听听似明非明，连本身的出手也受到了牵制。

徐不疯算得上是个武林中的奇人。

他的武功自成一格，与众不同，他念的口诀，也只有他弟弟徐若愚，才可以真正领悟得到，而后随着口诀，使出令人生寒的剑气。

他的口诀有许多似是而非的地方，是以使“青海三雄”的思想受到影响，除非是定力过人，武学超人，否则必然方寸大乱。

现在，“青海三雄”的攻势，在徐不疯口诀骚扰之下，开始有点凌乱了。

“青海三雄”的合作，是武林中闻名一时的，他们三兄弟的奇门兵刃，一经联手，许多武林中人皆非他们的敌手。

然而一个徐不疯，却扰乱了他们发招，此刻唯有守而不攻。

双方苦战良久，这时已经正午，各人的身形依然飘游不停，丝毫不敢怠慢下来。

马堡主趁势宣布暂停，比武留待下午继续。当下将各路英雄，延请到大宅内，以茶酒款待。

此时，却唯独少了一个凌震宇。

正午——寒冷的西北风，一阵阵地向大地吹袭，枯叶满天乱飞，“瑟瑟”的声音，似呼在啜泣。

凌震宇慢慢地走着，整个空空洞洞的，仿佛失落了什么似的。

在这凄凉的寒风里，她在哪里？

凌震宇每次想到这里，心就好像被针刺了一下，那般地痛苦……

他又回到了普洛镇。

此时，鸿宾客栈，已经没有昨夜那么热闹。掌柜认得凌震宇，陪着笑脸过来招呼。

凌震宇向掌柜地道：

“还记得我杀死的矮子吗？就在这里！”

他指着客栈近门处的地方。

语音方落，掌柜逸强一笑，点头道：

“记得，记得，他还有三个同行的兄弟。”

凌震宇闻言，星目一亮，惊喜道：

“对了，我现在就是要查其余三个人的行踪，你能告诉我他们在哪里吗？”

这时，掌柜却为难地紧蹙着眉。

凌震宇见状，自怀中摸出一锭银，道：

“这是赔赏昨天黄昏时，你们这里所蒙受的损失。”接过银两，掌柜眉开眼笑的道：

“客官，你所指的就是那三个丑怪的人吗？”凌震宇关切地，轻轻点了一点头，道：“嗯！他们后来怎么样了？”

双眼上翻，掌柜回忆着道：

“他们三个当时十分愤怒，其中两位抬了那矮子的尸首，账也不付地就走了。”

凌震宇继续追问道：

“有没有说过要去何处？”

掌柜接口道：“没有！”

一听，凌震宇本是怀着希望来鸿宾客栈打听“西陲四凶”的行踪，此时，掌柜语言方落，凌震宇顿时像泄了气的气球，随之双目露出了失望之色。

须臾，耳中传来了掌柜，“嗯”的一声，随之惊呼地，大嚷道：

“我记起来了，他们抬着那矮子尸体临走到门口时，其中一个回过头来问过我……”

闻言之下，凌震宇颓丧的心，顿时又活了起来，欢欣抢道：

“问你什么？”

掌柜话语被打断，停顿了一下，又接着道：

“问我哪里有马租车。我告诉了他，西街的祥记就可以租到马车。”

语音未了，凌震宇毫不犹豫，飞身电射，出了客栈。然后，他依言而往，心中只想早点找到水芙蓉，免得她遭受不测。

祥记就在镇上的西街，走出客栈之后，向右直行数步，左拐就到了。

凌震宇向内喊道：

“有人在吗？……”

店内没有人应声。

而唯一的一辆马车，已经租出去了，这是邻人告诉凌震宇的。

此语一出，凌震宇不由怔住。

邻人又道：

“这店内只有父子二人，父亲是老板，年纪太老了，现在可能出去喝茶了。”

凌震宇又急忙抢道：

“那他的儿子呢？”

“儿子是马夫。这儿的规矩，租马车通常连人也一并租了出去。”

凌震宇又问道：

“有没有听到那马车要到何处去？”

邻人摇摇头，没有说话。

凌震宇见状，感到失望已到了极点。

马车固然可以用作载运尸体，也可以将被绑困的水芙蓉送走。

因此，凌震宇很希望知道，当时车上还有些什么人，在他的想像中，除

了矮子毕坤的尸体之外，可能还有水芙蓉在车上。

想到此，凌震宇决心要等马车店的老板回来，亲自问个明白。

他呆在店门前等，邻人也走开了。

店门半掩。

店内突然人影一晃，好像有人。

但是，不久之前凌震宇也呼叫过了，里面明明是毫无反应。然而，凌震宇虽然只是一瞥，却敢断言，是有团黑影迅速晃过。

即使邻人也说了，店内没有人。

这时，凌震宇心里却已生疑，纵步跃了入内。

里面光线昏暗，因为天窗拉拢了，门仍半掩着。“站住！”

突然有人喝住，声如银铃。

闻言，凌震宇立时驻足，到底这不是他的地方，人家有权喝止他的贸然闯入之举。

那是一个女子的声音，但凌震宇看不到发话的人。那女子又出声问道：

“你是谁？来这里做什么？”

凌震宇站定，道：“我叫凌震宇，想来贵店租一辆马车。”那女子又道：“到哪里去？”

凌震宇闻言：“没有目的地。”

语毕，那女子不由愣住，然后接着又道：“你在开玩笑？”凌震宇道：“不，我应该说得更清楚一些，我先要知道三个人的下落，再决定往何处。”

那女人反问：“那三个人，可是西陲四凶里，其中的三个？”

凌震宇闻言，心神一怔，道：“你怎么知道是西陲四凶里，其中的三位？”

那女人却得意道：“我当然知道了，车子是经我手租出去的。”

此时，凌震宇听到那女人的答话，极想见到对方，旋即一展星目，扫视四下，屋内却是漆黑无光，还是见不到对方的影子。

于是，凌震宇只好接着继续问道：“可以告诉我，西陲四凶租了马车往哪里去了吗？”

那女人道：“当然可以，但有条件。”

“什么条件？”凌震宇问。

她缓缓道：“你要答应为我做一件事。”

凌震宇到此，已经没有别的办法，只好问道：“什么事？”

她答道：“我要你今天下午到马家堡去，参加那儿的教头选拔。”

她的语音方顿，凌震宇终于想起来，怪不得那声音听来这么熟悉。因此他恍然地道：“原来是你，马家大小姐。”

黑暗处走出了一个人，从身形看即知她是个少女，行到凌震宇面前，立住身体。

“你到底还是记得我。”果然是马玉凤。

凌震宇星目盯住她问道：“你怎么会在这里的？”

“我跟踪你。”马玉凤很自信地道，“因为只有我可以帮你。”

凌震宇听罢，当下道：“你我之间，只是一面之缘而已，你又怎么会知道我需要什么？”

“我当然知道。”

说着，未等凌震宇发话，随即扬手一挥，道：“跟我走！”

此言一出，马玉凤微仰螭首，娇躯一挪，望着凌震宇走了出店。

一切都在猝然之间发生，凌震宇在好奇心的趋使下，毅然跟了出去。

二十七、行天栈 狭遭遇伏

一辆马车在疾驰。

车厢之内没有人，但车夫坐的坐位之上，却坐了一男一女，男的气宇轩昂，剑眉星目，挺拔超群的美少年；女的千娇百媚，一身艳服，亭亭玉立的少女。

原来，他们就是凌震宇和马玉凤。

此时，凌震宇星目一眨，怀疑地问：

“你怎么知道西陲四凶中的贺青和翟得山他们去了落鹫峡？”

马玉凤螭首微偏，望了一眼凌震宇，道：

“祥记租车店内的账册上，最新的一行是注明去落鹫峡的。”

凌震宇微一转首，星目迅瞥马玉凤，蓦然发现马玉凤笑靥微绽地闪动她那双晶莹的美目，凝视着前方去路，不再言语。

继而，凌震宇悠然道：

“你很聪明，但是我不明白，为什么你老是要我参加比武？”

“我爹欣赏你的武功，加上我大哥的极力推荐，我更着迷了！”

马玉凤的聪明与坦然，使凌震宇不由再度微转首来，注视她。

接着，马玉凤又道：

“毕竟我见过你的身手，所以，只要你答应办完事之后，跟我返回马家堡，见我爹和大哥，我就可以无条件帮你。”

“谢谢你。”

凌震宇说的也是真心话，如果没有马玉凤，他现在就不知道，另外一个地方也可以租到马车。

马玉凤不但为他租到了马车，还为他客串车夫，虽然他一直拒绝，但她坚持做了。

她要他履行诺言。

为了保证他重返马家堡，参加擂台比武，所以他们必须同行。

这已是下午时分。

午后的风比较寒冷刺骨，坐在马车上，要比坐在马背上，舒服得多。

马车之上，最少还有蓬子，可以遮挡住这初冬的寒风。

因此，凌震宇可以和马玉凤一边交谈，一边赶路。

天栈——

是由普洛镇到落鹫峡必经之路。

马玉凤认得这条路，所以她只租车，不要车夫。

普洛镇绝大多数的人，都知道她是马家大小姐，要租一辆马车，自然是轻而易举之事，只因为马堡主是此地的富绅。

天栈形势险恶，凡是这里的人，都心里有数。凌震宇初来此地，所以不太清楚。

马玉凤依然是笑意盈然地侃侃而谈，她似乎还没有发觉，身边的凌震宇突然沉默下来。

如果，常常在这条狭道上通往的话，一定晓得这一段路是最危险。

因为左边是悬崖峭壁，右边是密密的森林，许多常由此经过的行旅客商，每到这里时，就会自动将马儿的步伐加速。

但是这时候的凌震宇，却没有像一般人那样，狂挥策马的皮鞭，反而将

马儿拉慢下来。

凌震宇纵目扫视，仿佛发现了什么。

他不但四下张望，还全神贯注倾耳细听。

由普洛镇到落鹞峡这段路颇长，所以现在轮到了凌震宇做车夫。

忽然，他勒住马匹。

马玉凤不禁问道：“什么事？”

凌震宇屏气凝神，似在倾耳细听。

他没有立即回答马玉凤的问话，只是唇上放了一只食指，示意她不要作声。

顿时，凌震宇身形电跃，迅速离开了马车，只简单朝着马玉凤说了三个字。

“跟我来！”

马玉凤一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只好也跟着轻跳下马车。

正待马玉凤跳下马车之际，凌震宇一道白影，迅速闪入森林中去。

他越来越肯定，自己的判断并没有错，森林中的确有事发生。

刚才他故意将马儿拉慢，就是因为他凭着敏锐的听觉，听到了一些不寻常的声音，从森林的那边微弱地传了出来。

那声音并非一般人的谈话声，而是种凄厉的嚎叫声。

也只有武功练到上乘的高手，方可以利用敏锐的听觉去察觉得到。

所以，马玉凤刚才绝对想不到，这儿会有事情发生，但现在却知道了。

就在凌震宇的引导下，马玉凤见到一棵大树下，有个人倒卧在地。

那是个中年人。

他没有带任何兵器，从衣着装扮上看，也不像一个武林中人。

他身上有血。

刚才的呻吟声，嚎叫声，就是由他发出的，现在他仍在呻吟。

此时，凌震宇星眸速转，随着那个中年人手指的地方注视。

树林中，果然还可以听到有杂乱的脚步声，好像有几个人正在奔跑，于是凌震宇不假思索，身形闪电拔起，追了过去。

疾行中，凌震宇思绪倏转，他猜测受伤倒地的人是个行商，此人可能遇上了盗匪。

凌震宇想着，脚下功夫不曾减慢，追了一程，前面看不到有人，只见树影婆娑。

这一带的树林特别多且茂密，人迹罕至，走远一些，可能迷路。

当下凌震宇只好折返，已隐退在身后有里许之遥的那片森林中。

凌震宇定睛一看，方发觉马玉凤并非像他想像中，那么娇生惯养，竟然还有同情心，此时她已将那受伤倒地流血的人扶起，让那中年人倾斜地倚在一棵大树旁，稍歇着，或许会比较舒服点。

凌震宇因为离得稍远，只见他的嘴唇微启在动着，似乎在跟马玉凤说些什么。

但他听不清楚，二人说话的内容，当凌震宇走近时，那人已告死亡。

他伤得很重，浑身鲜血。

然而，马玉凤一点也不怕血，她不像其他的少女，见血就掩面惊叫。

她还转动放平了那个死者，让他平躺在草地之上，样子哀伤。

凌震宇问道：

“他是什么人？”

马玉凤难过地，幽幽道：

“过路的客商，他被一帮盗匪劫去了银两，还受了重伤。”

凌震宇转叹了一口气：“早来一步，也许他就不会死。”

马玉凤立起身形，螭首仰望凌震宇道：

“算了，这条路本来就不太平。我们还是快走吧，时候已不早了！”

二人走出了森林，重新上了马车，吆喝一声，马车向前行驶。

天色渐渐近暮，山上已有雾气散去，合起远处炊烟，组成了一幅朦胧的晚景。

落日已经埋葬在远远天际中，紫色的幕蔼里去了，只有微弱的黄光，还似乎依依不舍地萦绕于雨天的天际。

荒凉的山岭，映着白色的奇形怪状的云，以及暮色中点缀着的灯火，处处都使他生出一种寂寞，荒凉的感觉。

落鹫峡的夕阳，显得份外凄怆。

峡外的山道之上，有两辆马车峡道相逢，其中一辆坐了凌震宇和马玉凤，另一辆似乎只有一个车夫。

双方都明白，这条峡道不可能让两辆马车，同时经过。

唯一的办法就只有，让其中一辆后退，退至较宽阔的草地上，先让另一辆通过了之后，才可以继续前进。

这是一个很好的办法，也是唯一的办法，否则双方只有对峙着不动。可惜事前双方都估计错了，也可能双方都没有退让的意思。

双方未遇上之前，凌震宇就曾经悄悄问过马玉凤道：“你认为，那一辆可是祥记的马车？”

当时，马玉凤就肯定地说道：

“我虽然认不出祥记的马车，但我一眼就能认得那车夫，就是祥记的小老板二愣子。”

话说至此，凌震宇心中已经有数。

凌震宇星目暴闪，口中道：

“你那车子里载了一些什么人？”

小老板二愣子道：

“没有人，我正空车返回普洛镇，阁下可是要租车？”凌震宇一笑，斯文地道：

“我自己也有车，何必租你的！”

小老板二愣子又道：

“能否退让一下？”

凌震宇展目望去，伸手一指他的后面，道：

“后面有块空地，你只要退后二丈，我们就可勉强通过！”

定睛一望，二愣子也指指凌震宇后面，道：

“你后面不到一丈处，也有块空地，你似乎比我方便！”对方的语音方落，凌震宇心里感到奇怪，因为他刚才沿着此路入峡，未见道旁有可以转圜之地，为什么二愣子却说后面有空地？

凌震宇差点以为自己一时疏忽，错过了后面空地的避车之处。

正待凌震宇回转身去之际，忽然感到脑后生风，身形微拧，迅速无比的跃下马车。

说时迟，那时快，头顶之上，一条人影划空掠过，去势如箭，疾似闪电。凌震宇这边身形刚立稳，那边又飘下了另一条人影，来势急似星火。

“砰”地一声。

一支七星钻就在身旁直插而下，入土逾半尺之深。

凌震宇星目暴瞪，及时伸手接住来人。

那人是凌空压下，直逼凌震宇；凌震宇若是胆小如鼠，此时也告晕去。

因为那不是人，是鬼！

即使不是鬼，也是一俱活僵尸。他只有一层皮，包住一副瘦骨，夜晚见了他，准会吓死。

还好此时是黄昏，天上还有一些微弱昏黄的光，而且对手是凌震宇。

凌震宇不但毫无惧色，心里还有点暗喜。

他自然认识他面对的并非别人，亦非鬼魂，而是“西陲四凶”之中的“活僵尸”贺青。

贺青一支七星钻还未拔起，另一只手又被凌震宇及时制住。

正待贺青欲再发力之时，身形却被凌震宇抛起。

凌震宇知道“西陲四凶”是四个结拜兄弟，虽然四死其一，但他们一向行动一致，正是做到了“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三丑已现其二，剩下的一个，可能转瞬间杀到。

因此凌震宇立刻转身翻纵，一跃而起，蓄势运功，以防猝然之变。

果然，不出凌震宇所料，二辆马车之上，分别跃下了个人，风驰电掣般地齐齐攻上。

最先由对方马车飞跃而出的黑影，正是“阴阳判”翟得山。

翟得山等人，一直躲在小老板二愣子的马车内，他们迫使二愣子说谎。

二愣子不得不照办，只要他有一句不是他们所交代的话，背后随时会开洞出血。

翟得山要先分散凌震宇的注意力，然后攻其不备，可惜他技不如人，双方划空而过，只将马车的蓬顶，割成一条长缝。

一招落了空，现在他又反身攻向凌震宇的面门。

两人双叉加上七星钻，围绕着凌震宇，冷电纵横，杀像狰狞。

凌震宇手无寸铁，无暇拔剑，唯一可以用的，是那条来驱马前进的长马鞭。

凌震宇刚才跃下马车时，皮鞭一度甩了出去。

到他摆脱“活僵尸”贺青的纠缠之后，皮鞭又重新施展开来。

“啪！啪！啪！”响声连连，鞭鞭凌厉无比。

因此；“活僵尸”贺青，“阴阳判”翟得山和“独角龙”朱武等三丑，虽然凶悍非常，但在凌震宇的皮鞭挥扬之中，也无法接近他。

即使如此，凌震宇在峡道上面对三个强敌，身手不易施展，难免阴象环生。

本来打算袖手旁观的马玉凤，见状也为之胆战心寒，终于忍不住，娇躯一晃，加入斗场中。

翟得山一眼看见，立即轰天雷似的，叱喝一声道：

“丫头，此事与你无关，快快离去，否则你会后悔不及。”

然而，马玉凤没有去理会他的警告，反而美目含怒，斥喝道：

“他是我马家的客人，你休得无礼！”

翟得山等人，已认出了马玉凤乃马堡主的掌上明珠，否则他们早将她当作攻击的目标。现下见她已加入战圈，反而有了戒心。

凌震宇本来胜券在握，但马玉凤一经加入，他反而有了顾忌。

长鞭虎虎生风之际，已是三番四次自马玉凤的头顶掠过。

凌震宇的鞭法奇准，分毫不差。

鞭影过处，有如风卷残云，翟得山双叉齐发之时，一条手臂突然被鞭尾卷住。

凌震宇一抽一扯，翟得山连人带刀，被扯得离地飞了起来。

此时，朱武看准了，轮动双手，急急如星火，车轮似地滚动，直砍过来。

凌震宇星目倏瞥，转动身形，使出了“移形换位”的绝技出来，目的是要让贺青也同样扑空，与相对位置的朱武撞个满怀。

“移形换位”可以在混乱中化险为夷，他就是利用这方法，使敌人不由自主地自相残杀。

所谓“不由自主”，是因为正在对打之际，以快打快；稍为慢了一些，都会吃亏。

凌震宇就是“以快制快”，而且快得令人惊奇，这就足以使围攻他的人，措手不及，变成了自相残杀。

然而，经过上次鸿宾客栈的交手之后，这三丑已知道个中利害。

朱武双叉虽然砍得颇劲，也极有分寸，凌震宇的“移形换位”，只使他有所顾忌，不敢使全力以拚而已。

“嗤！”地一声。

利刃砍着了那条皮鞭，皮鞭立即断为两半。

留在凌震宇手中的，只剩下二尺不到。

贺青避过朱武的叉锋，立稳身形，两眼暴闪怒气，反身攻来。

登时，凌震宇利用手中残鞭，虚晃两鞭，寻隙飞蹿而出。那边，翟得山已被马玉凤制住。

贺青和朱武二人节节进逼，凌震宇身躯直退路旁。他眼看无路可退，因为前面就是狭谷的山壁。刹那间，凌震宇消失在视线之内。

山壁之口有个人影，有如壁虎一样，依附在山壁间的野草灌木，转眼攀上了十余尺，随即身影倏转，反身落下。贺青与朱武二人正惊之际，凌震宇已在他们背后屹立。他的确就是扬名武林的“追魂客”凌震宇，一点也不假，唯一不同的，就是他手上已无皮鞭。

此刻，凌震宇运起“先天气功”，力出双掌，展开“七禽连环”的独创掌法。

钻锋过处，寒气逼人，凌震宇身子一挫，矮身避过，这时贺青已腾身纵来。

贺青的七星钻还未刺到，他的手腕自感一痛，力道被截，攻势全失。

朱武双叉虽然锋利无比，可惜快不过凌震宇闪电的动作。

“哎！”地一声。

朱武双臂被劈，凌震宇欺身而入。

丝毫也没让朱武有喘息机会，右臂暴伸，翻掌扣住朱武的咽喉。

顿时，凌震宇星目瞪着朱武，厉声叱问道：

“他们可是你拜把兄弟？”

“是的。”朱武不敢不答。“参拜天地时，一定也有说过有福同享，有

祸同当的，为什们他们还不住手？”

凌震宇指的是翟得山，因为贺青手腕为掌所截，正在呻吟叫痛。

贺青的手腕，仿佛断了一般，使不出劲来。

而此时的翟得山却还死缠着马玉凤。

朱武的咽喉，被凌震宇捏得隐隐作痛，忙叱道：“老三，快住手！我们何必跟马玉凤过不去？别伤害他的女儿了！”

翟得山闻言，回首一看，果然停下了手。

马玉凤正喘不过气来，难得翟得山自动停手，她这时也定睛一瞥，才发觉朱武的尴尬相。

凌震宇的右掌稍松了点，但仍没离开朱武的咽喉，它随时可以取去朱武的性命。

蓦地，凌震宇悻悻地道：

“你们三个人到落鹭峡干什么？”

朱武结结巴巴道：

“为了……！为了埋葬老大，我们的老大毕坤，他是落鹭峡的人，他死后自然要返乡！”

“我无意跟你们结怨，应无心杀人。”

凌震宇口气虽然缓和，但目光毫不放松，他直瞪着朱武，马玉凤却从旁监视另外二个人。

顿了一下，凌震宇又继续道：

“我知道你们恨我，但你们不该把仇恨，算到别人的身上，有本事大可冲着我凌震宇来！”

“嗯！……”

朱武不敢吭声，但他的双目却不时地眨着，心中又不知在算计着什么。

凌震宇面罩寒霜，冷冷地道：

“水姑娘呢？”

“谁是水姑娘？”朱武反问。

朱武的目光中，的确充满了疑问。

凌震宇一顿，口气较狠道：

“别装蒜了，你们趁我不在，到李家杀了他们夫妇，掳走了水姑娘。”

朱武莫名其妙，所以答道：

“我跟本不知道你说什么，可是我们确实没有见过什么姑娘。”

凌震宇解释道：

“就是在客栈时，你们毕老大轻薄的那个姑娘，她在李家农舍失踪了。”

凌震宇语音方毕，朱武却恍然大悟道：

“原来你是说她，自毕老大死后，我们一直未再见过她！”

凌震宇知道，对方若有心与自己为难，又哪里肯坦白说出一切。

他突然离开了朱武，飞身跃上马车。

原来，他是跃上祥记的马车。可是车厢里面，凌震宇一扫，的确没有人。

随之，凌震宇又由车厢走出，转到小老板二愣子的身旁，问道：

“你这马车，载了多少人到落鹭峡？”

此时的二愣子，已被眼前的情形，吓得缩躲一旁，一听凌震宇的问话，才道：

“就是他的三个活的，还有一个死的。”

凌震宇心犹不甘，再问道：

“还有一个女的呢？”

二愣子睁大双眼，道：

“我没有见过什么女的。”

凌震宇目闪精芒，脸露杀气，欺身向二愣子，狠狠地道：

“那姑娘对我十分重要，你若不说实话，少爷会杀你！”二愣子登时颤抖道：

“我不想卷入你们的纠纷中，所以讲的全是真话。”凌震宇想了一下，终于跳下车去。

朱武与贺青等人互相交换眼色，不敢作声，他们不是凌震宇的对手，所以无可奈何。

凌震宇星眸电扫三人，问道：

“昨夜你们真的没有到过李家？”

朱武等人，闻言摇摇头。

凌震宇心中疑团无法解开，农夫李邦死前写下的“三”字，究竟是什么意思？凌震宇又道：

“你们何时回到落鹞峡的？”

朱武回道：

“昨天黄昏时赶路回来，老大今天早上才入土。”凌震宇回头问小老板二愣子，道：

“他说的话可当真？”

二愣子忙点头道：

“全是真的，我由昨天黄昏起受雇，以后一直跟他们相处至今，从未见过你口中所述姑娘。”

“我信你！”

凌震宇对二愣子道：

“如果我发现你在说谎，你必须替我找到这三个人。”二愣子身形不敢乱动，只把头点了一下。

接着，凌震宇又回转身来，对朱武等人道：

“今天到此为止，如果你们不服气，随时可以来找我！”朱武、贺青与翟得山交换了眼色，心中虽然充满了怒气，但惧于凌震宇的武功绝伦，默默无语。

随之，凌震宇折了一支树枝作马鞭，驱车回程，直奔普洛镇。

朱武等人只有悻悻地瞪着那马车的背影，咬牙切齿，跺足咆哮。

黄昏。

马家堡——

堡外已是一片沉寂，擂台之上空无一人。

台下看热闹的人，早已走了精光，只有庄院内，还是闹哄哄的。

马家堡堡主设下了盛宴，与一些武林高手，江湖好汉共聚一堂。

马玉龙表面上，是协助马堡主招呼座上贵宾，实则负有特殊使命，他奉了马堡主之命，将一些武林高手挽留下来。

此中当然有人欣然接纳马氏父子的盛情，但亦有人婉拒。

被邀请的未必尽是高手，但无论如何武功总不会太弱。最少今天在擂台上，表现十分出色的，才会给马堡主看中。

然而，谁是马家堡真正的教头呢？

这问题一直没有揭晓。

虽然在座的人，都知道了马堡主是想借选拔教头，结交武林中人，但他始终却没有承认。

因此，没有接到邀请的人，也都心安理得地走了。

直到席终人散，马玉凤还未回到马家堡中，马氏父子也只有心里焦急，而不敢现于形色。

接受马堡主邀请的人，已由马家的下人，代为准备客房，没有接到邀请的人，将于席散之后，被送到普洛镇，唯一的客栈去。

鸿宾客栈又被马堡主全包了下来，所有的客房，都留作招待嘉宾之用。

就当部份宾客离开马家堡，到鸿宾客栈去之际，马玉凤回到了堡中。

马堡主虽然忙于送客，马玉龙此时却迫不及待地，将她妹妹马玉凤叫到后堂去问：

“找到他吗？”

马玉凤见马玉龙情急的模样，美眸一展，笑道：“当然找到了，我几时令你失望过？”

闻言，马玉龙面露喜色，道：

“人呢？”

马玉凤走到桌旁，倒了杯水，解去了渴，才慢条斯理地道：

“等会儿他会自己到这儿来。”

马玉龙睁大虎眼，道：

“他现在去了哪里？”

马玉凤螭首微轩，瞥了马玉龙一眼，道：

“李家！”

马玉龙道：“去那里干吗？”

马玉凤头微仰，道：

“他找不到水芙蓉，也许要从头查起，可是他已经答应我了，一定到这儿来一次。”

“好极了！”马玉龙道，“爹爹知道了一定很高兴。”马玉凤眉飞色舞地道：“有件事，可能会令他老人家更

高兴。”

闻言，马玉龙不觉诧异道：“是什么事？”

马玉凤柳眉一扬，得意地道：“关于秘图的事。”

“秘图！”二个字一出，有如轰天之雷，令马玉龙浑身一凛。

马玉凤又道：“在我经过天栈，往落鹫峡的途中，遇到了跑单帮的余三。”

登时，马玉龙脸色骤变，忙问道：“余三他人怎么说？”

然而，马玉凤仿佛没事人一般，轻松地道：“当时余三全身受重伤，危在旦夕。”

马玉龙道：“为什么受的伤？”

马玉凤又继续道：“他遇到了劫匪，临死之前，告诉我一些话，叫我告诉爹爹！”

马玉凤的语声方歇，马玉龙机警道：“凌震宇当时也在场？”

马玉凤摇头道：“他呀，只顾着去追那帮劫匪了，至于余三跟我说了什么，他一点儿也不知道。”

语毕，马玉龙吁了一口气，才道：“那最好不过，幸好你及时见到了他，否则我们又要花费一番功夫！”

马玉凤又道：“凌震宇一直不知此事，他去西陲四凶那儿，也找不到水芙蓉。”

“好极了，你这次实在做得太好了！”

马玉龙一边往外面走去，一边说道：

“让客人安顿下来之后，我们再将此事转告爹爹，好让他老人家高兴，高兴！”

同一时间，凌震宇重返李家农舍。

李家的黄昏，平时已沉寂得可怕，这时更增添了一片哀伤。

邻人正协助李兴建，办理他亡父亡母的丧事。

见此情形，凌震宇几乎不想现身，他觉得李邦夫妇这次遇害，多少总与自己扯上了一点关系，正是“我不杀伯仁，伯仁为我而死”。

假如他和水芙蓉当晚不来此求宿，也许这件惨事永远不会发生。

最后，凌震宇还是硬着头皮，走了进去。

此刻，李家客厅，灯影摇动。

李氏夫妇的两具尸体，还停放在厅堂之上，气氛凄凉悲惨。

李兴建认得凌震宇，从中替邻人介绍。

凌震宇乘机与邻人搭讪，目的亦无非想了解当晚的实情，探出一点蛛丝马迹。

有人告诉凌震宇，当晚曾听到脚步声经过宅前，这个村民曾探首窗前朝外瞥了一眼，在月光之下确实见到了三个人影。

由于当时那个目击者睡眼惺忪，根本无法描述当时的详情。

李氏农舍四周并无人家，而这个邻人，是住在较远处一些农舍里的乡下人。

“三个人影”与李邦死前写下的“三”字，似乎有共通之处。

然而，这三个人就算是凶手无疑，只可惜不知道他们是谁。

凌震宇慰问了李兴建几句话之后，留下了一些银两就想走，但被李兴建留住了。

乡民正为李家预备了晚饭，凌震宇就成为现成的嘉宾。

凌震宇趁着饭后聊天之际，从这些乡民口中，了解马堡主这个人。

马堡主很有钱，这是许多乡人都知道的。

有钱自然有地位，所以马堡主与官府的人来往密切，亦不算是什么秘密了。

然而，马堡主是否一个懂武功的人？关于这一点，乡民们就一无所知。

但从他这次选拔教头，摆下擂台，款待武林中人，结交武林朋友推测，马堡主应该是个对武功十分喜爱的人。

不过，乡民们又说：

“本地的治安并不坏，而且马堡主家，已养了不少家丁，根本不用武林中的高手护堡。”

凌震宇心中暗忖道：

“那么，马堡主这次打算挑选教头，究竟用意何在？”

二十八、追魂客情困香闺

凌震宇无意追查马堡主的私事，只因为不久之后，他就要到马家堡作客，所以才不能不先了解一下。可能是贫富悬殊的关系，总而言之，乡民对马堡主似无好感。

凌震宇心中有了一个数后，便决定只身到马家堡去赴约。这是临走时答应马玉凤的，他必须实践自己的诺言。当然，他不会忘记，在他背后传话的人道：

“用秘图来换取水芙蓉的性命。”

秘图！

它关系着昆仑派的存亡，玄真道长就是为了秘图，才离开昆仑斗牛观，到中原来。

不幸，命丧开封。

如今自己受命带着秘图，来至西域，准备登上昆仑山，交还于斗牛观掌教，岂料……

凌震宇左思右想，总是无法明白。

不知不觉中，来到马家堡。

凌震宇定睛一望，这时，天色已黑。

马家堡外，家丁守卫森严。

凌震宇的脑海，忽然浮起一个念头，那就是马家堡里里外外，到底拥有多少高手？

要知道真像，似乎也只有办法，而这唯一的办法就是要冒险。

蓦地，凌震宇觉得有大多的事情，需要他亲自体验和了解。

继而，凌震宇又忆起了昔日在中原时，处处由前辈们师父七禽叟，银拐客麦晋芬，金莲夫人韩静如，苗疆蛊母，姑姑凌世音及失散十几年的娘……等等，援手相助和细微的照顾，如今，前往昆仑山中一切事情的发生，只有靠自己解决了，尤其是水芙蓉的失踪。

因此，他决定悄悄潜进马家堡。

他暗忖：

“假如马家堡内，果真有高手的话，一定会给自己鬼祟的行动，引了出来。”

于是，他首先骗过了那些家丁。

要骗过那些家丁，在凌震宇来说，应该是轻而易举的事。

“声东击西”，“投石问路”或者“调虎离山”等等，似乎略施小计就可以瞒过。

凌震宇突破了外围，拔身而起，凌空三丈，纵入了堡内。

顿时，凌震宇星目电扫四周；这里面，果然是由穿得较为光鲜的人巡逻。凌震宇为了要试试他们的身手反应，随即用黑巾蒙面，故意在他们的身边一掠而过。

那是视线范围之内，自然见到了。

“什么人？”

立刻传来家丁一声喝问。

随之，有人疾如箭矢地追了过来。

凌震宇身形一晃，霎时消失了形迹；其实他只是躲在黑暗的角落。

“在那边，快！”

喊声急急而过，人声沸腾。

凌震宇突然感到很惊讶，原来不知何时，黑暗中竟多了一个“替身”。

那人脚步如飞，速度奇快。

“别逃！站住！”

后面追逐而来的，自然是马家堡的人，但却无法追上他。

转眼之间，那人也消失在黑暗之中。

凌震宇静观其变，心里难免引起无数的疑问。“那是谁？他为什么也闯进了马家堡来？他是有意救自己，还是另有目的？”

当然，依凌震宇的武功，自然无须别人搭救，因为他是存心试试护堡家丁的武功的，即使那人不出现，还是一样没有人能抓得住他。

这时，躲在黑暗角落的凌震宇又听，有人议论纷纷着。一个矮个子的家丁，叹息道：

“真可恶，又让他溜了！”

他身旁的六尺大汉，粗声粗气接着大嚷道：

“我想用飞刀，但却想留下活口。”

矮个子身后的瘦鬼，好奇问道：

“是男还是女？”

大汉转脸望着瘦鬼，压低声音道：

“好像是男的。”

矮个子急急摇手，仿佛怕人家误信，很快地更正道：“不！是个女的。”

瘦鬼道：“不管是男还是女，我们都必须禀告堡主一声。”

突然，另一个胖嘟嘟的人，举手一拦，道：

“慢着，这种小事，何必大惊小怪，惊动他老人家？”语音方毕，瘦鬼疾言厉色道：

“但那可能是刺客！”

矮个胸有成竹，道：“我看未必，今天这儿来了太多的武林人物，他们之间，可能有仇怨，有些因为过招交手，输了不服气！”

大汉忙问道：“你的意思是，打败的人想报仇，所以趁黑出来暗算？”

矮个子点头道：“是的！”

胖子不以为然，抢道：“我看是没有受到堡主邀请的人，怀恨于心吧！”瘦鬼道：“你错了，堡主是个喜客的人，任何武林高手，只要他们愿意留下，堡主一定欢迎，住到客栈里去的人，大部分都是婉拒了堡主邀请的。”

胖子道：“算了，别吵了，大家小心点就是，堡里有嘉宾，切不能让任何刺客有可乘之机。”

此刻，瘦鬼还是坚持道：

“就算不惊动堡主他老人家，也要对大少爷讲一声，否则出了问题，谁来负责？”

语毕，矮子轻声笑道：

“你这人太笨了，刚才明明看到那人身形直奔堡外，消失在田野间，我们何必自讨苦吃？”

接着，胖子帮腔着：

“是的，老金说得对，我们如果跟大少爷说，他一定好打阵仗，要我们召来更多人，彻夜展开搜索和戒备，那才是自讨苦吃！”

大汉也赞同道：

“不错，只要我们自己心里有数，提高警觉，小心防范就是。”

于是，一场争论，总算有了结果。

一度聚集在一起的家丁，再次四散，回到原来的岗位去。

马家堡内堂——

夜深入静之际，马氏父子还未睡，他们正在等待。“他一定会来的，我相信他不是个食言的小人！”此际，说话的，是马玉凤。

她被父兄埋怨，因为凌震宇到现在为止，还没有露面。马堡主道：

“凌震宇才是我们需要的人，也是今天看过的武功最高的人，所以只要他来到马家堡，我们无论如何一定要留下他来。”

闻言，马玉龙面露愁容，施即道：

“我担心他不肯留下！”

顿了一下，马玉龙继续说道：

“他绝非一般武林中人，金钱是很难打动他的，除非妹妹你有办法。”

马玉凤一听之下，柳眉微蹙，身形一动，轻叹道：“这个人实在不容易对付，他很冷漠，反应又快。”你一言我一语，时间又过了良久，马堡主此时已有不耐烦之感，立起身来道：

“我们不如派人到李家去看看。”

此语方毕，忽然有人由内里现身出来，道：

“不必看了！”

三人一齐朝发话地方瞥去，却吃惊不已，因为，那边是通往客房的地方。而且，客房里面住的是，一些被马氏父子，挽留下来的客人。

这些客人都是身手不错，反应极佳的武林高手，武林高手不一定是江湖中人，他们未必一个个出来闯荡江湖。有些归隐于寺院之中，有些长年在崇山峻岭修练。有些甚至不喜欢结交江湖中人，我行我素，河水不犯井水。

眼前这个人，正是马家客人之一。

他大模大样地由客房那边走了过来，一副不可一世的样子。显然他听到了马氏父子所讲的话，所以他忍不住说道：

“你们所讲的人，已经吓跑了，他实在见不得人。”说话的人并非别人，正是“青海三雄”中的老二狄猛。狄猛一边走了过来，一边说道：

“你们要等的人，可是‘追魂客’凌震宇？”马玉凤杏眸一瞪，出现不悦之色，反问道：

“你怎么会知道，我们要等的人是凌震宇呢？”狄猛顿了一下，又道：

“我当然知道，因为他刚才来过了，但他太不光明正大，行动鬼鬼祟祟，我一光火，就把他给轰走了！”此话一出，马玉龙闻言，几乎忍不住发笑。

马玉凤杏眼一睁，惊奇地道：

“你将他轰走了？这是几时发生的事？”

狄猛傲然道：

“你不信，可以去问一些护堡的家丁。其实凌震宇并非什么了不起的人物，他只是个脓包，根本就不堪一击。”于是，他说出在不久之前，发生在宅子外的事。马玉龙闻言，半信半疑，当下把一些家丁召来，问过之后，发现果然不假。

但是，家丁却无法确定，那个人是否是凌震宇。

狄猛笑道：

“你们还怀疑什么？我亲眼见到的事，又怎么会假呢？”

即使狄猛说得如何逼真，在场的人，却没有一个相信他的话。

狄猛道：

“我当时看到凌震宇出现在宅外，心里正感惊奇，忽然他摸出了一块黑巾，将脸蒙住，本来我想冲去将他擒住，但你的人出手比我快，原来他们也发现了凌震宇的行踪，结果，还是给他跑掉了。”

马氏父子听了狄猛的话，仍然不敢相信，但马家一些家丁的说法，却与狄猛无二，这又令他们不得不信。

狄猛突然问道：

“你们把我三兄弟留下，到底为了什么？”

马堡主微哂，道：

“赏识三位的功夫。因为，我们堡里需要更多的武林高手。”

狄猛眼睛一翻，不悦道：

“包括凌震宇在内？”

马堡主额首微点，没有答话。

狄猛见状，双目中，决然之色立现，斩钉截铁道：

“经过今晚之后，我肯定这个人不可靠，他也许另有企图。”

突然之间二团身影一晃，又出现在方才狄猛现身的地方。

那是狄威和狄勇。

狄威立好身形，脸上露出疑容之色的朝马堡主一瞥，道：

“马堡主这次挑选教头设擂台，是否就为了护卫堡子这么简单？”

马堡主灰眉一扬，含笑地反问道：

“你以为我还有何企图？”

狄威微一笑，道：

“请不要见怪，我这个人就是心直口快，以我之愚见，堡主的确是另有所图。”

闻言，马堡主陡地仰天大笑，道：

“哈——不愧是‘青海三雄’之中的大哥，除了武功高强之外，总算有头脑。”

语音方毕，狄家三兄弟闻言之下，眉头倏皱，交换了一个眼色。

马氏父子见景，也感觉到事不寻常。

蓦地狄威探手腰间，当他的手再往上扬时，瓦背上面正传来了“哗啦啦”连串声响。

“螳螂啣”破瓦而出，屋顶之上，有人闷“哼”一声。

随即，滴下了几滴鲜血。

狄家兄弟身形电闪般，径朝天井飞射而去，马氏父子亦尾随其后。狄家兄弟与马堡主儿女三人，先后飞身踏登屋顶。只见瓦面洞穿，却未见人影。

他们目光如电暴闪，旋即各自四散，朝四下里搜索，可惜夜色已深，天空一片昏暗，全无人踪。

五人回到马家大厅，马堡主双目凝视着地上的血迹发呆。

突然，狄猛毫不客气地大声嚷道：

“一定又是他！见不得阳光的武术大骗子！”闻言，马堡主幽幽地问：

“你指谁是武术大骗子？”

狄猛立即答道：

“当然是凌震宇。”

接着，狄威侃侃而谈道：

“姓凌的小子，根本没有真本领，‘霹雳门’聂元霸等人，已被七禽叟、火凤凰、金莲夫人斩杀，他们为感念武林盟主，因此将这功劳，归在凌震宇的身上。”此言方毕，马玉凤杏目圆睁，道：

“可是，我亲眼看见他空手力擒三凶，如何假得来？”狄猛又道：

“马姑娘临阵经验太少，自然无法明白，其中定有蹊跷！”

马玉凤见狄猛如此言道，心里忖思确实自己临阵的经验太少，于是就不再发话。

马堡主是个含蓄的人，他不会令客人难堪，只淡淡说道：

“见过了方才的事，加上你们说出不久之前，发生在宅外的事，相信各位已明白，这里的确很需要高手保护。”

狄威陡地道：

“对了，堡主，刚才你不是打算向我们道出一些心事吗？”

马堡主目光电闪四周，始道：

“是的！但是，现在我们说话，可能容易泄露，为防隔墙有耳，还是等下再说。”

狄家三兄弟互望了一眼，难免有些失望。

马堡主又对他们道：

“不过，我可以向三位保证，只要你们尽心尽力为我马某做事，我一定会给你们好处，同时也会尽快把我要你们做的事，说了出来，但决非今夕！”

言毕，狄家三兄弟无可奈何，只好返客房去休息。

马氏父子也没有再说什么，因为经过了方才一事之后，证明有人要潜入马家堡，实在不是一件困难的事。

但那个被狄威以“螳螂啮”所伤的人，又是谁？

他来这里的目的，究竟何在？

他什么时候来的？会不会把马氏父子的谈话内容听去？

为了安全，马家的家丁们，立刻燃起了火把，四里展开搜索。

天上没有星月，沉闷的空气，压在每个家丁的心头，他们奉命持着火把，搜查整座堡子。四周的屋宇栉比，动也不动，好似一条盘踞的巨蟒。深夜里，马玉龙仍率领家丁四处搜索。

马玉凤经过整日劳顿，此际已是疲态毕露，也正返回闺房休息。

岂料，当她刚踏入闺房，立即产生一种异样的感觉。这是瞬间之事，她想退出时，已来不及了。

“你再动一动，人头立即落地。”

背后出现了一种冷峻的声音。

马玉凤背后的秀发之间，有个东西抵住，可能是一柄刀，或者一把剑。

背后的人又道：

“乖乖地掩上门！”

蓦地，马玉凤脑海立即想到关上门之后，一男一女的情景。

她心里万分惴惴不安地道：

“你要怎样？为什么要我关上房门？”

背后之人，闻言之下，语气立现严肃道：

“你放心，不会是劫财，也不会是劫色！”

马玉凤经背后之人一说，只好上前关上房门。背后之人道：“你就是马家大小姐？”

马玉凤道：“是的。”

那人再追问：“外面这么吵闹，告诉我，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经此猝变之下，马玉凤心里已非常地疙瘩，不悦道：“你心里明白，又何必多问？”

那人道：“我要是明白就不会问你，就因为我不明白究竟发生什么事，所以我才问你！”

马玉凤本不想理睬，但又无可奈何地道：

“你受了伤，我劝你不要自作聪明，因为那是一支毒凿，毒发你便可能身亡。如果我是你，我会在未昏倒之前，出去求解药。”

那人即问：“向谁求？”

马玉凤双手环抱，道：“当然不会是向我！”

那人再道：“那会是谁？”

马玉凤道：“狄威！”

那人诧异道：“青海三雄中的老大，狄威？”

马玉凤一笑，道：“不错，如果你放过我，由我出面，狄威一定给你解药！”

马玉凤语音方落，突闻背后之人，一阵暴笑。

“哈哈——”

马玉凤纳闷道：“你笑什么？”

那人又哈哈笑道：“我笑你当我是三岁小孩子，马大小姐。”

马玉凤道：

“你一定小看那些儿伤口了。血虽然只流了几滴，但你却会随时毒发身亡！”

那人又在背后悠悠地道：

“假如那的确为一枚喂过毒的飞凿，只须经它擦伤，也是一样随时会毒发身亡。马大小姐，可惜你出道日子太浅，不知道螳螂凿并未喂毒。”

此语一落，马玉凤粉颊红了一阵，道：

“这……没想到，你是个老江湖？”

背后那人一听，却不屑笑道：

“若非是个老江湖，他们早已发现我了！此时也不会在你房间。”

马玉凤问道：

“不过，像这样鬼鬼祟祟的，躲到女人闺房里来，难道你不怕人家取笑吗？”

那人闻之答道：

“假如有人取笑，取笑的对象必然是你。”

马玉凤不由一怔，道：

“你怎么会这样说？”

那人道：“因为是你约我来的，否则，我怎么会来呢？”直至到现在，马玉凤才听出背后的男子声音是凌震宇。当马玉凤发现背后之人是凌震宇之后，她又喜又嗔地，速顿身形，娇羞地道：

“你真坏，怎么会等到三更半夜才来？”

凌震宇冷冷地道：

“我早就来了，只是马家堡的庄院太大了，一时找不到你。”

马玉凤杏眼凝视着凌震宇，关切温柔地道：

“你总算是个守信的人，但在这里，是很容易令人发生误会。”

闻言之下，凌震宇解释道：

“我也不想，无奈我来得太不凑巧，我只想躲避一阵，以免沙尘滚之，杀错了良民，想不到你就在此时闯了进来，老实说，事前我真不知道这是你的闺房。”

马玉凤蹙着双眉，打量着凌震宇，问道：

“你没受伤？”

凌震宇摊开双手，也打量自己，道：

“我为什么会受伤？”

马玉凤又问：

“你不是躲在屋顶上，偷听我们讲话吗？”

此语一出，凌震宇却是苦笑摇头，道：

“我并未偷听你们说话！”

马玉凤感到一阵迷惑，道：

“那躲在屋顶上，偷听我们讲话的，会是谁？”马玉凤定睛展望，凌震宇浑身上下，并没有任何伤痕。马玉凤道：

“你这么晚才来找我，叫我如何带你去见我爹？”凌震宇说道：

“我有事，耽误了！”

顿了一下，星目倏现愁色，继续道：

“要不是外面的人，声势汹汹，我也不必躲躲闪闪，但这种情形，我只怕无法解释清楚了。”

马玉凤却出人意料，说道：“看来，你今夜必须留在这里。”

语音将落，凌震宇不禁一惊，讶然道：

“什么？我怎么可以整夜留在这里？别开玩笑。这对你来说……”

凌震宇话语未毕，马玉凤羞怯，娇声抢道：

“我不会开你玩笑，这时候，你只要一现身，只怕跳到黄河也洗不清！”

凌震宇神情泰然，道：

“我没有受伤，证明我不是躲在屋顶上偷听令尊秘密的人。”

马玉凤杏目频转，凝视着凌震宇道：

“但是，除了那伤者之外，先前还有另一些人来过，甚至狄猛也见过你，这很容易引起误会。”

凌震宇正色道：

“我留在这里，岂不是更易教人想入非非？”岂料，马玉凤却落落大方地道：

“只要我们安份守己，只要你我不说出去，谁会说我们什么？”

想着，凌震宇抬头一瞥马玉凤，剑眉深锁，道：“即使别人不说什么，你我怎么可以整夜相对呢？”听至此，马玉凤微抬螭首，望着凌震宇，微微一笑，道：“为什么不可以？今天，我们已相处了一整日了，不是吗？”

凌震宇一听，剑眉微扬，情急地道：“但是，这是晚上，而且还是你的闺房，你是个未出阁的姑娘。”

语意方毕，马玉凤面靥突然微红，螭首低垂，作出一副小女特有的一种矜特的神态。

然后，娇羞道：

“你知道就好了，假如事情传了出去，你猜武林中人，对你凌震宇会怎么样？”

“这……”

他越想越觉不安，呐呐地道：

“我到这里来，无非是为了答应过你，现在目的已达，我总算没有食言，我也要走了。”

说着，凌震宇正欲飞纵而出之际。

“不！”

马玉凤见状，即刻阻止，然后道：

“他们似在搜索，要走也得过一会儿。”

“那边看看！”

外面又传来人声，家丁持着武器，提着灯笼，哄然而来。

马玉凤急忙趁着人未走近之前，将油灯吹熄。此刻，凌震宇在黑夜中与马玉凤默默相对。

纸窗之外，有光线透入，双方只可看到对方的影子。人声越来越近，房中二人各自屏着气。

突然，外面传来话语，道：

“少爷，堡里全都搜查过了，目前，就只有大小姐的房间没有搜过。”

马玉龙的声音，道：

“她可能睡了，算了吧，如果有事，她一定会出声的。”这时，又有人说道：

“我想还是进去看看好些，大小姐的安全要紧。”当下，有人敲门。

凌震宇立即闪到蚊帐后面，隐起身形。

他自然明白，这时候如果被人发现，任他如何解释也没有用。

门被敲着，马玉凤佯作睡眠怔怔地向门外问道：

“谁？”

“玉凤，我是大哥。”门外的马玉龙道，“你睡了吗？”此时，马玉凤坐在床前，没有开门，也没有走过去。“是的，大哥。什么事？”

马玉凤极力地思忖着只有这样子，才像躺在床上说话。“你没事吧！”马玉龙仍然十分关心地问。

马玉凤答：“没有事啊！”

马玉龙闻言，欣然道：“那好极了，你睡吧，明天再说。”人声逐渐远去，直到消失。

蚊帐后面走出了凌震宇，吁了一口气。

房外一片沉寂，房内一片情浓。

凌震宇和马玉凤默然相对了好一阵。

尽管彼此没有说话，但却好像都看到了对方一样。不但看到了人影，还看到了其他。过了好一会儿，凌震宇首先打破了沉默，道：

“为什么不让我走？”

闻言之下，马玉凤幽幽地道：

“为了你，也为了我！你既然来了，何必急着要走？”凌震宇倏道：“我怎么可以在你的闺房里呆到天亮呢？”马玉凤螭首微垂，腼腆地道：“你可以在天亮之前走或者……或者，你也可以一辈子不走！”

凌震宇听后，脸上呈现疑容，道：

“怎么可以？”

马玉凤螭首微抬，深情地瞥了一眼凌震宇，又垂下螭首，柔声道：

“为什么不可以？我喜欢你，我父亲更喜欢你能够留下来。”

话声甫毕，凌震宇即道：

“你父亲喜欢我，可能要利用我替他做事。可惜，我还……”

马玉凤倏然抬头，认真地道：

“但我喜欢你，却是出自内心。”

凌震宇道：“可是，我已经有婚约了！”

马玉凤不屑一笑，道：“那算不了什么！反正水芙蓉现在下落不明，也许死了也不一定。”

凌震宇星眸暴闪，脸罩寒霜，厉声喝道：

“不准你咒她，你们之间，并无过节！”

“梆！梆！梆！”外面又传来更鼓之声，已是三更时分。

马玉凤见凌震宇星目含怒，态度一变，温柔地道：“我爹太富有了，他总要人保护，假如你能留下来，他老人家一定很高兴。”

凌震宇转首望着外面，道：

“据我所知，你们堡里已聘下了不少高手，怎么用得着我？”

马玉凤忙走到他面前，道：“他们的武功都不及你，再多也是无用，所以我爹希望你，能留下来做我们堡里的总教头。”

凌震宇敛起怒容，苦笑道：

“我凌震宇实在不敢当，即使真的需要我留下来，我也不会挂上这么大的头衔！”

马玉凤一听，亮声道：

“你只要肯留下来，要不要头衔倒是另外一回事。”

凌震宇星目微移，面显疑色，缓声道：

“如果我真的留下来，难道就只是护堡这么简单吗？”

“这……”马玉凤一怔，又道：“你似乎偷听过我们的谈话，是不是？”

“假如真的偷听过，我又何必多此一举，来问你呢？”凌震宇道：“我只是觉得奇怪，你父亲没有理由，招揽那么多的武林高手……”

未待语尽，马玉凤抢道：

“我已说过了，只因为他太过富有的关系。”凌震宇剑眉一顿，道：

“比他更富有的人，我也见过，但就没有像令尊这样，必须招那么多的武林高手来护堡。”

马玉凤一闪双目，悠然而道：

“可能真的是有原因。”

说着，顿了一下，微昂螭首，望了凌震宇一眼，又道：“但是在你还没有答应我留下之前，我是不能告诉你的。”凌震宇轻“哼”一声，笑道：

“你不实说，我也不可能留下来。”

马玉凤反问：

“换句话说，我如果直言，你就会留下来喽，是不是？”当下，凌震宇不再言语，深吸一口气，星目炬光内蕴，脸孔之上显露出一丝愁容，心中已有了个谱。

二十九、遭算计身坠悬崖

他将计就计，假称道：

“你应该让我考虑一下，我还要去找我的未婚妻水芙蓉。”

马玉凤道：“别太多情了，她生死未卜！”

凌震宇义正词严，道：“这是良心上的事。”“如果你这么有良心的话，也不该令我难堪！”马玉凤无限娇羞地道：“你可以想想，如果外面的人知道我们整夜相处，你教我如何见人？”

凌震宇道：

“但是你不能否认的，事实上我们都很安份守己，不是吗？”

马玉凤螓首微转，杏眼圆睁，道：

“可惜人们不会这样想。”

凌震宇沉吟了一下，说道：

“好吧，我就留下来，但我声明在先；如果我未婚妻水芙蓉一有消息，我就要走！”

马玉凤妩媚笑道：

“一言为定！”

凌震宇道：“那么，请你告诉我，令尊大人到底需要什么？”

马玉凤低声道：“需要一个高手来保护秘图！”

闻言之下，凌震宇既惊且怕，他真想不到，马堡主目的在此！

马玉凤秀目眨也不眨地，凝视着凌震宇，静静地观察他的神态变化。

至于此际，凌震宇为了避免对方看出，他只好掩饰地道：

“我从未听过什么秘图之事。”

马玉凤这时却神秘兮兮地道：

“它是无价之宝，任何人都希望得到它，我爹现在已经得到了；所以希望武林高手来保护它，但是，我爹却选中了你。”

现在，凌震宇总算有了收获。

想不到马堡主手上也有一张“秘图”，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假如马玉凤不是说谎，那他自己怀中的秘图，就大有可疑了！

这一回，凌震宇也不必马玉凤多去挽留，他自然要留下来，查明真象。

一切都静寂，连鸟鸣也没有。

越来越冷了，明珠般的露水，已经变成浓霜了，它厚厚地铺满了整个的大地。

花儿在呻吟，草儿在喊冻，枝头的小鸟，也缩着头颈，在那里瑟瑟发抖。

冷的风、寒的气候，已经摧残了它们的生命，何况再加上严酷的浓霜，叫它们怎么挣扎、怎样忍受呢？

遇到浓霜，必须尽早赶路。否则朝阳一出，霜融化了，路上更是湿滑难行。

所以，凌震宇在天亮之前走了。

远望前面户户的屋瓦上，都镶上了一片耀眼的白银，内心不禁茫然。

他没有目的地，但是他已离了马家堡。

马家堡的人，完全没有发现他，所以他可以安然离去。

凌震宇突然感到奇怪，马家堡的人既然没有发现他，为什么会有人跟踪？

大概是由马家堡附近开始，便一直有人跟踪自己。

凌震宇左拐右绕，疾奔慢行了一阵，始终无法摆脱掉后面的人。

那是什人？

是武功底子相当的人，否则他不会摆脱不掉他。

凌震宇想反跟踪，但对方十分机警，所以他失败了。

他感到十分困扰，到底对方有什么企图？为什么要死盯着自己不放？

原来打算绕了一个圈子之后，折反马家堡的。

但是，现在凌震宇必须看看谁在跟踪自己，最少也要弄清楚对方的来龙去脉。

于是，他走向荒郊一处树林，他发觉背后的人也跟过来了。

他企图在树林中躲起来，办法就是走进了树林之后，双脚一弹，拔身上树。

可是，就在他双足还未离地之际，突然听到树林上的枝叶骤颤，簌簌作响。

他本能地将气力吸住，同时亦迅速闪电般地，蹿向一棵大树后面。

凌震宇自问身手相当快，无奈对方身手更快；他人未蹿到树后，一道白光已疾射而至，而且射得相当准确。

他闪无可闪，躲也不及，被迫伸手将那东西接住。

当初，他以为那是一支飞镖，所以他用足了力度，也为之提心吊胆！

凌震宇自幼习武，自然晓得有些暗器，曾事先喂了剧毒。

假如那真的喂了毒，他即使能用手指夹住，也有极大的危险。

但是，当那东西落在他手中之后，他立即就感觉到轻飘飘的，不像是要命的暗器。

他心中充满了疑问，因为那是一张纸，用纸摺成的飞镖，而且对方所用的力量，并不算得太大，所以他可以轻松地接住它。

树上一阵混乱，树叶“沙沙”地响个不停，一条人影有如狂风过境，转眼之间便消失在密密的枝叶之间。尺管凌震宇定睛凝神仰望，可是枝叶繁茂，使他无法真正看清楚那人是谁。

从方才那人的身手忖测，凌震宇深知这时候要追踪他，绝非一件容易的事。

他再低头望着自己手上的“纸镖”，实际上只是一张字条。

字条上，写着几行楷书：

“水芙蓉死期将届，三日之内，速将秘图交来乱葬岗。”凌震宇不看还好，一看之下，神色斗然遽变，脸上立罩寒霜，愤容密布，明眸暴吐凌芒，杀机毕露。……继之，他狠狠“哼”了一声，脸上寒霜，才稍收敛去。凌震宇随即思忖一下，原来，又是那帮人。

“唉！”凌震宇无奈地轻叹一声。

自从报了父仇，灭了恶魔“天外飞煞”聂元霸之后，他实在不想多结冤仇。

可是，为什么刹那间，会有那么多人，知道“秘图”在自己的身上？

假如，对方真要我交出秘图来，才肯放回水芙蓉，那就棘手了。

然而，马玉凤称他父亲手中，也有一张秘图，究竟是真是假？

倘若马堡主手里的秘图是真的，那这帮人也不用将水芙蓉掳走，来要挟自己。

度忖之际，忽然一个念头，浮现在凌震宇的脑海，那就是掳走水芙蓉的

人，是不是和马堡主一伙的？

甚至，他就是这个幕后的主谋者。

顷刻，他意念又恢复过来，他奇怪自己怎么会有这种想法。

因为，马堡主表面上是个文质彬彬的中年富贾，他绝对不像是个懂得武功的武林中人。

到底是在闹什么玄虚，凌震宇决心要查个清楚，他绝不容许即将送达的“秘图”，又落入别人的手里，而功亏一篑……

他不知不觉，兜了一个大圈了，再度返回马家堡。

马堡主门前，凌震宇求见马堡主。

马堡主、马玉龙、马玉凤三人，早已经在等待，他们见了凌震宇，自然有点喜出望外。

首先，马堡主含笑抬手道：

“凌少侠，恭候多时了，里面请！”

凌震宇拱手为礼，轻轻一笑，道：

“在下今天到这里来，并非为了别的事情，只为了向马堡主借用一匹马。”

闻言之下，马堡主当场一怔，转首一瞥他身旁的女儿马玉凤。

马玉凤杏眼圆睁，立即向凌震宇示意道：

“你要借用马匹是易如反掌之事，但你是个守信用的人，你答应过我的事，该先履行啊！”

此时，凌震宇星目已望着她，道：

“虽然我答应过为你们马家堡办事，但我必须先行办妥一点私事，然后才可以留在这里。”

闻言之下，马家父子交换了一个眼色，马玉龙即问道：

“不知凌少侠需多少时候，才可以将私事办妥，回来履行你所答应的事？”

沉吟了一会儿，凌震宇才答道：

“快者一两日，最迟则要三五天。”

马堡主一抚长须，微笑道：

“好吧！难得凌少侠这么爽快，希望你一切顺利，尽快回来。”

言讫，马堡主即吩咐马玉龙、马玉凤，带凌震宇到马厩去挑马。

凌震宇和马家兄妹，在往马厩途中，遇见了一些人。

这些人都是被马堡主留下来的武林中人，其中包括了“青海三雄”的狄家兄弟。

“青海三雄”见了凌震宇，显露出很不高兴的面色，本想向他挑战，但因为马玉龙、马玉凤兄妹二人在场，所以只好作罢。

狄家三兄弟这样做，只是心里嫉妒凌震宇。

而凌震宇来马家堡借马的目的，也无非要更多人知道，他即将替马堡主做事，但在未做之前，他必须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若非很远，又何必借马？同时凌震宇也要更多的人知道，他短期之内不会留在马家堡。

因此，他没有理会那些目光充满了妒忌的人特别是“青海三雄”他们。

凌震宇若无其事地，挑了一匹十分精壮的马，在众目睽睽之下，匆匆离开了马家堡。

他知道这样做太过冒险了，因为可能引来一些人跟踪他。

然而凌震宇不怕，他必须知道谁跟踪他。

为什么要跟踪他？

因此，即使马儿跑得再快，他也随时提高警觉，留意每一个在他背后赶路的行人。

昨晚的满天云障，被阳光收拾的一干二净，晴天底下，只留着一片泥净的黄路。

马继续奔驰着，没有一点停着的迹象。

路旁的八棵树，叶子还没有脱尽，三两只老鸦，敛紧着翅膀，栖息在枝条上，一副生怕被冻死的样子。而凌震宇呢？

虽然持缰的手，被冻得僵痛欲断，他也毫无稍息之意。夜幕低垂……

尽管天色将黑，凌震宇还在赶路。

他希望天黑之前，能够到达鲁沙镇——那是师父“七禽叟”提过的地方。

鲁沙镇，距离普洛镇有八十余里，镇上有数百户人家，然而十分之八的居民，都是回民。

凌震宇之所以来这里，是受了师父七禽叟的指点，万一在此遇到困难，可到鲁沙镇找“扫堂剑”沙回子。鲁沙镇上，有许多大宅，这表示镇上的人，都相当富有。

沙回子也很富有。

关于这一点，他是从师父的口中知道的。

现在，凌震宇就是不知沙家在哪里。

所以他唯有到处问人。

在这小镇上，要查一个穷光蛋的下落，恐怕不太容易，但要查一个富有的居处，应该并不困难。

不消多时，凌震宇终于找到了。

那是一幢巨宅——

这是晚上，但凌震宇远远可以看到，门前是挂着一对灯笼。

灯笼之上，写了一个斗大的“沙”字。由另一角度望过去，还可以见到一个“府”字。

凌震宇知道没有找错，于是跃下马儿，走上前去敲门。有顷，门开启，一名沙家工丁瞄了凌震宇一眼，道：“干什么？”

“请问沙志前辈在家吗？”凌震宇问。

那名家丁又重新打量着凌震宇，道：

“你是什么人，找我家老爷有什么事？”

凌震宇抱拳道：

“在下姓凌，名震宇。只要你告诉沙志前辈，我是七禽叟的门生，他就知道了。”

“对不起，我家老爷外游未返。”

然而，那名家丁话犹未完，里面已有人声传了出来：

“是哪一位朋友找我？请留步。”

凌震宇可以听得出，这声音自内堂传出，十分宏亮，这表示此人的中气十足，武功非凡。

家丁的面色很诧异，凌震宇内心里也同样地充满了疑问。

门里面走出来的，是个年将六旬的花甲老翁，他头缠白布，面皮微黑，

燕尾髭须，双眉斜飞，虎目生光，自称是“沙回子”。

凌震宇自我介绍，说明来意。

沙回子殷勤款待，将他请入屋内。

凌震宇踏进去时，星目修髻那位家丁。

他看得出，那家丁的面色和目光，除了充满了歉意之外，还带有几分莫名其妙的神气。

沙回子一边请凌震宇入内，一边解释方才家丁说他外出未返的原因。

“老朽薄有家产，平时不少人来借贷，实在不胜其烦，所以常常假托外出未返，希望凌少侠不要介意才好。”

凌震宇闻言之后，这才恍然大悟。

沙回子忙吩咐下人，备了酒菜，殷勤款待凌震宇。

宾主二人一同进食之际，沙回子叙述起三十年前，和七禽叟在中原结识的经过。

凌震宇一边吃，一边听，因为他经过整整一天的赶路，实在太饿了。

此间，他又发觉沙回子不但好客、健谈、而且胃口甚佳。

在沙回子用筷时，手腕间被凌震宇发现扎了一块白布，上面仿佛还有血渍。

沙回子非常机灵，他发现凌震宇不断地瞪住手腕时，便即自动交代，道：

“昨天不小心，割伤了这儿，还好伤得不重。”

闻言，凌震宇仅笑着点头，因为他并没有开口发问，尽管他心里对此生疑。

沙回子见他没有多问，这才气定神闲地问道：

“凌少侠，不在中原，千里迢迢来到西域，不知有何贵事？”

这时，凌震宇才将受玄真道长之托，携带秘图送返昆仑山斗牛观，路经普洛镇水芙蓉失踪的事，详详细细描述了一遍。

听罢，沙回子双眼圆睁，吃惊地道：

“这……这怎么可能？你要赶快把她找回来！不然，‘火凤凰’凌世音知道后，可就不妙！”

凌震宇剑眉微扬，泰然道：

“沙老前辈请放心，水姑娘到目前为止，还算平安无事。”沙回子虎眼出奇地，径朝凌震宇瞪道：

“你怎么知道？”

凌震宇缓缓道：

“他们限我三日之内，交出秘图，现在已经过了一天，还剩下二天，在二天里，水姑娘不会有危险的。”沙回子灰眉紧蹙，不禁埋怨地道：

“既然只有短短的三天，你怎么可以浪费时间跑到我这里来？”

语意到此，凌震宇不得不坦率地把来此的目的说出来，于是，回答道：

“晚辈是想来请您协助，调查水姑娘的下落。”此言一出，沙回子灰眉一轩，不禁狂笑道：

“哈——好，好！要老朽帮忙，不成问题，只是此地民风淳朴，少有武林中人，要查还真不是件容易的事呢！”

凌震宇听了，迟疑道：

“那老前辈的意思是……”

沙回子昂然道：

“放心，老朽不是推辞，而是不敢保证，一定找得到水姑娘，不过绝对会尽力帮忙。”

这个回答，待凌震宇听完后，一阵难过自内心涌起。当夜，沙回子安排他睡客房，但凌震宇却整夜未眠。他要查明许多事情，但绝对不希望别人知道他的行踪。所以，凌震宇趁着失眠之际，盘算如何离去。

本来，他可以正式向沙回子辞行，这也是礼貌上的事。

但是，这位人称“扫堂剑”的沙回子，似乎有太多令他怀疑的地方。

回想着，那突如其来的欢迎，那手腕上的伤，还有……

因此，他还要在天亮之前，悄悄离开这里，丝毫也不能劳动沙家的人。

这是十分困难的事，因为这是别人的地方，而且借来的马儿又在马厩那边，但凌震宇有信心做得到。

天色还未亮，寒气特别重。

凌震宇已悄悄爬了起来，他正打算燃灯留字，突然发觉窗外有一个人影移动。

他迅速贴墙移近窗前，指头沾了少许唾沫，在纸窗之上弄了一个小洞。

往外窥见一名沙家家丁，正在来回监视。

凌震宇心中有数，在床上用被褥造成一个假人，又将蚊帐放下，这才收气悄悄重返窗前。

天似黑灰一片，昏暗不明。

凌震宇走向窗前，轻轻推开窗户，投石远处，用的是“调虎离山”之计。

“噗”一声响起。

那名沙家家丁果然上当，闻声跑了过去查察。

凌震宇身形一纵，赴势蹿了出去，又重新将窗户关闭起来。

然后，他蛇行蹿步，飞也快地蹿向马厩那边。

奇怪的是，马厩那边也有黑影晃动。

于是，他星目含威地，电扫四周，飘身悄无声息地隐在一棵树干之后。

凌震宇此际的脑海，思潮汹涌地，忖思着对沙回子的怀疑。

思忖至此，凌震宇决定连字条也省掉，这时一个疾如风驰一般的虎扑，冲到那家丁身后，蓦地伸指一点，点向那家丁的脑后近颈处。

那是“哑穴”。

“哑穴”就在“脑户穴”之下，约一寸之处，假如出手者认真用力，伤者可能终身残废，变成了哑巴。

但是，当时凌震宇的力度有限，所以他只是暂时不能说话。

转眼之间，凌震宇也点了那家丁的另一处扇穴，使他无法动弹。

然而，那家丁的神智，仍然是清醒的，他可以听到外边的声音，只是无法移动四肢而已，同时想叫也叫不出声音来。

这是很普通的穴道，稍稍学过武功的人，都可以将它解开。

此刻，凌震宇低声在他耳畔道：

“待会儿你主人会来为你解穴，到时请你告诉他，凌震宇不辞而别，实有苦衷，他日有机会的话，一定来请罪。”

那家丁被凌震宇点了哑穴之后，不言不语，不能点头，

只是目定口呆地瞪视着他。

但凌震宇知道他一定听得清楚，也必然会替他传话给沙回子。

于是，他匆匆解下马儿的缰绳，悄悄地离开了沙家。

三日的限期，即将到来。

不知名的人，限凌震宇三日之后，交出“秘图”。只有“秘图”才可以挽回水芙蓉的生命。

然而现在，距离最后的限期，只有一天多一点。假如他在这时间之内，无法找到水芙蓉，他唯有交出身上秘图，那时候，有何颜面对天下群雄？

不知何时，凌震宇的面孔又浮现一层冷酷、残毒之色来。

然而，他的脑际，依然如潮水般地冲击着，许许多多得不到答案的问题。

他思索着，马家堡内的一切、沙回子的手伤，以至于，他自离开母亲及众位爱护他的老前辈们，由中原千里迢迢，奔赴西域完成玄真道长临终时的托付。

半晌，凌震宇又回复到眼前的问题。他剑眉紧锁，极力思索。

为什么突然之间，会有这么多人知道他带着“秘图”经过普洛镇呢？

凌震宇越想越怪，也越想越着急。

健骑疾驰，他内心却是忧虑万分。

此刻，凌震宇正兼程赶返马家堡。

因为，他知道马家堡之主拥有一张“秘图”。

这点马堡主虽然没有对凌震宇直接说出，但那一晚当马玉凤和凌震宇深夜详谈时，也已在有意无意之间，露了口风。

凌震宇一直在想，马堡主的真正身份？

电忖之际，凌震宇的马儿突然裹足不前，嘶叫跳跃不已。

前面不远处卷起了一阵狂风，将地上的尘土吹得直卷了过来。

“格格……”

这是一阵怪风，风声之中有人在狂笑着。

是谁在笑？

凌震宇忽然觉得这笑声好熟，似乎在什么地方曾听过的。

他星目紧射精芒，身形一拔，人已跃离马背，否则马儿就会把他摔伤。

这只是转眼之间的事，当凌震宇迅疾跃下马背，立稳身形，定睛一瞥——

风已停，沙尘似已不在空中停留飘飞，大部份已落回地上了。

笑声倏止，路旁闪出了二个人影。

原来，是那“文武双奇”徐家兄弟，不疯、若愚二人。

“姓凌的，可叫我们兄弟堵上了。”“文狂”徐不疯似在摇动他手中的摺扇，但风已没有方才那么强劲。

“武痴”徐若愚“格格”地笑了一阵，道：

“小子，此路不通！”

见此情况，凌震宇脸上倏罩寒霜，冷冷道：

“为何不通，难道说我们之间有仇？”

徐若愚疯颠颠地道：

“没有，我们兄弟只是不想让你再回马家堡，关于“秘图”的事，也希望你我不要再插手。”

闻言，凌震宇脸色倏变，他那素有的一种冷酷而轻蔑的笑意，又已泛上面颊，蓦地，他星目一睁，道：“你们对此秘图，也有兴趣？”

徐不疯斯文地摇着扇子道：

“何止我们有兴趣，武林中人只要知道有秘图这二个字，他们的兴趣就会比我们兄弟二人更浓。”凌震宇想了一下，道：

“这马儿是我向马堡主借用的，假如我不回马家堡，如何能还马？”

徐若愚眉一扬，傲慢道：

“马堡主一向慷慨，他不会计较区区一匹马的。总之，你不听劝告，硬要回马家堡，你会后悔。”

凌震宇纳闷道：

“我真的不明白，我不回马家堡，对你们兄弟二人有什么好处？”徐若愚慢条斯理道：

“我们知道，你可能为了一个女人，偷走马堡主的秘图，那会坏了我们的……”

语意至此，突然顿了下来。

只因，徐不疯双眼一瞟，示意阻止徐若愚说下去。“不要告诉他太多。总而言之，你调转马头，回转中原，我们就不会为难你。”

凌震宇闻言，知道他们以为，马堡主的秘图是真的，但为了水芙蓉，自己又不能一走了之，不然如何向姑姑凌世音交代，不说姑姑不谅解，若是银拐婆婆麦晋芬老前辈获知，她就第一个不饶恕我。

当下，凌震宇又迂回问道：

“如果我不答应转回中原，又如何？”

“那‘文武双奇’会让你后悔不及！”

徐不疯把摺扇收拢，发出了“嗖”的一声响。

凌震宇知道这一场纠纷，已是无可避免，仰首望了天际，时候已不早，他纵身上马。

“嗖！”地一声。

徐若愚的长剑，已伸到马鞍旁边来了。

凌震宇身形一晃，如闪电般，急辙两步，顺势取来一支马鞭。

“呼！”地一响。

徐不疯铁扇迎面打到，凌震宇马鞭陡地迎架之下，立即打断。

铁扇展开，有如排刀齐削，仿佛狂涛来势。电光石火之际，凌震宇双足陡然一顿，箭矢般的身形，疾射而起，人已跃上半空。

徐不疯铁扇还未收回，凌震宇一只脚的足尖，已跃至扇缘，借力反弹，身形再度又疾射而起，凌空翻了一个跟斗。

凌震宇的连串动作，快如箭矢，身形再坠下时，已经坐在马鞍上。

双足一夹，马儿狂嘶一声，洒开大步，四蹄齐飞，狂奔而去。

徐不疯冲前几步，铁扇一伸探前，但见银光闪动。

瞬息间，一排银针射中了马屁股，马儿顿然失去了常态，疯狂乱纵。

凌震宇见景摧缰，可是无法控制。马儿横冲直撞，狂嘶连连，径直奔悬崖那边。

徐不疯兄弟亲眼看着凌震宇和坐骑，双双跌落崖下，消失在眼前。

马家堡门外，来了两个不速之客，他们是“文武双奇”，徐不疯、徐若愚兄弟二人。

徐家兄弟求见马堡主，马氏父子双双出迎，因为他们都知道，这两个是武林高手，他们的武功，马堡主父子二人也见过了。

徐若愚还是那副疯疯颠颠的神气，脸上露出他素有的表情，“格格”地笑道：

“我们兄弟二人来此，是想向马堡主求个职位，但愿马堡主能给我们这个机会。”

言讫，马堡主眉开眼笑，喜出望外地道：

“希望二位不是开玩笑。”

徐不疯轻摇摺扇道：

“绝不是开玩笑，兄弟二人东奔西荡跑累了，想找个地方栖身。”

闻言，对马堡主来说，“文武双奇”投入马家堡简直是有添臂之力，求之不得之事，于是他仰首一笑，欣然地道：

“那好极了！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

这时，“青海三雄”狄家三兄弟由里边走出，见状满脸不悦之色倏现，但见马堡主对其热情招待，也就无可奈何。

马堡主是个反应灵敏、设想周到的富贾，所以他才能网罗天下英雄替他服务。

当下，他看透狄家三兄弟的心态，即悄悄对他们，道：“我会有个好安排，各位稍安勿躁。”

翌日，清晨——

马堡主、马玉龙、马玉凤父子见时三人，神态焦急。

他们是足足等了一夜，还不见凌震宇回来。

忽然之间，又传门外有人求见。

马堡主叫下人，将求见的人带了进来，马玉龙定睛一看，才看清楚求见之人是李兴建。

李兴建是那晚在赌场时，凌震宇救了他的李氏夫妇的儿子，马玉龙看见他和凌震宇在一起过。

只见，李兴建躬身说道：

“我知道凌少侠在府上作客，麻烦马堡主请他出来，说有人要我传话给他。”

语音方落，马玉龙脸一紧绷，疾问：

“谁？是谁要你传话给他？”

李兴建睁大双眼，摇了摇头，道：

“我不知道他是谁，他只要我把话传给凌少侠，也没告诉我他姓什么、叫什么喽！”

马玉龙继续问道：

“他有什么话说？”

李兴建回答：

“他只说，三天期限已到，若不依期到乱葬岗交出那张秘图，水芙蓉就会死无葬身之地。”

闻言之下，马氏父子兄妹三人，脸露惊色，各自一怔。随即，马堡主笑着对李兴建道：

“凌少侠就快回来了！”

马玉龙视情，心中已会意地，款待李兴建，道：“我记得你和凌少侠是在赌场认识的，我想你一定知道很多有关他的事。”

说着，又将一些银两，塞进了李兴建的手中，半哄着道：

“凌少侠已是我们马家的人，我们只是关心他，希望他好好为我们马家做事！”

“噢！”

李兴建见了那么多银子，不由心花怒放，终于说出了一切。

三十、历艰险完成使命

李兴建终于说出了他所知道的，就像凌震宇和水芙蓉的关系，水芙蓉被人掳去，对方逼他交出“秘图”交换等等。

一会儿之后，李兴建捧着那些银两，兴高采烈地走了。而马堡主喃喃自语道：

“想不到这帮人居然用水芙蓉来挟制他，那我们想取得秘图的计划，看情形可能要受阻了。”

马玉龙微转首来，朝着马堡主慌道：

“可是，妹妹已经骗姓凌的，爹的手上也有一张秘图，所以，目前只要先将他稳住在马家堡，这秘图早晚还是我们的！”

此时，马玉凤双眉微皱，亦同样担心道：

“万一姓凌的调转头来，要向爹强索假秘图，那不是反而弄巧成拙？”

纵使马玉龙兄妹如此担心，马堡主却脸露出坚毅之色，胸有成竹地道：

“他不向我强索便罢，他万一向我强取假秘图，我正好可以反咬他一口，到时这些留在马家堡的武林高手、群起而攻之，不怕他有三头六臂。”

听罢，马玉龙面泛得意之色，道：

“爹，您这招‘借刀杀人’可真高！”

语音方落，马堡主不由抚髯大笑：“哈哈——”马玉凤走到门前，望着外面，幽幽地道：

“不晓得凌震宇现在在什么地方？”

“格格……”

突然间，传来一阵笑声，有如狂风过境。

马氏父子兄妹三人，立即戒备。

屏风后边，闪出了两个人，他们是“文武双奇”徐不疯兄弟。

徐不疯一边走过来，一边道：

“凌震宇永远也不会回来了，你们这一招借刀杀人，坐收渔利的如意算盘，已经落空了。”

“你说什么？”马氏兄妹几乎异口同声地问道。徐若愚出示一支砍断了的马鞭，道：

“他胯下的坐骑，是一匹高大的骏马，全身漆黑，四脚踏雪。”

此话一出，马氏父子兄妹三人，神情一怔，脸色骤变。徐不疯未加理会，尤自朗笑地道：

“你们要知道他当时坠崖的情形吗？”

这仿佛是一记晴天霹雳，打得马氏父子兄妹三人，一时之间说不出话来。

“文狂”徐不疯手摇摺扇，谈笑风生地道：

“当时他坐在马背之上，马儿突然受惊失去了常性，以雷霆万钧，排山倒海之势狂冲，这猝然的变化，是谁也无法阻止的。”

“武痴”徐若愚猫哭耗子假慈悲地道：

“就算我们两兄弟想救，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只好眼睁睁地看着凌震宇连座骑，一道跌落悬崖去。”

因此，马氏一家三口，由半信半疑开始，最后还是全相信了徐氏兄弟的话。

“文狂”徐不疯道：

“早知道真的秘图在他身上，我们一定拼死也要拉住。不过，现在还有一线希望，只要你们听我的，或许能找回也难说。”

马氏一家三口，都知道“文狂”徐不疯是个很聪明的人。

于是，都愿意听他的“妙计”。

一阵低声的细语后，主意拿定，马堡主率领人，前往乱葬岗。

走出马家堡二里来路，他们就发现已经置身在，高低不平的丘陵上。

皇陵上散步着一堆堆的荒冢，坟地的中间，有几株老树，在那里承受着朝阳。

地上的浓雾，一粒一粒反射着阳光，也没有发放异样的光彩。

平时这儿只见荒冢，不见人影，但今天情形，似乎有点不同。

山坡之上，站满了人。

这一边，除了为首一人蒙着面之外，另一个被人用利刀架头的女子，也用黑巾蒙住了双眼。

蒙面人显然就是首领，他提剑上前，冷冷地朝另一边问道：

“凌震宇呢？”

“凌少侠已是我马家的人，他正在外为我办事未返。”说话的是马堡主。

站在一旁的，是他儿子马玉龙，另一边则是他女儿马玉凤。

马堡主昂首高声道：

“凌少侠的事，我已经知道了。老夫是个爱才如命的人，也知道凌少侠极爱护他的未婚妻。”

蒙面人冷冷地道：

“那又有什么用？老朽要的东西，他托付带来了没有？”

“是不是这张图？”

马堡主一边说着，一边探手怀中，取出一个长条的布袋，举手一扬，说道。

蒙面人见状，激动道：

“是的，正是那秘图！也只有它可以换取这女子的性命。”

这时，马堡主把举起的布袋的手，放了下来，道：

“我不知道什么秘图，他临走之前，把这东西交给我时说，万一三日之内赶不回来，叫老夫带着这东西，来乱葬岗替他赎人。”

蒙面人阴阴笑道：

“嘿嘿——可否让老朽先看看？”

马堡主也跟着笑了，道：

“阁下是谁，老夫至今还不知道，所以……阁下是否守信，我更难揣测。”

蒙面人听之，悍然道：

“老头说，假使不是秘图，送给我我也不要，如果真的就是老朽需要的东西，这女子留下给老朽，也只是一个负累而已。”

假扮成马家家丁的徐不疯，虽然站得较远，却悄悄传声过去给马堡主道：

“给他吧！”

于是，马堡主在徐不疯的指示下，将布袋中的秘图取出。

蒙面人喜极，就要扑了过来。

马堡主见状退数步，身旁的马玉龙、马玉凤，迅速地由左右拔剑冲前。

蒙面人苦笑道：

“对了，我险些儿忘记啦！”

随即，他转头虎眼一轩，示意道：

“把水姑娘解开。”

二名大汉，分别把困绑水芙蓉双手的绳子，和蒙眼黑巾解开。

水芙蓉如获大赦，撑撑杏眼，扫视四周、随后径自走向马堡主立足之地而来。

蒙面人情急地道：

“我已将人放了，快把秘图抛过来。”

布袋口有小绳穿索，可以将袋口系紧，不让袋中物件滑出。

“好吧！拿去！”

马堡主连同布袋，一齐扔了过来。

方才那蒙面人也清清楚楚看到，马堡主将那张“秘图”放入这长条布袋之中，所以他立即凌空而起，身形一旋，伸手去接。

但是，正当布袋在半空匆匆摇过之际，也不知道何处飘出一条人影，凌空一划而过，迅速若箭，疾如闪电般地出现在众人眼前。

长条布袋由南向北，这突如其来的人影，则自西朝东，刚好拼成了一个“十”字。

就在“十”字交加点处，那人影已伸手将掠过半空中的布袋捞获。

这只是瞬间的事，布袋就已落入那人的手里。

“嘎！”在场的人见状，大吃一惊。

这一惊还未过去，水芙蓉已被另一名突然扑来的人，挟着飞起。

惊愕之际，众人都不敢相信眼前所发生的一切，竟然是事实，令他们又不得不信。

原来，将水芙蓉挟起射出场中的并非别人，而是坠落悬崖的凌震宇。

而将布袋掠去的人呢？

他是“懒黑虎”扁小鹊。

他们并非会隐形，只是早已藏在那些老树之上，伺机而动。

蒙面人率领众人，眼露凶光，想扑过来。

凌震宇星目一展，立稳身形，喊喝道：

“你敢再走前半步，我就要你血溅于此！”

闻言，蒙面人不禁一颤，身形向后疾撤三尺，两眼赤红。

“文武双奇”这时虽然扮成马家家丁，但在这情况下，也不得不现身。

他们实在想不通，凌震宇怎么没有死？

昨天他们明明看到凌震宇连人带马，坠入了悬崖之下。

凌震宇身手矫健，武林中人皆知，然而他如何在那种情况下，死里逃生？的确是耐人寻味。

原来，自断肠崖一战之后，“天外飞煞”聂元霜等恶魔伏灭，群雄也就各自分手，而“懒黑虎”扁小鹊奉师父“青城妙手”华继佗之命，前来昆仑山采药。

所以，当凌震宇的马儿受伤，冲下悬崖之际，扁小鹊正在崖壁上采药。

而反应极快的凌震宇在坠崖中，当下拔身，及时攀住崖上小树，扁小鹊适时发现，才用绳子将他救起。所以不论“文武双奇”如何想破脑子，也绝对想不到懒黑虎扁小鹊救了凌震宇。

不过，这时候徐家兄弟，并不急于知道这些，他们只是迅速采取行动，指挥着一批人在山坡上，紧急散开，对蒙面人及其手下，采取了包围之势。

与“文武双奇”徐不疯兄弟并肩作战的，都是那天到马家堡来参加比武的武林中人。

他们是被马堡主看中，挽留在马家堡内的。

连凌震宇也不知道，这班人到底有何企图。

只知道现在他们正采取了大包围，连同自己；水芙蓉和扁小鹤等人，也在他们的包围圈内。

马堡主却得意洋洋地道：

“凌少侠，你虽然好本领，但到底是棋差一着。”

“懒黑虎”扁小鹤忽见此景，双目暴射惊茫，神情当堂怔住。

马堡主笑颜不减，道：

“老夫算准你没有那么容易就死，所以特地带了一群人来，以防万一，没想到，哈哈——”

蒙面人前面受敌，形势十分不妙。

凌震宇全无惧色，道：

“沙回子，你也不必蒙住脸了，这件事我已查得一清二楚。”

“小子，你果然厉害，老朽算是服了你。”

说着，蒙面人扯下脸上黑巾，露出灰眉虎目，果然是那“扫堂剑”沙回子。

一语方落，凌震宇不禁绷起脸来，剑眉一轩，怒目注视着沙回子，问道：

“沙老前辈，您‘扫堂剑’侠名远播，为什么还要做出这种令人不耻之事？”

沙回子头一昂，目空一切道：

“昆仑拳经名闻天下，老朽已经想了很久，而今你们由此经过，正是下手最好的机会，我沙回子岂有坐视之理吗？”

原来，那晚凌震宇潜入马家堡，先前引开家丁的黑影，是“懒黑虎”扁小鹤。

至于，另一个被狄威用“螳螂啣”射伤的人，自然就是沙回子。

扁小鹤潜入马家堡的目的，无疑是想找凌震宇，没想到叫人发现。

一切都已明白，马堡主两眼觑定沙回子道：

“老沙，宰了他，秘图还是我们的！”

闻言，沙回子双目喷火，拳头一挥，身旁的手下，蜂拥而上。

扁小鹤大环眼暴瞪，脸上倏起怡色，“哗啦啦”一抖连环擒龙爪，“霍！”地一声，一道乌影暴闪。

“啊——”

凌震宇长啸一声，身形电也似的射出，同时左右掌齐发，两股飏然掌劲，已向面前来人袭至。

“哎！”的一声惨叫。

左边一名持刀壮汉，胸脯尽碎，应声倒地，而右边那名大汉毫无惧色，持剑狂砍，一连发出三招，还是不着边际。

凌震宇身形飘忽，对方连看也没有看清楚，手腕突感一阵酸麻，剑也易手。

等到沙回子发现不妙，凌震宇已闪过众人，一个凌空跟斗，落到他的身后，用剑架在他的头上。

一切过程，有如雷行电闪，沙回子手持马剑，几乎全无用武之地。

马堡主带来的人，见此情景，全都目定口呆。沙回子的手下此时，亦惊愕不已。敢情，杀了他们，也没有一个人敢再动手。

凌震宇面露冷笑，道：

“你想要我不立即杀你，好像只有一个方法！不知道你……”

剑锋令沙回子的颈项，隐隐作痛，他浑身打颤地抢道：

“只要你饶了我，什么都可以答应！”

凌震宇的面颊上，眉宇间，溢出一丝冷酷的笑意，于是他傲然地道：

“此次行动，你还有没有同党？”

“这……”

沙回子双手僵住，手中之剑已坠在地上。他知道凌震宇看得很紧，只要他动一动，人头就落地。凌震宇手中长剑一紧，断喝道：

“说！若有半句虚言，定要你身首异处！”

“除了老朽之外，还有殷……”

沙回子的目光，突然转向马堡主那边。

此语未了，一条人影蓦地凌空飞腾而起。

一道寒光直挺挺的迫来，凌震宇被迫将架在沙回子颈上的剑收回，急忙招架。

“铮”地一声。

两剑相碰，火花四溅，这时凌震宇才视清来人，是马堡主。

凌震宇事前没想到，这位文质彬彬的堡主，竟有这么一副好身手。

虽然此刻他被马堡主缠住，但凌震宇已经发现，马堡主手中长剑，未刺向自己之前，已先将沙回子杀死，由此亦可见他出手之快。

“五对一，太不公平了，水姑娘，我去帮忙凌兄弟。”水芙蓉一听，脸呈忧虑之色，连忙拉住扁小鹊，道：“等等！”

扁小鹊不解地望着她，道：

“为什么要阻止我去帮凌兄弟？”

水芙蓉心中忐忑不安地道：

“刀枪无眼的道理，你应该明白。尤其是在激战之中，他们正杀得难分难解，你冒冒失失闯进去，不但帮不了凌兄，反而会影他的攻击。”扁小鹊恍然大悟，点点头道：

“噢！”

凌震宇单人只剑，独战五名高手，看得众人目瞪口呆，噤若寒蝉。

只见他在刀剑林中，左拐右转，出剑有如闪电，“青海三雄”狄家兄弟的刀、刺、钗，以及“文武双奇”徐家兄弟的剑、扇，竟然混成一团！

这时，斗场一片混乱不堪。

凌震宇的出剑固然快，步法更快得令人目不暇给，全场之人，心神俱是一凛。

凌震宇一面抵挡，一面问道：

“你到底是谁？”

马堡主阴阴笑道：

“嘿——等你到了阎王殿，老夫再告诉你吧！”说着，他剑路一变，一边快攻三招。

此际，“青海三雄”、“文武双奇”同时拔身，迅如流星一般，直泻斗

场。

那旁的水芙蓉见状，螭首疾转，高声示警叫道：“凌兄，小心！”

凌震宇闻言，来不及视清来人，他们的刀、剑、刺、钗、扇，一齐攻出，将他困在冷电、寒光之中。

这时，疯疯颠颠的徐若愚，边攻边说道：

“马堡主，这小子由我们兄弟对付尽够了，你先休息吧！”

“那就谢了！”

此语甫落，只见斗场中，蓦然纵起一条人影，宛如空中鹏鸟，落在马玉龙的身旁。

“懒黑虎”扁小鹊大环眼一瞪，才看清楚那人是马堡主，他偏头朝着水芙蓉嚷嚷。

寒光蓦闪，火花溅飞，刹那之间，他们已经交手六十余招。

斯时，凌震宇的身形朝后一弹，整个人竟借着这一弹之势，凌空拔起，快情宛如苍穹的一颗流星，只是他身形甫始射出，手中的长剑又蓦飞急刃。

“咔嚓！”一声脆响。

持剑的徐若愚，连剑势尚未看清，已被拦腰切断，顿时满天血雨。

“二弟！”徐不疯一声狂叫。

猛一落身，凌震宇猝然旋回，双手握剑透空直戳，剑速之快，无可相匹。

“哎——”

刚好，“文狂”徐不疯执扇扑来，“叱”的一声，长剑洞穿了他的左臂。

只是眨眼的功夫，五名高手已栽倒了两个。

但是，凌震宇并不就此，欢欣自满，他知道方才的得手，多少带了侥幸，像“文武双奇”徐不疯兄弟，论武功，绝不平庸，他们各个都是独当一面的好手。

然而，凌震宇所以能败倒二人，主要归功在他的动作完全反常，没有任何征兆，加上他深湛的功力，和狂捷如电的身子，才得到眼前惊人的战果。

长剑染满了鲜红的血，剑尖拔自那徐不疯的肌肉里，挥成一圈洒洒点点的红涟，剑身贴着凌震宇的时弯急翻，又再刺出十六剑，将狄威、狄猛、狄勇三人，逼得连连后退。凌震宇脸上素有的冷酷和残毒，已深深震撼了在场的人。

他们各个惊骇着，忐忑着，心跳登时加速。

“青海三雄”狄家兄弟，他们没有贸然再攻，三张面孔全紧紧绷着，每个人的眉梢，唇角微转的抽搐，虽然此时是初冬时节，可是冷汗却由他们鬓角渗出，呼吸声因紧张而急促。

三件闪动的兵器，在阳光下泛着辉芒，他们盯视着凌震宇，也盯视着长剑上，触目惊心的血迹。

地上的徐不疯、徐不愚已死，腥红的血迹，洒落在荒冢之上，一切又归向沉寂，好像没有发生过事情一样。凌震宇星眸怒视猛猛，冷淡地道：

“狄老二，你不是说，我是武术大骗子吗？为什么不敢上来？”

狄猛心神一凛，面露骇色，显然地还没有忘记，刚才那残酷的一幕，他的内心犹豫着。

凌震宇卓立当中，长剑锋举向前，星目睨视着马堡主，语气中充满讥讽道：

“马堡主，你要知道，这一战本该你自己来接的，如今徐家兄弟已代你

死了！”

马堡主脸色未变，狞厉冷笑道：

“嘿嘿——凌震宇，你以为凭这几句话，就能煽动他们吗？告诉你，别作梦了！”

当下，他旋首向四周的人，高声道：

“谁能杀了姓凌的，老夫赏他一千两银子！”

“一千两银子！”

俗话说：“财帛动人心”，“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现在，人心也没有动，勇夫更没有出来。

曾被马堡主收买的武林中人，临阵竟然裹足不前。

不但如此，就连他膝下的那双儿女，也愕然地望着父亲，一时间不知所措。

狄家兄弟稍移细步，缓缓地往后退，而凌震宇却昂首阔步，走向马堡主。

寒风吹拂着三绺须，马堡主那张慈祥的脸孔，仿佛麻木了，一点表情也没有。

凌震宇气势逼人，缓缓地问道：

“你究竟是谁？”

“谁”字刚出口，“铮”的一声哑簧轻响，一股寒气，已刺向凌震宇的咽喉，马堡主速度快得惊人，几乎无言可喻。

水芙蓉见状，来不及示警，凌震宇已削剑化开，一柄普通的长剑，在他的手中，犹如受到魔鬼诅咒一般地可怕。

长剑冷芒闪闪，快捷如电，丝毫不给予对方喘息的机会。

会。

马堡主脚步斜出，蓦然倒旋，整个身驱猛然射出，一抹银灿灿的冷电，直奔而来。

就在这一刹那，凌震宇的长剑，已擦着他的肩头而过，“嗖！”地一声，一小片皮肉连着衣衫，飞出丈外之处。

要知道高手过招，分秒分争，生与死不过瞬息之间，一个负仇习艺的少年，数载来苦修的就是这个。

双方甫交手，已经过了二十余招。

马堡主脸色依然不变，手中的铜铁古剑，眨眼又攻出十八招，连点凌震宇身上要穴。

凌震宇蓦闪星目，毫不示弱，身形如陀螺一旋，九剑并成一剑出，剑剑相连，式式衔接，同时运用，连一丝空隙也没有。

匹练般的银带，环绕的飞舞的，宛似天神手中的一条玉索，那么随心所欲，收发自如，长剑已幻化成千百柄剑。

当下，两道电似的寒光，令人目眩神迷地飞舞着，战到激烈时，连人影也被隐去。

旁边，斗场之外。

水芙蓉目不转睛地，凝视着凌震宇和马堡主之战，她的脸上不时露出忧色。

轻悄的，扁小鹊凑到她的身边，低声地道：

“我上去助凌兄一臂之力……”

水芙蓉目光不移，连忙道：

“等下再说！”

闻言，扁小鹤没再吭声。

“铮！铮……”

斗场上，一连串的密集金铁交击声，震撼着每个人怦跳的心。

凌震宇手腕一翻，长剑再度将马堡主，硬生生地逼出七步。

现在可以看出来，马堡主的步伐，已经有些凌乱，就连喘息也加快了，但他仍然倾力攻击。

“啊——”

蓦地，凌震宇断喝一声，猛然标进，长剑连连翻飞，快如骤雨，剑刃抖出千条光芒，刹时编织成一片烂灿的光幕。

的确，这“七禽剑法”，令人眼花缭乱。

周围的压力骤增，甚至有点窒息了，只见漫天的银电、寒光旋射交织，冷风着体如削。

铜铁古剑迎起，登时现出一排剑影，像是叠积的层云，又如耀眼的瑞雪，呼啸着，涌荡反拒而上。

“叮！当……”

刺耳震响，又再密密传出飞跃的人影，和冷电织成一团。

一条白色人影，陡然蹿起，拔空三丈，一记“鹞子翻身”飘然落下。

“凌兄！”

又惊又喜的水芙蓉，秀靥呈现如花的笑容。

然而凌震宇对面的马堡主，已血透重衫，他以古剑拄地，伏在剑柄上喘息，灰发全然披散，模样狼狈不堪。马玉龙，马玉凤兄妹见之，大吃一惊，哄然如鸟兽般地向四处方向遁去。

马堡主艰辛微抬起头来，原来那张慈祥和蔼的脸孔，已经变成苍白毫无血色，他虚弱地望望凌震宇。凌震宇星目暴瞪，手中长剑疾转，照准马堡主当头狠狠一剑劈下。

登时，马堡主的脸皮，被砍成两半落下。

“星宿魔，殷魄！”

凌震宇见地上的假面皮，不由惊叫，脸上杀气立浓。“小子，还我大哥的命来……”

此语未落，殷魄使出全身之力，挺剑直扑凌震宇，作最后一击。

凌震宇脸色骤变，一闪煞芒，狠狠地道：

“找死！”

说话同时，他顺手掷出长剑，迅若箭矢般，刺穿殷魄胸膛。

“啊……”

殷魄怪睛凸出，全身一阵痉挛，狂喷一口鲜血，仆倒在地上。

这个时候，水芙蓉杏眼圆睁，樱口微启，一声娇呼：“凌兄……”

闻言，凌震宇转过身来。

水芙蓉纤腰微拧，飘风舞柳一般，疾向他的怀中扑至。凌震宇一看，张臂轻搂着水芙蓉的软玉娇躯，心中无限甜蜜……

而那旁的扁小鹤，也憨态毕露地愣笑着。

普洛镇——

就在昆仑山以北，五十里处，他们经过一夜的休息；第二天，三人攀缘而上，历经艰险，眼看宠伟的“斗牛观”在望，一时之间，心喜若狂，三人

忘却所有的疲惫，加速脚步，疾奔而去.....